

文 學 叢 刊

隨 糧 代 徵

高 詠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隨糧代徵

高 詠

伏天裏，太陽下面的未陽縣，西北鄉：

一個山嶺，連一個山嶺，這個山影蓋着那個山麓，那個山影又蓋過繞着山嶺的小路，樹叢和乾了的河床。

小路的肢上，脈上，有一叢一叢的樹，它們只苦着臉兒作了山麓山腰的毫毛，只顯得微小，荒涼，和寂寞。那微小裏，荒涼裏，和寂寞裏，却掩護着一個一個像死了娘般孤苦孩子似的村莊。它們裏面，便住留着十戶或二十戶以至五十戶百戶的住民。

百戶的村落是太少了，像秋天未落盡的梧桐葉，冬夜裏閃寒光的星星，稀疏，寥漠，冷落的幾個。

道上，異常的寂寞，從這個村到那個村中間三里遠的小道上，就成天價沒有行

人，野烏鴉的呼嘯，風吹過去樹葉子的抖索，將那道兒弄得如壓在上古無人的靜謐裏。

山道裏，更荒涼得沒有野草的綠色來裝飾它的生命，山道塔石，生不出野草的色素來，山石縫裏，也沒有鳥兒和風傳播來一粒野草野花的種子，荒蕪的酒，在那兒被寂寞釀得分外的濃。

村落裏的人，孤伶伶地在道上拾着荒蕪，往山裏去。山裏，有他們爲求生存，順着山勢，開墾的一片一片壘起的田地，他們在那瘠瘦的土質中，搜求生存的保障，和打發日子的勞碌。

山地，像階級；從高處一直降到低處，每片的面積，最大的是一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小的，還有數十分之一，數百分之一的小塊。

荒蕪得全沒有一棵樹，而全山石骨的孔家山上，也有那一小片，一小片，播了種子，生長着的穀物生命的地。

西北鄉的村民們，孤伶伶地在山蔭裏，或者山風裏，或者太陽裏工作着，他們隨着季節耘土，播種，和收割。而山中，祇有野螳螂，蚱蜢的聲音伴着他們。

這裏沒有富庶，只有貧乏。

就是在這伏天裏太陽下面，這地方，也拖着一個貧乏的影子。

伏天裏，太陽下面的未陽縣，東南鄉：

夏的嫵媚，夏的妖豔，夏的豐滿，……都充盈在這裏，綠色佈遍了行人的眼，震動了行人的心，繚亂了行人的情緒。

六月，豐滿成熟的時候。

田野裏，驕傲地立着遍身披了走向茂盛大道的綠葉的，是玉蜀黍，它高到摩着成年人的肩頭了，寬的綠葉，飄飄地在腋下抱着它的果實，風吹過，它們微微搖動，是那般婷婷娉娉呀！

野蝴蝶飛呀飛的，飛過了玉蜀黍，小井亭兒那面，山藥地裏綠色雜了褐色的山藥葉，又佈得分外的愛人。桃形的葉兒，順着蔓延性的籐兒，任意地伸展着，要佈什麼圖案，還是要佈什麼詩呢，綠得那般愛人？

田塍，奇異地窈窕，蛇性的女人呀！它們蜿蜒過了多少曲折兒呢？閑心的過路人可會知道？它們繞過稷子田，又繞過黍子地，還唐突地闖進菜園裏。

稷子葉兒的跳躍，黍子在風裏顫動的莖呀，學會了路邊那些輕狂的楊柳。菜園裏，有濃密的樹蔭，也有慇懃的蜂蝶，更有酒樣馥的香味。南瓜的大葉盤兒下，開着乳黃的，純黃的，金黃的花。絲瓜條兒上，結繩似的串着花苞兒。茄子花開得淺淺的醉紅裏又加上一些天藍。苦葫蘆也開了素色的處女的白花。太濃的鄉村蜜味啊。

誰也說不出，風翩翩過去，有多少樹葉子唱顫動的歌；誰也看不完那成列的柳，成行的槐，成叢的青楊，白榆和甘棠；柳枝掛着不可以再多的綠帶，槐樹頭上蓋遍了

金黃的花頂，榆錢串串掛起，甘棠裂開了香色的錦囊。

槐蔭裏，柳蔭裏，青楊蔭裏……美妙有致地建築着平頂屋子，一扇扇院門，幽逸地呼吸着樹蔭裏清新的空氣，更有一枝枝多情的碧葉或者紅花探出院門。閑散的母鷄，在門前尋覓着食物，一羣小雛，熙熙攘攘地隨在後面。一條兩條狗，靜靜的躺着。這樣幽逸的屋子毗連着，和毗連的田野，毗連的樹叢，成一個小村，或一個小鎮。道，曲折地通過村，通過鎮。道上走着兩匹牛拽着的大車，走着敲小鼓的貨郎，更走着不時向道旁田場上問一聲兩聲。『勞駕未陽城打那兒走？』揮汗羨慕這裏夏之豐滿的問路人。

東南鄉的夏景，美妙而富麗地展開在過路人的心中。

西北鄉

中午，炎熱得叫大地窒息了的時候，一頭通孔家山，一頭過槐樹捻的小道上，孤伶的又驕視着遙遠裏的一株古槐上，有一個知了叫着，高亢而又低迴，就如這一片大地，僅餘下這一點淒楚的聲音一樣。

不知在什麼時候，古槐的影子裏走出來一個孩子的臉，他看看太陽，再看看槐樹高聳的軀幹，終於向道北走去。到槐樹的蔭影，遮不住那幼小的身體時，小道上，躺下了他孤伶的影子。

那孩子有一張黝黑的臉，他頭上戴着一頂寬邊的草帽，草帽太大了，他顎下繫了一根麻繩，將太大的草帽縛在小頭顱上。並沒有穿衫子，他背上披着一塊代替衫

子的方形的布，也同樣在小頭顱的頂上連繫着。草帽寬邊緣的陰影下面裸着兩隻手臂，左臂挽着一個長柄的筐兒，右手執着一柄小鏟，下面，短褲管下，裸露着半截小腿，與一雙赤脚。

這是北方遍處皆是的，拾糞的孩子。

他走着，不時舞弄一下小鏟兒。

臂上挽着的筐兒，微微的顛着，爲了他的大腿時時觸着它，將它撞開去的原故。不時，有三個小的紅頭蒼蠅，從筐裏面，嗡嗡的一聲竄出來，在他的大草帽上，繞一個圈子，又飛到筐裏原來的地方。那裏，有幾小堆用灰蓋着的牲口糞，和一束斷樹枝，還在樹枝上，附着幾片大青楊葉。

爲了這筐子裏的東西，這小人兒在太陽裏跑得很遠，蠅子也是爲了它們，飛出去，又飛回來，捨不得離開筐兒。

路轉了一個彎，有人家了。

路還在往前去，到好幾棵槐樹掩住了路時，路不知上那兒了。——一個小村，這就是槐樹塄，槐樹雖然不多，可蓋住了這個村落。

槐樹塄有這個孩子的家：家門前一棵中年的槐樹蓋着，三間屋子合併的一棟平房，牆上，泥塊剝落得很厲害，像是一個老婦人多紋的面頰，或者還拖着病態的影子，它的歲月是很古舊的了。

這屋子裏居住着一家人，三十五歲的唐元，和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十六歲的大望，一歲半的二望，八歲的珍兒。

從那道上歸來的，拾糞的孩子，便是這個家庭中十六歲的大望。

這時候，太陽從槐樹上射進一線到屋子裏來，屋子裏，灰黯中有了這一線光的照耀，生氣才微微顫動下子。而屋子裏的色素，還是微褐裏滲了一些灰黯。唐元坐在一塊灰石上，他赤着腳，裸着胸膛，微微垂了頭在那裏抽煙。長得過了他的肩膀的長煙桿頭上，有一小團慘紅的火在淒涼的閃亮。

他的妻子坐在離他不到三尺遠的灶邊，用一隻手向灶門裏拋着乾榆錢，○一隻手遲緩地拉着風箱。她的頭垂視着灶門裏的火，火光在她那蓬亂的髮那面，微弱地燃燒着。

她的身後，立着八歲的珍兒，一個赤裸的小胸膛，和兩個瘦削的肩頭，都露在她媽的頭上。她的懷裏，抱着才一歲半的二望。他是全裸着，在她的胸前閉了小眼睛睡覺。兩個小蒼蠅，在那裏逗着他玩，一會兒飛到他那堆滿眼屎的眼邊，一會又飛到他那小鼻頭下面的兩道鼻涕上。擾得那孩子不時伸出小手掌來舞弄。而小蒼蠅在小手掌的驅逐下飛到珍兒的臉上，繞一個圈兒，又落在珍兒鼻頭下面，那已枯乾了的兩道鼻涕上去。

看着媽媽的那一頭蓬亂的頭髮，看着從灶門裏探出來的那條火舌，看着，看着，珍兒快入神了。小蠅子這一飛，驚得她突然舉起右手，左手便往下一沉。無力的軟弱，

● 此縣中的貧農，在荒年裏上榆樹擷榆錢作食品。等到榆錢自己落了，孩子們又拾了來作燃料。

一下子爬上她的神經，兩隻小手腕酸起來，肚裏，虛空也乘隙爬上來亂竄。她再去看一看灶上被一塊木蓋覆着的鍋，癢了癢嘴，走開去。

母親的右手只顧拉着風箱，眼睛看在灶門裏，左手却在那一個盛着榆錢的筐裏，遇着了抵觸。她回過頭去，原來那筐裏，榆錢已經沒了，只剩下幾片，靜靜地散在筐的四周。

「啊！」

她嘆息了一聲，像是長久地被鬱在胸中的一股怨氣，委屈地被發洩出來。仍回過頭去，灶門裏，火滅了，風箱扇起了一陣灰塵，在灶門前升起，悠悠地，呼吸被它弄得不通暢起來。

「飯可不能熟了！」

她立起來，用左手理了下頭髮，一顆黃豆大的汗珠，從她的鬢角上滾下來，一直到她的嘴邊，停下了。

『大望還沒有回來？』像是詢問別人，又像是問着自己。她將那隻空的筐子拿開去後，便走到門前，一手扶了門框，一面臉向門外喚着大望的名字。

『大望，大——望。』

屋子裏，三十五歲的父親，微微皺了下眉毛，將烟桿放到地上去，預備去尋覓些可以燃燒的東西來燒熟這一餐飯。珍兒則開始緊癢起嘴來，她這時候肚內的虛空似乎擴大得叫她難受。

『噢。』一個聲音，急促地應着。

母親走回來，接着那個應聲的孩子也走進來。他第一個便放下了肩上的筐兒，再將手上的鏟靠到門角裏去，以後便解下大草帽的繩兒，向灶上面看了。

父親已經重又坐下去，拾起那根烟桿來；母親已經從筐兒裏取出那一束樹枝，坐下去燒火拉風箱；珍兒也鬆了癢緊的嘴，去看那灶門裏復燃起來的火焰。

『娘，飯剛煮嗎？』

大望已經取下頭上的大草帽，和背上披着的那塊布來，他額上有一片汗水在門前太陽裏發亮。

「快了，你今天回來得太遲。」

這是父親的答話。他慈愛地看着那個黝黑的孩子的臉，烟桿在他手指縫裏夾着，冒着烟。看着大望頭上的汗珠，快要往下滾了，他說：

「去擦汗吧，飯一會就熟了。」

「唔。」

孩子用從背上解下的那塊布抹了一下額角，往房裏走去，他一面還在說着話：「太陽真大，路都烤得燙腳了！簡直沒有一個人，一匹「頭戶」[●]在路上走，找不着一塊馬糞……」孩子已經走往屋子裏去，話聽不清了，到孩子重又走回來，話才連續下去：「我一直走到孔家山那面去，一路只有知了叫，沒有一個人。」

● 此地的農人們，稱「牲口」為「頭戶」。

他已經在一個大瓦盆裏舀滿了水，將一小方塊布和兩隻手浸到水裏面去，回頭來向他父親講話：

『孔家山上，石頭快要晒裂了！爸，地裏，比前天長了一點。』

『長了一點？』我怕一點也沒有呢。有多少日子沒下雨了，快一個月吧？……』
父親放下了煙桿，用手指頭計算着日子。

從種下了「穀子」[●]以後，就只落了兩場雨，一場像是從碾子邊上撒下來的麥麩皮樣，小而細微，那中什麼用？第二場東南鄉是從頭一天下，到第二日下午；西北鄉可觸霉頭，槐樹埕沒下到一個時辰。

大望洗完了臉，母親息了拉風箱的手，在盛鍋子裏的飯了。

『珍，去屋子裏拿鹽來。』她說着，她的兩隻手在鍋子裏上昇的水蒸汽中不見了，屋子裏充滿了飯的香味。

●「穀子」是此縣人民對粟的稱謂。

珍兒預備放下手上抱的二望，大望已向屋子裏走去。『我去拿娘，要蒜罐吧？』他沒有等回答，就走進去了。

父親搬開了一個兩尺高的矮桌兒，母親將二望接到手裏去，珍兒忙着取筷子。他們的午飯便是這樣的。

矮桌上一鍋清的黃米湯，一罐擣爛的蒜，和幾根剛從地裏拔出來的青葱。矮桌邊，蹲着，坐着一個父親兩個孩子，他們在那裏飢狗似地吞着葱，蒜，和黃米湯。

母親則坐得遠遠的，敞開了胸，用乳喂那閉着眼睛的一歲半的二望。

太陽走出門了，屋簷的陰影，緩緩的倒下來。

大望重又戴上了那頂寬邊的草帽，走出門來，帽簷的影子遮了他半個頭，他正繫着那當衫子遮太陽的那塊布的帶子。

他的面前，是一小片平地，有一角堆着一堆馬糞，太陽快將它們晒焦了，有風的

時候，馬糞的氣息，便佈遍過門前，和那個屋子。大望回身去，拿出那長柄的筐兒和鏟來，向那堆了馬糞的一角走去。

將筐子裏的馬糞傾出來，加在那些被晒焦了的馬糞上，然後將它們用鏟和勻。這是他們灌田的肥料，也是他們冬日下雪天的燃料。

他剛走轉去，唐元披着衫子走出來，他一面穿着衫子，一面向大望說着話。

『大望，去打一壺水，我們快走了。』

一面又回過頭去，向屋子裏說：

『大望媽，快些叫二望睡吧，不早了。』於是，他走出兩步，抬起頭看一看太陽，然後惋惜地嘆一口氣，好像那仰面一望裏，太陽叫他受了挺大的委屈，說不出一樣。

大望是放下了筐兒和鏟，往屋子去取了一隻壺，向屋前槐樹下彎道走過去。那面，不多遠，槐樹蔭下，有一塊空地，一口井在那塊地的中央。井上，是壯年的樹枝支成的三腳架似的絞水架兒，架上有一個軸柄，軸現在是放在井邊，靜靜的立着。

一個老婦人，和兩個女孩子正在井邊石槽裏洗衣裳。她們沒有講話，時刻是靜謐的，只有怕熱的知了在叫。

他的步聲驚起了她們，先是老婦人向他笑着招呼，後來那兩個女孩，也笑着向他說話。

她們也是槐樹埵的人，老婦人是大望的一個遠房伯母，那兩位姑娘是姊妹。姐姐叫安妞，是一個十六歲的閨女，妹妹叫小妞，她剛剛十一歲。安妞有一條好的黑辮子，和兩個好看的眼珠；小妞有一臉美麗的笑，和兩個白手掌。

她們的家住在大望的家的那面，中間隔着一些槐樹。秋天，槐樹只剩枯枝時他們的家是遙遙相望的。春天，夏天，便被盛綠的槐葉遮開了。

大望和安妞不知道是爲什麼，他們一見面就覺得輕鬆得多，而有人在旁時，覺得侷促；沒有人在旁時，又覺得羞澀，有時候竟要紅起臉來。

他倆不知道這是什麼心理，只是別人都愛打趣地說：

『看啦，臉紅了，好一對害羞的小夫妻！』

他倆是一樣的年齡，長得一樣高，並且是一塊兒在槐樹埕長大起來的人。他倆的父母，在他倆還是剛生長的幼葉時，就用一條紅線繫起了他倆的將來，從那時候起，他們倆在一塊的時候，便被稱作『小夫妻。』

這小夫妻的本身雖然還不明白一些人世的含蘊，却也在一旁羞紅了臉兒默認着，相愛着，童稚的心的一角上，被一種蜜似的感覺佔去了一大塊地位。

『伯母，今天不下田啦？』

大望問着。他用心地看了安妞一眼，那雙美麗的眼睛正在看他呢。看得那麼地親切。

『今天不能了，我家小奎子病啦！』

老婦人這回答是憂鬱的，但它一點也沒有叫大望發生影響。他已經裝上了軸，在那裏絞水了。他的兩隻手腕，在軸上轉動，水桶盛滿了水給吊上來。

『我媽今天下田呢。』

他說着，軸停下來，他放開一隻手去提那吊起的水桶。

『大望，給我們換換水。』

這是老婦女的說話。兩個小姑娘一下子都答應起來，安妞移開了水裏的衣服，小妞扳開了塞子，石槽裏的水，統統給流出去。

『好。』

大望英勇地將絞起的水桶提過去，傾在石槽裏，並且特意將願意幫助她們的臉色表現出，他希望安妞能看見。

『好。打兩桶夠嗎！』並且這麼問。

『好啊。大望真好，我常常說呀，你媽有這麼個孩子真福氣，又勤快又能幹，』老婦人嘮嘮叨叨地讚美起大望來。但這，並不是大望心中所想望的呀，他想望的是安妞的讚美，他只希望她說一句讚美的話，說一句『大望好，』他就滿足了。

可是，安妞並沒有作大望所想的，她只在心中自得地想着，「他是真勤快呀！他是真勇敢呀！」

水打好，他用眼角在草帽簷下溜過去看一下安妞，不會看見那一位的臉，她正垂了頭笑呢。她頭上那一根被風吹得飄飄的頭髮，也在大望的心中閃一下美妙的姿式啊。他不願意這樣離開她們，他似乎還沒有得到一件什麼而留戀着。

時候又靜下來了，知了正在起勁的叫。

是必須走的時候了，他有一些失望地提起了壺，預備走開去地，又停下來向小

妞問：

「小妞兒，大伯今天不下田嗎？」

「下呢，我爸，我媽，我，我們都去。」

這是安妞的話，她抬起頭，他正看着她，等着她呀。她覺得他的眼睛看着自己比誰都好。

「我還去放「頭戶」呢。」

小妞兒的答話給姐姐說了，她只好說她自己，今天早上父親分派的，下田，她跟了去，還得牽那匹小毛驢。

「啊，真好，我們又可以在槐蔭裏喝「苦葫蘆」了。」

大望滿足了，他一點也不留戀地走開去，就似乎是走向槐蔭去的一樣。只是怕她不去，他在老遠裏回頭來說。

「安妞兒，我等你。」

「好。」

他看見安妞先是笑着，後來突然回過臉去，小妞兒正用一隻小手指劃着臉，她在羞她呀！

回來，走過那叢槐，唐元夫婦講話的聲音在槐蔭裏飄動着，珍兒在慢慢的答應。
「大望水還沒有打來？」

『去了一會了。』

『我們先去吧，珍，你哥回來，叫他趕快去，說我們先走了。』大望媽向着丈夫和女兒說着：『珍，小心別讓二望醒了；看着門，隔壁阿花那狗兇極了，別讓它嚇壞了二望。』

『嗯，』小女兒回答着。

『還要看好鍋，別讓阿花偷吃了粥。』這婦人小心又信任地吩咐了她的小女兒後，又問着丈夫：『大望該回來了？』隨即抬起頭看一看天，太陽耀得她趕忙垂下頭來向着那面槐樹林子喊：

『大望，大——望啊。』

『來了。』

大望應着，由槐樹那面轉過來。他父母都預備好了，他爸敞着胸脯，戴一頂舊草帽，袖口捋過腕，褲腳捲上膝頭。他還負着一些農具，他媽用一塊老藍布包裹着頭髮，

挽一個籃兒，那裏有她的農具和山藥種子。

『爲啥去了半天呀？』

媽媽問着。她用手去揩掉額上的汗，天氣是太熱了，他們今天打算去種山藥。但種也是白種啦，天不下，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給東面伯母，安妞她們絞了幾桶水。』大望回答：『媽，小奎子病了。』

『病了？啊，啥病？』

『誰知道？我和小妞兒說話去了，沒有問。』

媽聽着，她先是担心着那位小奎子的病，聽着小妞兒的名字，她想起嫻嫩而美麗的那位安妞姑娘來。

『安妞兒她們下田嗎？』

『下呢。』大望抬頭看他母親的臉。『小妞也去，她放那匹小「頭戶」。』

他們母子談着，父親却等得不耐地看了看天色，向他們催促地頓一頓腳。

「天熱啦，有一段路呢！大望，走吧。」

「啊。」

母親也看一看天色，太陽的方向是晒着他們，時候是中午前一刻。

「走吧，大望，你也牽着我們的老驢吧，回來，太熱，好叫它歇傢伙。」

大望去牽出一匹老而瘦弱的驢來，大望媽又向了她的小女兒小心而又信任地叮囑着：

「珍，好好看門，好好照護弟弟。」

「嗯。」

珍兒，無意識地應着，立在門口看這三個人，和一匹老驢，走去，過那叢槐樹林子。

東南鄉：

中午，從趙城東村直達未陽縣縣城的道上，一個人，沿途跑着，沿途叫着。他赤着胸膊，在肩上橫披了一方毛巾，是一個微胖而康健的胸膛。底下，一條雪白的褲，一雙雪白的襪，一雙青緞的鞋。

跑着，他脚下起着一陣陣煙似的灰塵。

一列楊柳的綠蔭裏，正走着一個人，他打着墨色的布洋傘，傘下面露着白綢長衫的後襟，和白色的西式褲管，黑皮鞋的後跟。走得異常悠閑，風也文雅地吹着他綢長衫後襟的角，做成一個有風緻的飄動。

『三先生，三先生，三先生……』

身後，這呼名的喚聲，一串水珠似地湧過來。打黑洋傘的人停下了，他在黑洋傘的遮蓋下，舉首看了看左右，好天氣！一天悅意的藍色中，漾幾片閨中女兒那般悠閑美妙的白雲；一天平靜的空氣中，飄動着成千條的柳樹的綠腰帶。

『三先生，三先生，三先生！……』

打黑洋傘的人，不再去盼顧左右的天色，將黑洋傘換了換肩，臉朝了背後的路。

『誰——』

正喚出了這個字，他已經從柳蔭裏看出了那個向了自己奔來的人，那是他認識的一個體格，一種姿態。正是那位生一臉橫肉的趙五，他的遠得算不清了的堂兄弟，一個壯小子。便改了口氣說：

『大兄弟，你趕來爲啥？』

說着，那人兒還在向他奔跑，他才知道對方和自己還隔着不能夠聽見的距離。

於是，他又截住了下面的話。

那一個在柳蔭裏奔跑的人，跑到黑洋傘底下，停了。好一頭大汗，像爬在鍋蓋上水蒸汽變的水珠，一字兒排在那個髮根低低壓着的額角上。有幾顆，不高興久呆地一直滾下來，那兩張生着橫肉的臉上，便被劃了幾條水線。

沒有等打黑洋傘的問話，他就用氣咻咻的聲音急促地說了：

『三先生，』回一下頭，他認識這裏，那邊，過柳影一片高粱地是趙家寡婦的。這裏，足足離他們的家半里。『我追了半里啦，真追上了。三嫂在門口喚你，喚不着，我就來追了。』又有幾顆汗珠受不住他頭部的震盪，失腳跌下來，與它的同胞們一樣，在那生着橫肉的臉上劃着水線。

打黑洋傘的三先生聽着。他眼睛裏，那位額上的汗珠，似乎是在刺激着他，要不是拿不下臉來，他會在路旁邊吐一口不屑的痰，叫一聲「骯」的。好在那一位是爲了自己才下死勁奔了來的，不能叫別人臉上不好看，於是他僅僅往後退了一步，暗自作了個尷尬的臉相，問：

『啊，真不應該，累你跑來，這熱天氣。』他像受不住那奇異的汗臭了，再退後一步，皺了皺眉毛。『你趕來幹啥呀？』說完，他看見那一位在用肩上披着的毛巾擦額角，臉上的汗。

『啥？』
『三太太麼說，她直嚷着，後來求我追你，我一下子便拔起腿來追，也沒問爲啥。』

汗擦去了，那個生滿橫肉的臉正確地露出來，一雙濃厚的黑眉毛，可以當兩把黑毛牙刷；一雙爬滿血絲的眼球；一隻大蒜頭的鼻子；兩片紫紅的嘴唇；一臉可以用削梨刀削下來的橫肉。

『爲啥呢？我去了回來再說吧。你回去，勞駕，告訴三太太，我回來再說。此時我要進城去，怕誤事。』

黑洋傘移到右肩上來，那一位三先生，正要作着開始走的姿式，又退了半步，趙五在向他講話。

『不，三嫂說過的，追着你請你回去。』

眼球一轉，一對黑毛牙刷挺正經地一道揚起來，一點也不含糊的臉色，接着是帶些埋怨意味的將擦了汗的毛巾重行披到肩上去。

『你沒問有啥事？』

『嗯，大概有很大的事哩。三先生，你得回去一趟，三嫂一定有啥子了不得的事找你商量。』

說得挺肯定的神氣。

『……！』

黑洋傘又換了肩，三先生輕輕嘆了一口莫可奈何的氣，那聲音是沒法形容的，所以作者只借用了上面一個符號。他揚一揚手，從袖管裏露出腕，在手腕上仔細看一個精緻的小錶。

『十二點又十七分啦！』

揚起了頭，對面，又是那麼一幅挺正經的臉，爬滿血絲子的眼珠。這叫三先生恐怕真個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便輕輕的說：

『那麼，時間不早了，我們快點回去。』
兩個人，於是向了來的方向走回去。

黑洋傘在兩個人的肩上晃動，蓋着三先生的半個身體，遮了趙五赤膊的半個肩頭，柳蔭又花花地遮了他們兩個身子半邊傘。

『三先生，您走路真文雅，您走了好一會，我仍舊追上了。』趙五向黑洋傘裏三先生底臉上看一眼，笑撕開了他兩片紫嘴唇，挺恭敬地說這個「您」字。

『你跑得也真快呀！』打黑洋傘的也看一看他，看得似乎很仔細，像一面還在想像那人兒剛才奔了來的姿式。

『嘿，就是這一樣，我的腿比別人的結實，我的膈膀比別人結實，跑起來一二十里，卅里，五十里，再多些，百兒八十里都不在乎。就是這，除了這一樣，我是沒用的人了，

三先生，是不是？」

趙五突地去拍一下大腿，接着是將鼓足勁的膈膀晃給三先生看，不錯，那股勁，除了趙五誰個有？

黑洋傘又晃了晃，移到右肩上去，趙五那被遮着的半個肩頭露出來。三先生是眯了眯眼，裝一絲笑在眼角裏，然後腦瓜子●晃着說：

「就是這一樣，我趙燕周就比不上呀！可不是你這股跑勁誰不愛？大哥趙曲周先生，不是時時「好一條漢子，好一條漢子」的稱讚得不離口？就是這一樣，不是比誰都強？」

三先生對這個遠房兄弟講的，一點也不錯，趙城東的趙大先生，時時是這麼地稱讚他的，而且讓他作他趙家的半個聽差，半個親戚，除了趙大先生喚他的名字以外，三先生也只叫他「大兄弟。」他呢，對又是主人又是親戚的三先生，三太太們，是

● 此縣中稱腦袋爲「腦瓜子」是一種土音。

鬧不清地叫着一些，『三哥，』『三嫂，』『三先生，』『三太太，』和『您』和『你。』連大先生，他在人家面前，也得意地叫過：『我們大哥。』

赤膊的那位趙五，在三先生如此地稱讚下，果然變成了一條李逵尉遲恭那樣的好漢，他大大的笑了兩聲，聲音洪亮得叫三先生一連打了兩個寒噤。

『豈敢，豈敢，』兩個手掌抱一抱拳頭，虛懷若谷地將嗓子說得格外柔和些，可是，李逵樣的沙喉嚨是不能夠說得花旦那樣柔媚的。這是沒辦法的事，趙五的嗓子還是只能叫出砂鍋跌碎在硬石板上的聲音。

『我們大哥，真是待小弟太好了，若是我們大哥有朝一日用得着小弟這一幅身子，小弟必忠心赤胆地供我們大哥驅使！』

這是一段有聲有色的英雄話，而且除了趙五，誰也講不出。怡然樓那唱大鼓的老頭兒，曾經將這段話說得挺叫人興奮，可是和趙五講的撞撞，包營是麻雀蛋跌在石烏龜上。這裏，這位好漢面前若是排下百日擂台，指名點姓單打趙家大先生，沒錯。

兒，他準會一個箭步跳上台去，大喝一聲和排插台的好漢拚一個你死我活。

『好，我佩服你，有胆量的猛張飛。』

黑洋傘說着又移到左肩上去。被譽爲猛張飛的，一連又說了幾個虛懷若谷的『豈敢。』

他們已經走完了柳蔭大道，在太陽裏被晒得懶懶的，牛車輪壓斷了牠的背脊，牠身上是一道一道深的輪痕。兩邊，是黍子田，有野鴿子在田裏飛，像尋覓什麼。

野鴿子見人來，倏地飛去了，引人看見一片藍得可愛的天色，和悠閑得叫人喜悅的白雲。

好天氣啊。

『說起我們大哥，他真是我們趙家的英雄！』

趙五一說起那位趙家曲周大先生來，就會不息地說下去，腦子裏不住地動着那位瘦削臉子的人，和那一對貪婪的眼光。這時候，不冤枉他，他只是想起了一件事。

他問：

「三先生，曲周大哥今天回來嗎？」

「嗯。」

打黑洋傘的只如此回答了一聲。

路微轉向了東，前面，一叢叢的樹，葱鬱地在眼前，那是趙城東村。

趙城東村，約有二百戶以上的人家，是清一色的趙家族，沒有一個雜色姓的人居留在這個村裏。雖然祇是二百戶的村落，却有着統制未陽縣半邊城的富紳。那就是趙五口中的「我們大哥。」在未陽縣城中，有半數的房產，半數的商舖在這個曲周大先生手中；在未陽縣東南鄉，有半數的田莊是屬於這位富紳的。

不知道是那個年代，趙家的一位先烈發跡了，到曲周大先生的父親時，未陽縣，不知是誰將一個綽號冠在那位能幹的先生名上，那是誰談起來都會伸伸舌子舉起大姆指說的：「啊，趙半城！」不錯，未陽這地方，這位趙家的英雄，統治着半個城，半

個天下。

在曲周大先生的名字還沒有爲人盡知時，『趙半城』這光榮高貴的綽號又爲他襲取了，像襲取那份巨大的家產一樣。老的『趙半城』死去了，小的趙半城來繼續統治未陽縣的半壁天下。

現在，在未陽縣古老殘破的城牆下的人們，景仰着曲周大先生，在平房矮屋裏的人們，懼怕着曲周大先生。而他們景仰他，懼怕他的下面，除了伏地叩拜向他討生

活的人之外，每個人的心上，都深深地恨他，咒咀他。

路是走入了茂密的樹叢中去，兩個人，是到了樹蔭裏。黑洋傘，赤膊的肩背，被樹蔭蓋了一層暗色。

趙城東村，第一個大屋子門前，風拂起一片笑聲。

三先生笑着從屋子裏走出來，下了兩步石階，撐開黑洋傘，回過頭去看。門前掛

着一個截髮女人的笑臉，和另外兩個男人，他們都笑着，那高大的門楣，也是笑着的。

『我的小貓，這樣熱的天氣，還開這樣兇的頑笑，你真太淘氣了。』三先生說這話的時候，是看着那張女性的笑臉，故意地在臉上作了一個正經又可笑的抱怨的表情。

女的，嘩的一聲笑出來，舞着露在袖外的兩條白手臂。

『呀，誰說這不是正經呢？這真個是狗咬呂洞賓，弗識好人心啦！』她撒嬌弄俏地裝了一個小女孩氣憤的樣子，可是她那句吳語，可說得不夠味，滿滿兒雜了一些

山東腔。

那兩個男的，也嘩的撕開了嘴來笑，笑聲是那樣的沉重的在氛圍裏擠動，逼得那女的底笑聲，更其纖弱可愛。

『對，老三，你「弗識好人心」啊！』這句話裏是沒有了一點吳語的味了。

三先生揚起頭去看那位說笑的人的臉上一雙擠在一堆的細眉毛，下面睜着

一雙又大又兇的眼睛，再下面是撕開來笑的一張大嘴。笑得顴骨比鼻頭還高，叫陷下去的鼻樑，更凹下去，變成了一個小山谷。

這是趙家的嫡系後輩，曲周大先生的隨身聽差，名叫趙金榮，可是誰也叫他『趙爛銅。』從小就在未陽縣舉着大姆指撒野，到現在做了曲周大先生的隨身紅人，更叫他趾高氣揚。不然，誰敢叫這位曲周大先生第三個親兄弟爲『老三』呢？

三先生一肚子的高興在咕嚕着，可是臉上不敢露一絲出來，只下死勁釘了那女的一眼。可是一觸到那雙嬌媚多情的眼睛，一直在燦爛地笑着看了自己時，他心中一軟，自然將下死勁的眼光變得鵝毛樣的輕：

『是「好心」麼？白叫人家路長長的來回一里呀！』

『嚇嚇，一里路算啥？沒忘記給大哥買水果不是個很大的報酬嗎？』女的笑，似乎要將嘴唇撕破，最少也得笑得包不住白齒。

三先生可哭笑不得。

『別說啦，走的時候不是囑咐過了嗎——』

『怕你買得太少啦，三太太還要呢。』

『好吧，我的三太太，我領了您這一番好心腸的頑笑。』

故意地揚一揚眉，舉了舉黑洋傘，下那未完的兩步石階，往樹蔭裏的路上走去。三先生的黑洋傘還未被樹蔭放開，這門前的笑聲却被風吹散了，不一窠風似的趨進門裏去，拋下了門前一個無限的夏之寂寞的天，對着那高大的門牆。

這座屋子，在未陽縣的東南鄉，是第一個扛大姆指的偉大的建築，它那不可一世的雄姿，簡直壓盡了在它下面仰視者的氣勢，在它下面，是沒有人敢有雄心的。

完全是用磚砌成的古式城形的立體，下面牆脚用未陽縣名產隱山石砌着美麗的花紋；上面，是整齊的梁口，閣式的城樓，一棵古柏聳立在它的左面，做成個文雅而雄偉的姿式。

圓形的門洞，朱漆的門扇，就如一位傲矜的人在那裏瞪眼。下面，是六步石階，精

緻的白隱山石，溫雅靜肅地躺著。兩旁兩個石獅，巨目，大口，奮額舞爪地在玩弄一個石球。

階前，一大片樹蔭，幽幽地蓋着路。

在走過了一列列，矮小的用土坯，用黃泥糊成牆壁的房子，來到這軒然巨大的門前，誰能不驚異呢？

剛才笑着走進去的男女，已經走過二門，走廊，一直走到前客廳。女的笑着站定了，回頭來。

『呀！』

驚異的口吻，叫這兩個人的臉上都表現了驚惶。只聽見趙五一直在用勁跺脚。口裏，鼻孔裏，不住地哼着惋惜的『唉！唉！』

『啥呀？』

女的摸不住着頭腦，一下子收起了笑，正經地看着那位那大鼻頭的臉子問。

『啥？』

趙五無可奈何地說：

『你看，我的新鞋，新襪，給泥「淹死」了！』

是六隻眼睛一齊去看那雙腳，那被灰塵掩蓋着的黑鞋白襪，真個給灰塵「淹死」了！

『我以爲是啥呀！灰刷刷就是。大驚小怪的嚇了我一跳！』

女的癢癢嘴，臉子轉過去，現出那個渾圓的美妙的背，少婦豐滿的背啊。趙五一想到這個，肚子裏就一跳。

『啊啊，三太太，這是爲你呀，唉，唉，你還說風涼話，唉，唉……』趙五故意地喊着這個惋惜的『唉』字。

女的噗哧一聲笑出來，轉回身，屁股一扭動，真個是令人銷魂的姿態，然後一隻手掌掩了口吃吃的笑，一隻手指了趙五的大鼻尖，聲音裏散放着嬌弱似的說

『喲！老三剛才還在罵我頑皮，是你追回的呢？』尖尖的手指頭收回去了。『這時候反說我累你啦！』

『啊，三嫂，別說了吧。』

趙五抬起頭，故意的惋惜也不再去作了，只是仔仔細細地打量面前那掩了嘴笑的女人：

頭髮絲蓋住了耳朵，鬆鬆地紮得很高。眉毛，既彎，又淡，更長，一直長到攆進鬢角裏去。臉色被笑襯得奇異媚人。嘴在手掌下面掩着，在指縫裏露着紅色。直直的可愛的鼻頭。短衫子，白紡綢的大褲管。上面，袖子短到可以看見膈肢窩；下面，平底鞋，平平正正的一雙脚上，隱隱露着白小腿。身材是夠嫵娜的了。

打量着，趙五貪饞地還在下死勁在那女的底胸部釘了一眼。他又喚起那忘却的惋惜來：

『唉！唉！……我觸霉頭！唉！唉！……』

半天只笑着沒閉嘴的趙金榮，突地鼓了一聲掌，撕開笑壞了的嘴叫

『倒霉！』

『哼，倒霉也比『爛銅』好！』

趙五故意張大了嗓子。

女的笑得彎下腰去拍手。

前廳，左側面門裏，傳出來一陣急促的咳聲，咳得是那麼地用力，那麼地不乾脆，拖泥帶水。咳聲停了，接着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軟弱無力而掙扎地喚着：

『吵死啊，——這樣的時候，還不讓人安靜呀！』後面又是一陣無力而艱難的咳聲。

前廳，笑着的男女們，都停止了笑，空氣一下子靜下來。女的癢了癢嘴，轉過頭去看那幅在牆上掛着的頤和園風景放大照片。趙金榮用手指點着趙五，趙五在小聲的笑。

「桂兒，桂……」

女的，不耐地對了頂棚回答了一聲「有事去了！」低下頭來問趙金榮：

「大先生今天回嗎？」

「嗯。」

「一定嗎？」

「一定。」

「你去，勞駕告訴他——」

「告訴他啥呀？」

「你這死鬼——」

女的裝着恨的樣子，咬了咬牙，說着。後面又傳出了一陣喚聲：

「瑗花，瑗花——」

「噢，來了！」女的又癢了癢嘴，低聲咕嚕着：「做趙家三太太真不易呀，一天三

叫四喚的！』扭着屁股，向後面去了。

這兩位，笑着，四條眼光一條直線看着那走去的嫵娜的背影。

『騷貨！』

趙金榮吐一口痰在地下。

『比你這「爛銅」好呀！』

趙五嘲笑着，於是一隻生滿長的黑毛的拳頭，在趙五的眼前一晃。趙五叫着饒：

『算了吧，我們上柳林裏去。』

兩個人，一溜煙走了。

四

柳林，在趙城東村西，重重密密的一羣柳，一片蓋過幾畝地的綠蔭。

二個人，裸着上體，在柳蔭裏談得倦了，預備走回去。

趙爛銅哼着一支不知名的歌，像是應和不知在那株柳梢上叫的知了。趙五，他依着一株曲柳的細腰，仰着臉笑。四圍，靜得很，風舞着柳條，怪柔媚地。不時，在風裏還飄來在近處田邊，絞水灌田的聲音。

『說呀，爛銅，半城爹怎樣，他不吃「酸梅子」嗎？嚇——嚇！』

趙五伸兩隻手去抱那株柳的細腰，向那邊那個裝得很好笑的臉這麼說。

射過來一雙兇眼，趙五覺得。可是一會，那眼光變成頑笑的了。哼歌的嗓子拋了歌，興奮地哼着兩個音符：

「嚇——嚇！」

哼得再生硬不過了，可是嗓子裏，一下子擠出了一堆笑聲，叫嘴唇張得大大的，還不能一下子吐出來。

「你這饞鬼，老是「酸」呀，「甜」呀的。我偏不告訴你！讓你饞死那「醋」味兒才好呢。」預備停下去不說了，可是想起耳邊飄過去的「爛銅」兩個字來，像是報復地又續上一句：「看你再叫「爛銅」不！」

「嚇！」

趙五更拉長了嗓子笑。

「笑也不行啊！」

一股正經的臉裝得挺像，趙爛銅立起來，預備不理不睬地走出去，撇下那笑的人當作報復。

笑的臉上，眼光筆直地落在趙爛銅的動作上。趙爛銅剛抬脚走一步，趙五已經

追上來了。

『跑不行，不講完我要搥碎你這塊爛銅！』

趙爛銅開始大步兒跑，趙五在後面追。但趙爛銅並不跑出柳林去，於是他倆便在柳蔭裏跑圈兒。

突然，趙五放下了爛銅，向身後柳林邊上看，接着回身走過去。趙爛銅不敢跟上來，他怕他在搗鬼。

『別要搗鬼，好小子追上來。』

不理睬。

趙五眼裏，柳林外，趙城東村那邊直達柳林往西去通縣城的道上，走着一個人：白短褂，黑褲，戴大草帽，態度有一些龍鐘老態。

『大伯，大伯。』趙五顛起腳跟叫：

『別搗鬼了，怎樣騙不了我，冤大頭，大傻瓜才信你的騙。』趙爛銅在那邊笑着，

輕輕鼓掌。

仍舊是不理睬。

從遠處裏，老人走近來，到柳林邊了。一幅忠誠的老臉，描畫着他在人生道上失
去了的歲月。這是趙城東村忠實的老農人，趙曲周先生遠房的堂伯父，趙城東村的
人，都叫他『大伯。』

『大伯，您上那兒去啦？』

趙五迎出來叫，老人已經聽見了，向站在柳蔭中的趙五看。

『阿五嗎，啊，我上西鄉去。你在這兒涼快呀。』

老人臉上佈着慈祥的笑，停下了，用手指去捻唇上的長鬚。這老人見了年青的
小子，無論是誰，都會引起他的喜悅，他在田園裏消逝去了六十八年的好時光，但是，
他沒有一個孩子，這叫老人一看見結實的年青人的身體，就會想到自己的虛空和
過去了的壯年來。

『往西鄉去嗎？看英大姐是不是，大伯？』

那小子說着話，看看天，太陽微斜向了西，可是掛得挺高。英大姐是老人唯一的女兒，嫁到離趙城東三十里的槐樹塢去了。這叫老人時時走來回這樣遠的路去看那唯一的親愛的女兒。

『是呀。』老人講話的聲音有一些感傷起來了。可是，一下子就被壓下去。『你在這兒幹啥？大先生回來了，你知不知道？』

『大先生回來了？啊，怎麼沒打這兒過？』

趙五驚異了，他身後，趙爛銅也走出來，也驚異地問：

『大伯，是打那邊道上走的嗎？』

『是的，剛到，我打家裏出來，正遇見。』老人話還沒說完，那兩個小子，撒開腿便向趙城東村跑了。

老人有一些呆然，看着那兩個小子在自己的身後跑去了，他不禁又想起過去

來，啊，他在想像過去那一段在人生道上奔跑的時光。

傷感澆上了老人的心，多謝柳葉禁不住風吹，千萬條柳枝顫動了，老人從風聲中，柳葉悸動中，覺過來，他看看身後的路，看看柳林那茂盛的綠色，更看看太陽，太陽在西天上掛得很高，指示人時候尙只下午三時左右。夏天的風，微溫的吹着。

老人慢慢向前走去。

他心中計算那橫在面前的路程：趙城東離縣城三里，縣城離槐樹塄二十七里，足足三十，足足要老人走到黃昏。

自然地加快了脚步。老人是企望着那和女兒相晤時的快樂。上次，啊，上次就已經過去了二個月又十多天了。上次去看女兒到槐樹塄的情景鮮明地浮在老人的記憶裏。

是收春麥子的後一天，老人夫婦倆帶了新收的春麥麵，雖然年頭是不十分好，可是老人是帶了這上半年的收穫去給外孫女們當作禮物的。而且還帶了一些孩

子們愛吃的糖果，和一頂小蚊帳，炎夏中，這老年的外祖父是掛記着小孫兒被蚊蟲叮得可憐。

那時候，柳樹是剛剛多姿，老夫婦進了城，隨了約好的槐樹埝的大車，便到了槐樹埝。

槐樹埝，他們的女兒正在歉收的春麥子[●]裏面忙得紅着臉兒。現在，老人的田裏種上了山藥，不知道孔家山上女兒的田中可也下了山藥種。東南鄉有一個多月沒下雨了，不知道西北鄉的雨水怎樣。

這次，只有老人一個人去探視他的女兒；年老的母親，在家裏要守着澆田，停下了。子就害怕山藥種會乾死，枯死了高粱根。老人也是在忙裏偷着閑，拋掉半天日子來的。

但這次，老人沒有給他的孫兒們帶一點禮物，他是很不安自己空空的雙手啊。

● 此鄉年收麥二次，一次是春天收，故稱「春麥子」。

已經過了柳林，過了柳林那邊一塊山藥田。

三小時以後，老人握着槐蔭下和安妞頑得正起勁的大望的手，慈愛地看着那黝黑而結實的臉子。

『大望，你父呢？你娘呢？你們種了山藥沒？……』

老人一連串地向孩子問着，他那描滿了失去了的時光的皺紋的臉上，露溢着一個安慰，一種愉快的眼光。

『父和娘都在地裏種山藥，外公，您走來的嗎？』大望回答。

他和他的父親，媽媽，牽了那匹病瘦的老驢，一直便到了孔家山，他們停下來。父親母親都在短小的樹下，借了樹蔭的掩蓋坐下來。

『啊，天氣真熱。』

大望媽說着，用手去頤下解開頭布的結子，將頭布取下來，那額上，鬢角裏有好幾顆汗滾下來，它們是受了半天的侷束，一下子就奔了出來，什麼也不顧地跌到地

上去，地上，枯乾的泥土，便吞吃了它們。

大望爸苦着臉在作兩件事：一面用小褂的前襟來擦額上臉上的汗，一面右手拿了舊草帽的邊，當作蒲扇搖個不停。

大望則在垂頭摸那匹瘦驢的耳朵。

一刻後，大望爸戴了草帽，母親又繫上了已經半濕的頭布，大望牽好驢，上山他們的地裏去。

上孔家山，那狹小的道上，走着孤伶的父子娘兒們三個，和一匹老年的瘦驢，到了那階段似的一小片，一小片地邊，他們又停下來。大望爸到左面去，又折回來，他說：

『真糟，穀子快要乾死了！』

他說着，並不等候誰的回答，就去取了他的耘地的農具。

大望媽也去取農具來，大望在栓驢。

『這時候種山藥是白種呀！』

『不種也是死啊！』

夫婦倆憂鬱地應答着。接着是丈夫分配了地方：上面一排地，歸自己種；下面一排歸妻子。他還打量了下四周，於是分派了大望的工作：

『大望，栓好驢，到山下齊古莊王大叔家去借桶挑水來。』

大望的驢，快栓好了，父親可在催促着：

『大望，栓好了快去呀！這麼乾的地沒有水怎麼行。』他說着，拿了他的農具到上一層去。『大望媽，我們先將土耘鬆些，再澆水下種。』轉過身去，他便工作起來。

這是他們收到春麥子就沒種的地，因為天旱，早耘好了盼下雨後再下山藥種，那知一直到現在，天老是晴呀！現在，他們是明知道下了種也是一種徒勞的工作，可是不能再等待了，他們冒險似地來葬送一筐山藥種，盼望有的來給這冒險工作一些收穫。

大望栓好驢，打着口哨下山了。

一下山，大望就四下裏瞧，四下裏尋覓，心裏問：

『安妞她們來了沒？怎麼沒聽見那匹小驢叫？』

他那身體在朝齊古莊的道上走，眼兒，心兒，可在四野裏逡巡，尋找那個俏女娃子。

齊古莊離孔家山不到半里，是一個不及百戶的村莊。大望和安妞她們約定玩耍的地方，就在齊古莊東，靠孔家山西脚的槐蔭。幾株蒼翠的古槐，巨人一般的立在那裏，山影樹蔭將那裏描得很幽靜。大望，安妞和齊古莊，槐樹埕的孩子們都愛在這兒頑，他們稱它爲『槐蔭』。

在王大叔家裏借了桶，在齊古莊東頭大井裏絞了水，大望故意打槐蔭面前過，打着很響的口哨。

但是看不見安妞她們，那匹小驢兒也沒有看見，打哨子，也聽不見小妞兒熟悉的笑聲。

『她們沒來。』

大望的心開始有一些重，他覺得肩上挑的重量，也比前加多了些。

『她們若是不來呢？』

哨子停了。

他險些兒給石子絆跌了一交，水往桶外潑一些出來，這嚇了大望一跳，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

小心地上山。

大望爸正耘好了一片地，將水接過去，先喝了幾口，用手將水微微澆了一些，太陽在他臉上，分開了很鮮明的光與暗。

大望在太陽裏站着，看他媽正在耘着那塊地中生着的幾株小的生命。不，他的

心在想一句話：『安妞爲啥沒來呢？』

『大望，拿種來。』

叫大望吃了一驚，但大望爸的聲音並不大。

從太陽裏驢影中取出了裝山藥種的籃子，交給了父親。又回身挑了空桶下山。山裏山外，都靜得厲害。

第三次大望過槐蔭時，失望地不再去看槐蔭，一直向了前面走去。他後面，一個小姑娘騎了一匹小毛驢，用小指頭一面指大望的背，一面笑着向槐蔭裏做一個可愛的臉色。槐蔭裏，立着她的姐姐，也在打着手式，向她笑。小姑娘回過頭，猛地打了小毛驢一下，小毛驢驚得往前一竄。小姑娘大聲叫着：

『馬來了！』

挑着水的大望，吃驚地往路邊避去，正回頭，小姑娘和小毛驢，已經竄到他的前面。

『呀！』大望猛的一笑，憩下水桶，故意收起了笑，用手掌拍着胸脯，裝着被嚇壞了的臉色。

小姑娘牽了驢走攏來，她害怕地直看着大望的臉，講不出話來。她小心上，像闖了什麼大禍地惶恐着。

放下了拍着胸脯的手，大望看到了那小女孩的驚惶，他害怕嚇壞了那小心靈，不再去裝作那種受驚的樣子，垂下頭來問：

『小妞兒，你怎樣了？』

小姑娘仰了臉看他，沒回答，却在反問：

『你怎樣了？』

『我？』大望對這小女孩的問話，窘得回答不出。好一會，他才悟過來，微笑着。『我，我被你嚇了一跳！』

小妞兒怪內疚地垂下頭去。用手指弄着牽驢的繩。這叫大望也內疚起來，不禁去撫了撫那一頭黑髮。似安慰又似自歉地說：

『小妞，別害怕，我現在好了。我是不怕你嚇的，不信，你再嚇我一下，我一定不吃』

一點驚。小妹妹。』

小妞抬起了頭，一臉羞澀的笑。

『你不怕？』

簡潔而微怯地問着，那一雙小眸子，也在向了大望的眼睛問呢。

『是的，我怎麼害怕小妞兒嚇呢？』

大望也笑着，他用了笑着的眼睛，回答了小妞兒問話的眸子，從那雙眸子裏，大望想到另一雙更美麗的。

知了起勁地叫，可是大望並不覺得寂寞了，他像是沒聽見它們叫的一般。小妞兒眼看到了憩在道旁的水桶上去。

『你挑水？』抿起小嘴唇一笑。

『是的。』大望回答着。他才覺到自己在這兒站了許久，爸和媽還在山上等水呢。心裏有一些慌，趕緊挑起那担水，說着送了這担水上山去就來的話，一直向前走

去。

小妞看着他，抿了嘴笑。

走了好遠，他忽然回過頭來，向了小妞兒招手。小妞故意笑着不肯去，大望却放下水走回來了。

『小妞，告訴我：你姐呢？』

聲音特別低，像害怕給誰偷聽了去。並且微垂了頭，有一些羞澀的紅暈起在眼角。

『那。』

小妞兒抿着嘴向那邊看了看，笑着用小手指指過去。她指的是槐蔭那面，一個女孩子正站在那面，向這邊凝視。

大望順着小妞的手指，看過去，心裏掠過一陣輕鬆的感覺，這感覺描一個淺笑在他眼角上。

『小妞，告訴你姐，我送了這担水去就來。』他說着，挑了水愉快地走去。
小妞兒牽了驢兒走向槐蔭來。

那個在槐蔭裏站着的女子，急急地跑過來，在小妞面前站定了，臉上突然一陣躊躇，沒說話，只伸手去撫弄小妞的一頭黑髮。

她比小妞高一個頭加一個肩，小妞的頭剛及到她的胸前。小妞驚異地仰了臉看她，她的眼光中表明了不懂面前這人的舉動。

『姐。』

這個聲音驚起了她，她也驚異地看着小妞了。

『姐，大望哥問你。』

『問我？』

『嗯。他說：「小妞，告訴我：安妞呢？」我向你一指，他就不問了。』小妞兒繪聲繪色地形容着，『他不問了，只說：「告訴你姐，我送去這担水就來。」』

安妞臉上一笑。

可是，她立刻就忍耐住了，只握着小妞兒的手，俯了腰，看了小妞仰起的臉，像是責問：

「你也叫我『安妞』嗎？」

「不，我叫你『姐。』」接着，小妞親切地叫了一聲：「姐。」

安妞也故意叫了一聲「妹。」於是姊妹倆，都撲哧一聲笑了。兩個人，手牽手地到槐蔭裏去。

大望担着空桶下山來，一直向槐蔭走。他看見安妞在栓着一匹健騾，小妞牽了小驢，蹲在地下拔草頑。她們倆正在唱「苦葫蘆兒。」

夏雲多得忙壞了看雲的人，

苦葫蘆兒開了白花，白得像白雲。

青籐兒，綠尖葉，受盡了山蟻的氣，
孩子們也不採苦葫蘆花，
嫌她太素，不美麗。

愛苦葫蘆兒，伴了花兒開，花兒謝，
只有一個人，六十歲的阿春姐。

她十八歲就種苦葫蘆，
種到年齡上染了秋天，
種到心兒上褪了煩愁。

苦葫蘆，開素花，沒有人問，
阿春姐，藏的是一個素心。

還是一朵無垢的白蓮兒，

阿春姐的年齡，

是一條蠶，吐盡了絲。

只因為表哥去從軍，她十八歲就出了家，

狠心腸，拋了那一縷青絲髮，

在庭院佈織麗的花兒架，

種一架苦葫蘆兒，

開一架沒人愛的花。

任阿爺，阿娘，說盡了沒依靠，

她只說命似苦葫蘆兒沒有笑。

任阿嫂，阿姐，鄰居們，

說盡了男女間的甜蜜，

她只指着苦葫蘆兒死了心。

現在，夏雲又多得忙壞了看雲的人，

苦葫蘆兒開了白花，白得像白雲。

大望那孩子的心，在這歌聲中欣悅着。他慢慢地向槐蔭走，口裏不禁地唱起來。

「……雲又多得忙……壞了……看雲的人，

……苦葫蘆兒……開了白花，白得像……白雲。」

這是他們槐樹埕流行的歌，槐樹埕的，以及槐樹埕近郊的小村裏的孩子們，都能夠合唱，或者獨奏。

槐蔭裏，歌聲停了，小妞兒走出來，羞澀地一隻手抱了一棵小樹幹，探頭向外面看着。

她小眼睛裏，一個男孩子還在遠處唱着歌向槐蔭走來，他的聲音很洪亮，是喜悅的聲調，將一個淒涼的歌唱成雄壯的了。

「啊，姐，是他！」

小妮放下了羞澀的臉，向槐蔭裏的安妮說着。又跑出來，迎着走來的大望，她抿了嘴笑，預備說話。

『小妮，剛才才是你唱嗎？唱得挺好。』

『不是安妮，我姐唱的。』

安妮羞澀起來，她背了背身，身後，那條長辮子擺了一下，才回過臉來，嬌羞還殘餘在眼角。

『我們是合唱。』

『好吧，我們三個再來合唱一回。』

大望走去握了小妮的一隻手，眼看了安妮，她說：

『就唱，我叫數：一……二……三！』

沒唱，都沒唱，大家都笑了。

『不算，再來。』大望祈求似地看着安妮底臉，那臉上有一個答允的笑，他又在

叫數：「一……二……三！」

歌聲從槐蔭裏起來，淒清地在微風裏漾動：

「……………」

阿春姐的年齡……似一條……蠶，

……吐盡了……絲……

「只因爲……表哥去從……軍——她十八歲……就出了——家，

……狠心腸……拋了那……一絡……青絲——髮……」

大望緊緊地握了小妞的手，他心裏想着「這隻手若是安妞的多好呵！」不禁，他又去握起了另一隻溫柔的小手。

傍晚，晚霞耀眼地照在這三個孩子的眼前，晚霞裏，他們的眼眸是愉快而美麗。一個老人，從晚霞裏走來，慈祥地看着大望和安妞的臉，一面撫摩小妞的頭髮，大望問着話。

這三個孩子在老人的眼中，是欣悅，安慰，和美麗。

老人是到過槐樹捻的，因為他的女兒到田裏來了，他也就走了來。一刻後，大望導着老人到山裏去。

『安妞，你們等着呀，我一會就來。』

大望回頭來對那個在晚霞裏紅了臉頰的女孩說着。一見那美麗的面頰，眼角也不禁羞澀起來。

老人却滿意地握着他的手。

五

槐蔭裏，安妞和小妞兒又在輕輕唱着『苦葫蘆』的歌，歌聲在槐蔭裏迴旋着，被風送到山邊，歌聲便在山邊迴唱。

「……………」

任阿爸，阿媽說盡了沒依靠，

她只說命似苦葫蘆兒沒有笑。」

大望從山上跑下來，迎着歌聲，向槐蔭裏跑，歌聲在他耳邊迴唱着。

「……………」

任阿嫂，阿姐，鄰居們，

說盡了男女間的甜蜜，

她只指着苦葫蘆兒死了心。」

到槐蔭裏，歌聲停了，兩個少女的笑靨，在大望眼睛裏變得特別美麗，美麗得就像那隻歌。

「唱下去呀，小妞。」

「不唱了，挺可憐的！」

小妞的笑靨上，小嘴唇抵得緊緊的，看看大望，又去看看她姐姐安妞，安妞嬌羞地在笑着看了朝向小妞的大望的臉。

「不唱吧，我們比苦葫蘆兒還苦呢！」安妞聽着小妞憐惜的話，臉上消逝了笑，

一下子沉下來，她向了小妞故意的問着

『小妞，我們窗前種的苦葫蘆兒開了花是不？』

『噢，都開了。』開一架沒人愛的花「呀！」小眼睛一轉，向了大望，像是看他知不知道小妞兒引了這一句歌。

『望哥，上我家家去看苦葫蘆兒好不？』

『好。』

從小妞說的『家』字上，大望想起了在山上，媽媽告訴他的事來，怪不好意思地走到安妞身邊去，眼簾一抬，正遇着那雙美麗的眼光，一下子垂下頭，叫他不敢再望了，只是注視着地上那一堆長成一叢的草，口裏，怪不自然地說着：

『安妞，大妹子！——咳，咳，我媽說，家公來了，家裏沒米，請你家借兩升小米，還請你上我家幫我作這頓晚飯。你答應了，我就向大伯，伯姆說去。』

他費了很大的力才說出這一段話，却不敢抬起臉來，只是用脚尖去理地上那

叢草的亂葉。

『好。就回去嗎？』

他只聽見安妞的聲音這樣說，就如得了大赦的囚徒一樣，抬起頭來，正遇見安妞那一臉愉快的笑。

『我也去，大望哥。』

他剛要開口，小妞兒急急地說出來。

『好。』大望說：『我就去問大伯，伯姆。』

他起身便向槐蔭北面走去，安妞的聲音叫住了他。

『錯了，我爸，我媽在西面「棒子」^①地裏。』

大望走向了西。

『我們等你一道走嗎？』安妞在後面問：

① 北方人俗稱玉蜀黍爲「棒子」。

這是他早就要說的話，現在却讓安妞自己問出來，他心中一動，便停下了，講剛才預備了半天的話：

『你們樂意等我，就請將傢伙拾着好，我一會就來的。小妞兒要牽好驢。』
『好呵，我們等你。』

兩個女孩子的笑聲中，一個男孩子向道西跑去了。

安妞將栓在槐幹上的驢解下來，牽它到多草的地方去，小妞走過去撫摩自己牽來的小毛驢。

空氣靜極了，有風在吹着槐葉動，知了，不住嘴地叫着，它的聲音遮不去風拂着槐葉的微響。安妞的驢，垂下頭去嚙那一叢綠得可愛的草，小妞的驢，靜靜地昂了頭，似在眺望天邊。

大望跑回來，迅速地拖着他的影子。到槐蔭裏，安妞的面前，急促地說：

『伯姆說可以，大妹子，這是伯姆給你的鑰匙，叫你量二升小米，一升豆。』他的

呼吸太急促了，幾乎要將說的話抵轉去，到完畢了，他將手上的一把笨重的鑰匙遞給安妞。

安妞接了鑰匙笑了笑。『就走嗎？』她問：

『就走。』

大望走到小妞面前，他說：

『小妞，伯姆說喚你到她那兒去，不必跟我們一道走了。她已經在拾着傢伙，等你去。』

『你不要我去？』

那小女孩擺了擺頭，眼睛轉動着，嘴一直癢下去，聲音說得異常的淒涼，一種愉快失去，或者是被遺棄的淒涼。

『你不要我去？』

『不，我挺喜歡你，小妞。這是伯姆說的，我怎麼不要你去呢？你還可以幫我們燒

柴，洗米，我那有不要你去的？」

大望害怕這小女孩一下子哭起來，就趕忙去安慰她。

小妞扭了扭身體，眼裏，含了滿眶淚水，可又害羞地怕它流出來，背過臉去說：

「那末，我們一道走吧。」

「小妞，媽等着你呢。」

安妞牽了騾走過來，用手搖了搖小妞的肩，「小妹妹，聽話，媽在等你呀！」

小妞沒作聲，撅起了嘴。

「小妞不是挺聽話的嗎？媽等得急了，爸會生氣的……」

小妞突然生氣地走開去，她說：

「我不要你勸！」說着，氣憤地用勁拉了小驢，小驢被拉得急了，突然昂了頭大

聲叫着。小妞真生氣的罵着它，「死驢！」她沒精打采地向西面道上走去。

「小妞生了氣，」大望說。

『一會就好了的』安妞回答。

小妞去得遠了。

『我們走吧。』大望說，用眼睛查看安妞的臉色。安妞牽了騾，向槐蔭外走，哼一個表示同意的『嗯』字。

前面走的是安妞，中間是那匹健騾，後面是大望。

走過了一段路了，兩個人，一個牲口，都浸在靜的晚天的空氣裏。前面的安妞害羞地不敢說話，後面的大望尋不着話說，所以，他們是在沉默裏。走過了路邊的一株古榆樹，大望回了回頭，好一天彩雲耀着他的眼睛，他獨自不覺地說着：

『火燒了天邊！』

這話叫安妞也回過頭來，她看了看天邊的彩雲，又看了看大望的臉，和自己牽着的牲口，她不知怎樣的想到了大望家那匹長耳巨口的騾來，那是一匹比她手上牽的這匹健騾更壯偉的牲口。她問：

「你沒牽驢嗎？」

「沒，媽留下它馱傢伙了。」

大望是很願意將這回答說得長些，可是他努力也沒有辦法，這回答完畢了，他又尋不出接續下去的話來。

安妞却將話頭轉了彎：

「你們家那匹驢呢？」

大望一想到那匹高大而溫馴的青年的驢子來，就有一些惋惜。它在上年因爲田賦押給宕城鎮了。十塊錢就丟了三十塊錢買來的牲口。

「驢嗎？早給宕城鎮李大肉店拉肉去了！」

「沒贖回嗎？」

「贖？」大望在這樣的聲音中，表現了很濃厚的感傷。但並不是爲了那離開了他的驢子，却是爲了歲月。

『春麥子收了多大小點兒？我家現在就斷糧了！現在還沒下雨，秋收又不知怎
樣。』

『八月裏田賦不知道怎樣繳啊！』安妞牽了騾，垂頭走去，在這樣的時候中，她
少女的心是悵鬱於悶愁中的。

前面，不遠便到了槐樹埕。

『大妹子，先量米還是先上我家？』

『先量米吧。』

安妞是向了大望一笑，他被這笑顏從感傷裏提出來。他似乎在她臉上看出了
她的愉快。

『我給你放騾去。』

『不必了，望哥——』安妞臉子一紅，她是第一次喚他『望哥』的，少女尊貴
惡心，微微在悸動。

「你先到家吧，我量好了米就來。」

又是一個笑臉，印在大望的眼睛裏。

「我在門口盼你。」●

兩個小兒女下意識地客氣的互點了一下頭。安妮壁直走去，大望轉向了東，可是有兩次他倆都在回頭互看，視線傳達了各自愉快的心情。

大望走回家。

槐樹蔭正遮了門，槐葉隙裏露着天的喜悅的紅臉。有幾片白雲悠閑地停留着，可是停一會便變換了形象。

槐蔭遮着的門前，珍兒坐在門檻上，一隻手摟了二望睡去了的身體，一隻手在無聊地拋石子玩。

●大望說的「我在門口盼你」是「我在門口等你」的意思，只是這語氣表示着更殷勤的心情。

從中午到現在，二望臉上的那個小花蒼蠅，沒有飛開去，貪戀什麼地擾着二望的睡。逐去了又飛回來，累得那孩子在珍兒底懷中，不知道醒了幾次。但一會，他又睡去了，涎從他嘴角上流下來，像一條虫似的爬在珍兒的胸前，又被風吹乾在他的嘴上，珍兒的胸上。

大望轉過槐樹，槐葉被撞得嗖的一陣響，一隻小花蚱蜢跳出來。珍兒捏緊了一塊石子，回過頭來看，她滿以為是阿花那討厭的狗，手上的石子便可以一下扔去，但偏不是，是大望的臉探出來。這比阿花還令她歡喜。

「哥，媽呢？」

小眼睛一直在大望身後尋覓。

「媽一會就回了。」他跨進門，屋子裏也伸進了槐蔭，珍兒跟了她進來。她看見他首先使用手摘下了那頂大草帽，除下背上的那塊布，就布揩了額上的汗，再揩胸膛。布上，溼了一片，額上的灰塵，全落在布上了。

將草帽和布塊拿着，一直走進房去，珍兒再想跟上去，他已經走出來，一面走一面穿一件藍布衫子。那衫子上兩塊布色不同的補綻，不住地在珍兒眼前晃動。

扣好了扣，他到灶邊去，看灶門前堆滿了灰，就去找了掃帚來，小心地掃開去。再去看看鍋，看看缸，看看那一疊粗磁碗。害怕鍋上面有了土，碗里面盛了灰。

最後，他看了看盛柴的竹筐。早上，他檢回來的那一束樹枝，還剩有殘餘的幾根，孤伶地躺着，他心中悄悄喚了一聲：

『柴沒了！』

提了筐，大踏步地走出去。

珍兒望着他，從槐樹蔭裏轉過槐樹去，她似乎不了解他那匆忙似地一直望着。她還未回身來，槐枝忒地一動，大望又走回來，仍舊拿着空的柴筐。他後面跟着一個穿白衫子花褲子的姑娘，她和他一般高。手裏拿着一個筐，那裏面盛有一些黃的榆錢和兩個布袋。

他們走到門前，珍兒馬上歡喜地叫出來：

「安姐姐。」

那姑娘笑着看了看她，大望已在向她講話。

「你怎麼搬了乾榆錢來呢？」

「搬了來免得去買呀。」

笑，兩個都笑着。珍兒也陪了他們無意識的笑着。走到屋裏去，安妞放下了筐，大望看見自己手上的空筐來，他移了眼光去看安妞放下的筐子。那裏面，乾黃的榆錢，已佈到布袋上了。

「你猜得不錯，我正要買柴去，柴正沒了。」說着，往門外走去。安妞正在看灶，便抬起頭來看他。

「上我家去取吧，我家正多着呢。我爸回了，你去——」

大望却已經轉過了槐樹。

他再轉來，安妞正在替珍兒洗臉。那白白的手掌，摸弄着珍兒臉上的塵垢，摸弄着那雙黑手掌。

她見他來，向了他一笑，那一笑笑得真好看。一句問話向他耳邊經過：

『啊，是乾柴嗎，那兒買的呢？』

『不，向前面三嬸子討的。』

大望的臉一紅，那裏是討的啊，是在三嬸子家借的，並且還說明了明天還呢。

安妞已經將手巾絞乾，在爲那髒女孩擦臉。珍兒一下子變得美麗了，那小臉蛋上，鮮紅的小嘴唇，微紅的臉，一朵早上剛開的蔦蘿花似的。

安妞又去抱起睡着的二望，小心地爲他洗着臉，洗着手臂。那孩子醒來了，小眼睛不聲不響地在四下裏看，他像覺到了這沐洗的舒暢。

兩個髒臉兒被水澆成了嬌豔的花，倒累得水在木面盆裏佈一臉的污濁。安妞的頭上迸出了一些汗。

大望看得她有一些累，感激地忙將濁水捧出去傾了。
走回來，屋子裏的空氣靜靜地。

珍兒和二望的眼睛一直向安妞看。大望也看着她，一會又羞澀地垂下頭去。安妞在擦鍋，生火，舀水，傾米……

大望想去讚美這個能幹的女郎，可是又找不出適當的話來，他在這靜的空氣中有一些窘。

半晌，他終於說了半句：

『大妹子——』

那烏髮蓋着的頭回過來，那美麗的臉上開了一朵可愛的笑的花呢。眼光是羞澀地，又似質問的看向了她。

他被那可愛的眼光看得更窘了，心裏不知道怎樣辦好。那眼光不是在等待回答嗎？

被窘得垂下頭去續上了低低的半句：

『——你真能幹！』

安妞，滿意地笑着將眼光收回去了。

大望剛抬頭，那雙美麗的眼光又轉回來，那眼光，在這年青的孩子的眼中，就如開了的花一樣嬌美。他耳邊只聽見一聲異常美妙的聲音，柔和的經過：

『我爲你去挑水吧。』

他是又慚愧又感激地向她看着。她在他的眼中更美麗起來，更擴大起來，美麗得，擴大得控制了他，他變得屬於她了。

『不，我去挑吧！』

他取了桶和扁担走出去，又回過頭來，那雙美麗的眼睛正在等候他，讚美他，又質問他地，像是在說：

『我爲你挑不好嗎？』

來回了四五次，水滿了缸。

他放下桶，在缸邊立着，用衣袖去擦額上的汗。那面，安妞的那雙白手，捧過一盆水來，送到他的面前。

『你，洗洗臉吧，看你累得滿頭是汗。』

這般似責備又似愛憐的話，經過大望的耳邊，一直浸入了他的心。他心裏，不知道如何感激才好。雙手去接過盆來，覺得那雙握盆的手掌是又溫柔，又可愛。

盆裏面盛的是溫水，澆在臉上，就如溫柔的手掌撫摩着。洗臉的人，是珍重地洗着，面着水，滿意地笑。

等到他惋惜地將那盆水傾出去時，安妞已經在灶前，一手拉着風箱，一手向灶門裏送着柴。灶門裏燃燒着的火舌，不時伸出灶外來，像是作勢要撲向它面前的女郎。

火舌映得安妞的臉異常地可愛，在側面看着她的大望，就覺得她一直在面着

老人的手舉上去摩着長鬚，深思地微微看向前面。他是在想像日間那幽靜的槐蔭裏的情景。

『我記得還有一個姑娘，比安妞小，和安妞長得一樣。』

『那是我妹妹。』

安妞抬起頭來回答。她底眼光正觸着了老人底眼光，她從老人的眼光中看出了深遠的慈祥的光彩。

『啊，對，和你長得一樣，她叫啥呢？』老人的聲音是那般的柔和，慈愛地在安妞耳邊響。

『她叫小妞兒。』

一直笑着看着安妞的大望，在這時候猛吃一驚地回過頭去，他父親正在喚他去牽驢。

『去，牽驢喝水，栓在槐樹上。快回來，一會就吃飯了。』父親將手上牽的驢交給

大望，便走進屋裏去。

等大望栓好驢回來，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燈光下，那矮桌上排着三碗青菜，這一家人正在吃飯。年老的外祖父在上面，他底身邊坐着大望媽。其餘的人一面吃着飯，一面在聽他講述着什麼。大望走進來，安妞趕忙站起來將坐位讓給他，還預備爲他去盛飯。

『安妞，你坐下吧。』大望媽制止着安妞，一面又向了大望說。

『大望，自己去盛飯吧，怎麼能叫客給主人盛飯呢？』

而安妞是終於爲他盛好了飯，將坐位讓給了大望，自己去尋了一個矮坐，坐在大望身後。

老人愉快的臉色在燈光下微微向左傾斜，鼻和顴骨都投了一個影子在傾斜的一方。老人的臉移動，那影兒也隨着移動，他是在津津有味地講述着未陽縣的一件大事。

「……那位縣太爺又年青，又有學問，聽說是剛從學校裏出來，第一任便放在未陽縣呢。」

「接任的那一天就查看公事，回家來就講話了。他說前任的縣太爺留下了一百多件未決的案子，接着就爲我們窮人叫不平；他說他要替窮莊稼主作一件大事，從今年下季起，實行「隨糧代徵」。」

老人特別地將「隨糧代徵」四字說得用力些，像是要叫這句話身上有一種沉重的分量，一直打入聽者的心裏。

大望媽聽得有一些呆，可是反反覆覆懂不過來那有分量的「隨糧代徵」是什麼，本來，她不願意問的，她終於問了。

「爸，「隨糧代徵」是啥呀？」

老人嚼了一口青菜，馬上解說着：

「「隨糧代徵」是啥呀？是我們窮人的好處。以前，納田賦，我們不是「按地分

派「嗎」一百兩的田賦，二一添加五，東南鄉五十；西北鄉五十。這真叫西北鄉冤枉！西北鄉雖大，可是遍是山，耕地少，居民也少；可是要和全是耕地，住滿了人的東南鄉一樣兒繳田賦。「隨糧代徵」便不是這樣，有多少地繳多少地的田賦，有多少糧繳多少糧的田賦。這樣辦，西北鄉人少，耕地少，糧少，田賦也少了。東南鄉正相反兒，人多，地多，糧多，田賦也會多起來。」

老人還未解釋完，大望媽便笑起來，她說着：

「這位縣太爺真是「青天」，這樣才算平均。」她孩子似地扭過頭去，眼看了老人。

「爸，啥時候實行呢？」

「秋天，今年的秋收便這麼辦。」

可是大望爸還沒有聽明白，他請求着老人再講解一次。他的妻子却回頭來瞪了他一眼，但她馬上又柔和地說了：

『讓我講給你聽吧。』

於是，她拖泥帶水地的講着，一直到大望爸明白了，她還沒停止地打着比方。

『我懂了，這真是件好事。』這漢子也大笑了一次。可是，一下子就停了笑，他說着：

『可惜這位好縣太爺上年沒來，若是上年來了，我們的那匹騾子便不會押了！』說着，他眉峯上表現了深度的惋惜。

『算了吧，別提以前的事了。』

她說着。對了丈夫深皺的眉峯，她想起那匹高大的溫馴的騾來，惋惜像一頁書，給誰翻開了。

『一匹正壯大的騾只押了十塊錢，哼！我真恨那催糧的金昌，我被逼得險些要死！』

大望爸的惋惜，是已經變成了深長的嘆息。

爲了制止這回憶的淒涼和悲憤的蔓延，大望媽看見了燈光下的臉兒都在靜靜地諦聽着，她故意地提醒他們。

『快吃飯吧，涼了。』

大家都笑着捧起了只吃過幾口的飯碗。門外，夜色已經深了，犬吠聲，顯得門外的夜色是分外的靜。

六

夜的靜寂，從四野襲進屋子裏來；屋子裏，也寂靜起來。燈光下，這個屋子裏的晚餐已罷，人們散開了。大望媽在和她底父親談着什麼事；大望爸在整理日間用過的農具；大望傍着安妞坐着，覺得身邊那女孩子底身體異常的溫柔；珍兒抱着二望，在灶邊坐着，先是在靜聽屋外靜寂裏的風聲；後來倦了，在那里不停地呵欠着。

燈光，是那樣的弱小，那樣的淒澹；因此，屋角裏的黑影，人身後的黑影都顯出生動而欲起的姿態。

大望迷戀地看着安妞底臉，那臉兒真個是美麗，叫大望底心不時掠過舒快的風。像這個夏夜一樣，夜風叫人忘去了白晝的苦熱。他懷疑着面前這個美麗的面龐是一朵花，一個成熟的果子。他太愛它們了，有着摘下它，吞噬它的慾念。

可是他又羞怯地在那雙美麗的眼光抬起來時，將自己的眼光迅速地避開去，似乎怕自己的慾念給偵察出來地怯着胆。可是一會以後，他又貪戀地來看她了，他心中起伏着本能的讚美，羨慕，和佔有的慾念。

她呢？

她只覺得身邊的這個人，這個體溫貼近着自己是一種愉快，一種安慰，她自己不想離開他，不願意離開他；而留戀地，貪婪地享受着那愉快，那安慰，那悅意的一個意念。

可是她更害羞，她簡直害怕抬頭正視他底眼光。可是她覺得他底眼光是一直在看着自己，沒有片時的分離。但她並不是不願意這眼光直看着自己。正相反，她是正悅意它一直的看着，它有如太陽，她願意這太陽一直照着她，一直到永遠。

她還幻擬着這身邊的人底將來，會變成一個怎樣有能力，勇敢，而可愛的人，爲一般人讚美，羨慕；而自己也被讚美，羨慕了。

因此，她在幻想裏得着滿意，她心中在微微自得的笑着。眼角，大望的影子，也變得偉大起來，像是她想像的那般。

又一次他們底眼光相遇了，又一次各自避開去。

門外，夜深了，更深了。這是月亮出得很遲的下弦的夜，離月亮上昇的時候還遠，四野墨一樣黑，槐樹底黑影直劃着墨的空間。

風拂過門，伶俐得孩子似地，屋子裏，燈光微戰慄了一下。

安妞底心上，突地感到了夜深的感覺，她想到她是該回去了，雖然她不願意離開面前這個人。

她站起來，微微現出一些倦意，她說：

『嬌子，我要回去了。』

大望媽正和她父親談得好，見安妞這樣一說，她倒吃了一驚，掉過臉來看看安妞，看看門外。她看見了安妞所現出的那一些倦意，和門外的漆黑，她知道這是深夜

了，自己忘却了令這姑娘早回去。

因此，她似解釋，又似抱歉的說：

『啊，我忘了叫你回去。時候晚了吧？』她再去看一看門外，收回視線的時候，是轉向了大望。

『大望，你送安妞回去吧。』

大望也站起來，走到門前去，門外，黑得厲害，槐樹影鬼魅一般的立着，叫人幻覺出某一些可怕的形象。

『外面黑得很啦！』

大望底聲音。他一回身，正遇着那個美麗的面龐，那雙美麗的眼睛，那顆小紅嘴唇，從那小紅嘴裏吐出的呼吸，直撲到他底臉上來。

『大望，點燈籠，別走錯了。』

是大望媽底聲音。

大望點了一個破舊的燈籠，走出門。安妞在向着那位老人說着謙和的告辭話，益顯得那女郎的伶俐。

「您，啥時候回去呀？」

「明天，小姑娘。」

「您不多留幾天嗎？」

「啊，地裏忙啦。」

「我明天來送您。」

「難爲你，小姑娘。」

於是安妞出了門，大望手裏的燈籠，照出了一條路，有野蟲子從草地裏向着燈光跳。

安妞身後，大望媽底聲音在說：

「大望，小心狗，別嚇了安妞呀！」

『知道，』大望回答着。

『嬌子別耽心，我胆子大呢，』安妞底聲音。

燈籠的光在墨黑的夜色中，可憐地躑躅着；過了一叢槐影，槐葉聲中有零亂的步聲。

遠了，漸漸遠了，更遠了……

大望底家到安妞底家中間，隔着一段槐樹叢，從村子裏走，要繞過槐樹叢走一段村道；從村外走，越過槐樹叢便到了。平時，爲了近便，他們底來往都是擇這越過槐樹叢的短路走。到深秋，槐樹脫盡了葉，隔了槐樹叢，他們還可以說笑呢。

燈籠照得夜色更加濃厚。燈籠底微光下，大望底半個影子蓋着安妞底身體，一個盡職的衛士似的掩護她。——大望在前，安妞在後。

是一個小虫撲上了燈籠，另一隻夜鳥飛出了槐叢。它們掀起的聲響，散開來。這聲音在這黑夜裏，特別地侵入這兩個夜行人底心。大望抬頭去看一看天，天

是一塊寬廣的巨蓋，像壓在他底頭頂上。沒有星，月出的時候還沒有到。前面，更是黑暗，槐樹是比夜色更黑地立在那兒，目力是分辨不出槐樹的枝幹和茂葉，只能看見叢密的模糊的一片。燈籠只照亮了小小的一方地，而那一小方地上生的野草，在燈籠微弱的光下仍是呈現着灰黯。

走着的人，這兩個小兒女，却是懷着兩顆溫暖的心，在墨黑的路上欣悅着。其實，他們自己也說不出這是爲什麼，而兩顆心却實在是欣悅着。

前面走的大望，他臉兒被燈籠的微光照着，眉尖上有一種欣悅的光彩。他心中也有一種欣悅的光彩在閃動。那是因爲也被身後緊緊跟隨着的一個美麗的身體底溫暖形成的。他幾乎是故意地走得慢些，讓身後隨行的人更走近來。他能感覺到身後那人兒的呼吸，直撲着自己的後腦，溫柔而纖妙地，更細微得漾入心靈。這溫柔的感覺啊。

身後，那隨行人，她是迷戀地一直在端詳着前面的人，她讚美着他，祝福着他，她

並私自將自己的希望交給他了。她眼中，那個後腦，那個頸，那雙肩頭，多麼地堅實，多麼地有力，多麼地令自己滿意。她想着，她幾乎伸手去撫摩那人兒了。

她和他走得更近了。

他的影子完全掩蓋了她。

前面，樹影也近了，有一枝突出的槐樹枝伸出來，在燈籠微弱的光下，有半面槐葉因爲着了光，現一層暗綠。

是該轉路了。

『大妹子，打村裏走，打村外走？』

大望停下來，回頭來看向了安妞。安妞底臉子在微光下現出來，她眼角表現着一些欣悅的微笑。他向她這樣問着時，他是大胆地直看着她，這是他第一次仔細地直看她，拋開了胆怯。她那微微帶一些褐色的白臉，表現着聰明懂事的眼珠，小的溫柔而多情的嘴唇，……還有眼角嘴角可以意會到的微笑。他是迷戀地看着她。

她上前了一步，她底肩頭微微靠近了他底，他們底影子是整齊的並立着；他們底身體也整齊地並立着。

『你願意怎樣走呀？』

她那少女的聲音劃破了靜的夜，像銀鈴一般，夜鶯一般地在他耳邊過去，他覺得那聲音的尾聲裏有着笑，美妙的笑。

『村裏走遠，』他看着她底臉兒說：

『村外走近。』他底眼光在徵求她底同意；他底心在計算這兩條路的遠近。不，他在猜想在這兩條道上走的情景：走村外，越過了槐樹叢便到了她底家，那時候，她便會從燈籠的微光下走到門前去。她輕輕的叫門，或者她媽半掩了門正在等候她。門開了，門又閉了，自己便獨自孤伶地走回來。走村裏呢，那一段路，靜靜的，可以慢慢的走過去，人們都在院子裏，或者屋子裏睡去了；有幾處會有狗兇惡地叫着，她會怯胆地接近他，或者還會伸手挽了他的臂。他便可以作一個英雄，將狗吠叱開去，保護

她嬌弱的身體，或者安慰她。她會抬起臉來，感謝地道一聲：

『望哥，謝謝你。』或者是：

『望哥呀，那狗嚇了我一跳！』

他有一些呆了，爲了這樣的遐想。

『你願意走遠，還是走近呢？』

銀鈴一般的聲音，漾過他的耳邊，心裏，他從思想的混亂裏被這個聲音導引出來，回到這剛要分岔的路上。

他想起她剛才的問話來，感激地向她看着問：

『你呢？』

『我？』

一個笑聲散開了，散在兩個人底心上，一大地的靜寂裏。她在看右面往村裏走的路。那裏，屋子像聚着的黑人，路在燈光下現出一小段面目，又在前面黑暗裏沒了，

併入了黑暗。向前去的村外的路，一大片，說不出有多大；有多遠的槐樹，一座大墓似的堵在前面，路在它下面沒有了。路上，有幾枝槐枝，倔強地伸着，在燈籠的微光下，它們好像殘暴的手。

看着前面那廣大黑暗的槐樹叢，她微微地怯胆起來，她想到那樹叢裏面或許會在她們走進去時發生一件什麼事——可怕的事！心兒悄悄地恐怖起來。

三秒鐘後，她作了一個手式指着前面的那重黑影，眼睛裏閃着一些些恐怖的光。

『走遠的吧，』她說，『我，對它有些怕。』

『它，』說得很低，『怕』字也說得很低，彷彿那黑影已在她那少女底心上伸出了巨掌。她臉上，眼角上，在說這話的時候，表現了一個妻子在自己底丈夫面前，不願意對恐怖表示懼怕的羞澀。

大望滿意地看着右面的路，燈籠向前照了照，隨即回頭來，那少女的眼睛正看

着他，向他還表示着一些些輕微的嬌怯。

『大妹子，別怕，有我呢。』

他說着，一個挺身而出，願爲這美麗的少女作一個衛士似的英雄一般，全身轉向了右面的道上。

『我不怕的。』

她底聲音裏有一些羞慚似的畏縮，似乎想到了剛才自己說的『怕』來，而感覺到和現在的話有些不相協洽。可是一會，這輕微的畏縮被夜風吹開了，散了……

『前天，半夜裏我還起來餵騾呢。屋子裏黑極了，小妞兒還不住地說着她怕，叫我別出去。我沒有怕，一直喂好了騾才轉來。』她的語調清脆地在靜的夜空裏波動着。

『你們半夜裏餵騾？』

大望底聲音。他在前面問着，他心裏又像是讚美這身後的女郎，又像是懷疑這

女郎底大胆。——不，說得正確些只是微微的愉快在他心中起伏。

『不。那天，我爸喝醉了酒，忘了餵。夜裏騾餓得叫起來！』她開始述說着那天的事實，自己是已經忘却了前面的聽者是誰了。

『一家人都給驚醒來。爸，只有他一個被酒拖在夢裏打鼾！小妞驚怕得只知道抱着我的頸子打顫！』她笑了一聲，似乎想到了小妞那小女孩那種受驚的臉色。

『我要起去餵，她只求着我別去，只求着，只叫着怕！嘿，她幾乎哭出來。我餵了騾回來，她已經用被蒙了頭。』她開始有聲地笑起來，一個少女天真的笑態。『小妞給嚇壞了！』

這一段話說得叫大望也笑起來。

他們已經走過了半截路，步聲漸漸地在碎石子上作響。不知是在什麼時候，安妞走上了前，和大望並了肩。

他們底談話停了，靜，又在步聲中動起來，叫他們知道它底存在，叫他們聽見它

無聲的宣佈，說是將要掩埋夜。

黑暗裏，突然竄出一隻狗來，它大聲地，狂妄地吠着。

『汪汪！——』

安妞被這突然在靜謐裏爆發的吠聲，嚇得一跳，身體本能地畏縮地靠着了大望，噤的說不出話來。

『別叫，阿黃。』

大望底左手，本能地去扶了安妞底腰。他一面用燈籠去照那狂吠的狗。狗，似乎是認識他，停了吠，在燈光中搖尾，表示它底錯誤般的。看見狗不吠了，大望移目去看安妞，她是在受驚地用手掌輕拍她底胸脯。

他看着她那受驚的臉色，感到一陣愛憐的思潮掠過自己的心，表現在眼光上。

他低聲說着：

『安妞，別怕。』

歉。

並且用扶了她的手，輕輕拍着她底腰，表示那愛撫的安慰，和不安，和輕微的抱歉。

她放下了拍着胸脯的手掌，眼睛看向了他。
啊！

他在她眼中，尋覓着了誰也不會發見的東西，那是妻子在丈夫底懷中，少女在愛人底懷中，自然真實流露的情緒。那裏面，有感激，有信任，有愉快和羞慚……

『我知道你是不會怕的，那狗，真討厭！』

似安慰，又似鼓勵，他向她這般說着。她微微笑了笑，可是並沒有將靠近他的身體移開，正確地說，她是沒有想到要那樣作。只半依靠半自動地走着。她說：

『有你，我不會怕的。』

她說得很簡單，很自然，沒有一點侷束，彷彿當前無論怎樣的艱苦，無論怎樣的恐怖，她是可以不必惶恐地走過它們，戰勝它們，因為她有他。

這是如何樣的信賴；這就是妻子對丈夫的信賴，少女對愛人的信賴。

在這無上的信賴的表示下，大望底心只有喜悅，只有自滿，只有一個作她的信賴保有者的理想。

四周，仍舊靜謐下來，剛才被犬吠劃破的靜謐，已經復原了，沒有一點痕跡。他們已經又走過了一段路。

燈籠微弱的光焰下，她底影子緊連着他底影子；他底手半攙扶半擁抱地圍了她底腰；她半依靠，半自動地傍了他走，他倆的脚步，差不多是一致的。

拐了一個角，他們停下來。

她急急地在他手中脫出了腰肢，向前面那個屋上的門前走去。他才覺得自己的左手，曾經攙扶了那個少女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安妞在門前輕聲地喚着：

『媽，媽，怎麼在門口睡覺了。』

接着一個婦人底微沙的聲音，像是剛從夢裏透出來，說着話。

『是安妞嗎？啊，我在門口等你，等得睡去了。是誰送你回的呀？』

『是我，伯姆。』

大望回答之後，安妞又接着說：『媽媽，是大望哥。』

『啊，大望，上屋子裏憩一會吧。』

『不憩了，伯姆，明天我還要起早呢。』

大望回答着。可是他並沒有走，他是在看着安妞。於是，那婦人的聲音又起了。

『大望，我不留你了。安妞，把小妞叫起來，在門口睡久怕着涼，我倦得很，要進屋

睡了。』那婦人走進屋裏去，可是她底聲音還在向門外擲着：

『安妞，小聲兒叫小妞，別驚醒了你爸，他又喝醉了！』

可是那少女她並沒有去喚醒她底妹妹，却走到大望跟前，她底臉上，有一陣嬌

羞的笑，她說：

『望哥，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不，我自己會走的。』

大望雖然是這樣回答，但他底心是滿盼望着她能夠隨了自己再回到家裏去。就是他再返身來送她回來，他也是願意的。

『你不怕？』安妤問。

『不，我一點也不怕。』

『我明早來送外公，』安妤微笑着自得的笑容看着他。

『好。』

大望突然覺得一隻溫柔的手掌，握住了自己底手，一個聲音在他耳邊美妙地過去。

『我們明早見吧。』

兩個小兒女，又互相敬愛地行着禮。大望回頭向走來的道上走去，他心裏很快，也很惆悵。不禁回過頭來，他彷彿看見那個少女底身體立在門前，正用着那幽美的少女底眼光，向自己看着。

七

太陽晒在槐樹埕底東頭，是清晨。

空間佈滿了清新的晨風，陽光射在槐樹葉上，閃耀着明媚的色彩。這時候，有一家人在村東頭送客。

客人是一個臉上劃滿老邁的老人；送客的，是兩夫婦，和三個孩子。老人走過槐樹邊，槐樹影就巧妙地在他臉上，衣上，描一層在晨風裏顫動的花紋；到他走出槐蔭，身上頭上，一切都沒了，只沐有一片陽光。

『你們回去吧，不要送了。』

老人說着他臉上有謙恭的笑容，向了在槐蔭中立着的送行人。說了這樣的話後，轉過身去走兩步，又回過身來，對了三個孩子中的一個少女慈愛地說：

『安妞，忙季過了，我來接你上東鄉頑啦。』又向了那個男孩：『大望，你們一道去呀。』

『好，外公，我們一道來的。』

這就是那對小女兒回答的聲音。

於是老人向了遠遠的路上走去，並且時時回頭。槐蔭下的送行人是一直在立看他，他們底眼光隨了他底足步遠去。

老人走過了好幾片林叢，回頭，槐樹捻那邊離得遠了，但他知道那裏還有送行的人在向了自己遙望，因此，他回身揚一揚手，好似在向了在遙遠裏立着目送的人們說：

『你們回去吧，我走得遠了。』

太陽有一些炙臉了，他抹抹唇，口裏有些渴。他回頭望望剛走過的縣城，似乎是

微悔着沒有在縣城裏喝一點茶；可是，他想到家一會子便到了，口中渴的感覺，便減少了力量。

老人仍舊繼續走去，遙遙地，他看見了柳林在前面，佈的一片綠色，他在心中喚了：『快到家了。』

遠遠的，是一輛車，他辨不出那究竟是一輛兩匹騾子拖的大車，還是老牯牛拉的糞車；他究竟老邁了，只能斷定前面那是一輛車。那輛車走得很快，有一陣陣灰塵在車輪下昇起來又落下。雖然還離得遠遠的，老人可已經避讓到路邊去，怕那來得兇兇的車輛會撞過來。

那是趙城東趙大先生底車。在將到柳林邊，那輛車被老人認真了，那是一輛夠華美的車輛，閃光的黃銅車桿，銀白的坐榻，這是被未陽人稱爲『洋車』的。而東南鄉的人們是誰也認識這輛車，老人知道這當前來的車中，是坐了一個怎樣的人，他是微皺了眉在路旁停下來。

車上，坐的人正是老人心中想到的趙大先生。

『是大先生，啊，上城裏去嗎？』

老人謙恭地向了打身邊過去的那輛車上坐的人問着話，可是，他只看見了那位趙大先生略略向他點了一下頭，應了一聲什麼也沒有聽見，車便過去了，一陣灰塵蓋上他的臉，鑽入他的鼻孔。

『唉！』

嘆息了一聲，老人開始再向前走去，他感覺到一些些厭倦，一些些不屑的感覺。

『大伯。』

是一個壯小子，他拿了草帽當扇子般的在搖着，見老人從前面走來，向老人笑着問話，樣子是異樣的狡頑。

『回來了呀，哈哈，天氣真熱呀。西鄉好嗎？下了幾場雨，穀子長了很高是不是？』

大姐……』

老人認識他，昨天在柳林邊撞見過他，就是那位趙大先生的當差趙金榮，好一個小子。老人是又停下來，回答着他這一串問話。

『啊，金榮哥，那裏，西鄉的太陽比東鄉還厲害！和我們這兒一樣，一直沒下雨，種山藥還要澆水。』

『啊！』

趙金榮這麼叫了一聲，他眼中，前面過去的車，遠得幾乎看不見了，他預備追上去，可是又停下來對老人說：

『大伯，您帶了扇子沒？借我用一下。』

『沒，我上西鄉也忘了。』

『啊。』

那位壯小子，啊了一聲就向前面路上跑去，他手中還拿着那頂草帽，搖呀搖的。向那奔跑過去的壯小子看了一會，老人又回過頭來，他覺得那小子跑得太快了，連

向他問一聲大先生上那兒去也來不及。

路轉過了柳林，遙遙可以看見趙城東村。那村子是被一個人字形的樹林周圍繞着，這條路正向了人字兩畫交叉的頂點，遠遠看過去，那村莊外的樹木整齊的排開，道路分開兩邊的田野，像一條白色微褐的腰帶，被遺落在綠色的地毯上，平靜和諧。

趙大先生底城式的屋子，在林叢中耀眼地外露着，遙遙地就可以看出它的結實與龐大。太陽，這時候是更加地輝耀着它和它四周那一片綠葉匯成的顏色。

路竄進了趙城東村，老人也走進了趙城東村。

在路經過趙大先生的門前，老人是照例羨慕地看着；那朱漆的門扇，沒有一次不耀刺他底老眼。就是深夜，靜寂與黑暗窒息了人底呼吸，物底呼吸，而那朱漆門的紅臉，仍是生動地在夜行者心中壓迫着，叫他們的心上生羨慕和恐懼和羞慚的內疚心理。

這時候，太陽正照着那朱漆門前。門是半掩着，太陽敵不過那耀眼的紅色似地，留一半在樹上，伸一半在朱漆門前面，並從樹葉縫裏伸出一些細長的光柱，在朱門上探視它底陰險。

一個人，正預備推門進去，見老人從左面走來，就站定了，側身對了門，向老人點頭微笑地問話，他是趙五。

『啊，阿五嗎！』

『大伯，回來得早呀。』

『不早啊，大先生那兒去了？我會見了他，在柳林邊，走得挺急的。』老人在石階前停下來，仰頭看趙五底臉。在石階上立着的趙五要比老人高一個兩尺。

『大先生嗎？我聽說是進城了，新縣長請開會呢。』

趙五底臉上表現了一陣思索的表情，他說：

『大伯，英大姐好嗎？』

『謝謝你，他們還好。只是天一直沒下雨，地旱得厲害，這時節纔剛種山藥啦！
種是死，不種也是死』

『他們纔種山藥嗎？西北鄉比我們這邊差得遠啦！』

『豐年也敵不上東南鄉啊！』老人伸手去摩他頰上的長鬚，他的聲調在這句話中，盛入了沉重的同情和惋惜；他心中在想着這種太懸殊的不平吧。而對方那壯小子呢，他是什麼也沒有覺出，他只在自已臉頰的色澤上表現了僥倖和驕傲，想說一句：

『託祖宗的福，我趙五生在東南鄉裏！』

這是的確的話，在東南鄉走個百子八十里道，瘦腿的小子也不會叫腿酸；西北鄉呢？十里一個山，五里一個嶺，翻過了三五個山嶺，好壯小子也累得慌，輕小子更甬說了。憑這一點兒，東南鄉就是天堂；西北鄉是命定地打入了地獄！這時節，東南鄉眼見是一個多月沒下雨，憑澆，山藥的綠葉也鋪滿了地；而西北鄉呢，還只是剛下種，盼

綠葉蓋住田，真不知道在那一重天邊，看樣兒不又是一個荒年？

兩個人的談話停了。

一個知了的聲音響起來，在這兩個人的耳中，它是很清晰而高亢地；他們倆像是在耳中能聽出它棲在那一棵樹的那一個枝上。

同時，他們都想到了自己的事，老人走得累了，要急急地走回去休息已倦的軀體，將壓在心頭的西北鄉底情景訴出。趙五要走進面前半掩的朱漆大門裏面去。因此，他們的視線同時舉起，相遇地一互看。

『大伯，您歇着吧。』

趙五在這句客套語中裝進了一些自己告辭失陪的意思，挺謙和地向老人說。老人很樂意地接受了這隱意而回答着：

『不必了，我要回去呢。』

兩個頭同時一點，老人向前走去，趙五轉身推開了半掩的朱門，鄭重地走進去，

朱門又半掩了。

他走得很輕，還鄭重的看前面。

前面，靜寂地臨在眼前的，是一片天色透在庭院上面。知了的聲音，是一直在這片天色中伸出的幾枝綠葉上響着。

他沒有一直走上前去，却走向左側面那個掛着一幅竹簾的門前，很刺目的那塊藍底白字的『傳達室』木牌，在那張竹簾的左面瞪眼。

鞋在石板地上起了一陣很輕微的聲音，因為他用力在那直達竹簾門前五步遠的路上走着，並且有意地裝得生疏些，去驚擾那位看門人認認熟人底生疏的履聲。

在鞋聲中，屋子裏，透出一聲惶恐着，為驚駭而微微顫動的聲音來：

『……誰……』

接着，似懼怕在肉體裏鼓盪出的，一個犯罪者底心之哀訴般地，像那語聲一迸

出嘴唇便迷失了方向地說：

『……怎麼辦？……』

分辨得出那驚惶的聲音是從一個弱女子口中說出的，也分辨得出那聲音中充盈着怎樣沉重的心之跳躍。

趙五走近了門。在三秒鐘裏，他看見竹簾內裏的門掩着，約在門前立了半秒鐘，他完全明白了在那掩着的門裏面所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和是怎樣的在他底威力下抖索着那事件的扮演者。

可是他心中並沒有發生一種同情，或者厭惡的感覺；在他心中生長而強健起來的是一個頑笑，是一種獸性男子的猙笑，這種猙笑在取得了遊戲似的開展，便會自然地，無意義地消失。

迅速，敏捷地，他推開了竹簾，推開了門。門裏面，一個被驚嚇的聲音尖銳地迸出來。

『呀！』

這聲音裏面，有心臟的極度的跳躍，門開處，他看見一個男子失望而呆板地立在桌前。離他一尺多遠的床邊，立着一個少女，她滿面羞慚地垂着頭，看着她自己半裸的下體。

從她到他，可以看出幾分鐘以前，他們是互相親密地擁抱過，裸露了他們最隱祕的地方相對着……

現在，他們的心都壓在一塊沉重的鉛板般的恐怖下面，他們溫弱得羔羊般地在等待將要炸裂的事件，或者是裁判。

趙五可沒有去查看那一些，只一眼看着那少女身下裸露出的白的肌膚，貪婪的笑着，指向那呆立的男人。

『呀，你作的好事！』

三秒鐘後，那男子拔開了理智上掩蓋的恐怖，猙笑地望着趙五，有一些怨尤混

和着欣悅表現在他底臉上。接着他一陣大笑，上前握了趙五底手，哀憐地看着他低聲說：

「你嚇壞了我們！」

他回頭去看那個女孩，她在羞澀地穿好了下衣，將她剛才裸露的一切，都掩蓋起來。

他走向了她，似安慰般地說着：

「嚇壞了你吧？」

她不回答，一隻軟弱的羔羊似的，垂着頭一直走出門去。她底步聲中嗚叫着，對於那恐怖的驚惶。

「你這傢伙！」那男子見女孩的步聲遠了，惋惜地向了趙五看着，半晌，他說着：

「別人好容易弄上手，給你衝散了！」

「呀！你還沒上手嗎？」

「剛上手呀，你這缺德鬼！」

一陣笑，男子底獸性的笑聲充盈着這屋子，他們兩人已經坐下來。

「是一個整的？還是一個破貨？」

「不是整的，我王化心還幹？」

「你真狠心，別人黃花閨女……」

笑在趙五底臉上塗了一層顏色，他想象出那白色的肌膚，羞澀的態度，和驚惶下的微慄。

那一位王化心也笑着，他是像一個勝利者一般地。

「不誑你，可真是個「閨女」，你沒看見那話……」

說着，他笑得更厲害起來，他底臉上閃着貪婪的，獸性的光。

「閨女！趙半城家有閨女？」趙五諷刺地一聲笑，這種笑是異樣地刺耳。「你別多心，外人說趙半城家裏只有門前那對白石獅子是乾淨的！」

王化心沒作聲。

「那話，呵！我說的是她的肉真白，你別吃醋。」

「哼！不白我要？這醋，我是吃定了！你，夠朋友，就請別碰她一碰！」王化心底眼光深入地看着趙五底眼睛，似那般兇惡的一種看法！

「真是，那樣我還是個朋友？不會的，我一下子也不會去碰她，你放心，這種醋是吃多少也沒味的。」趙五底臉孔板得十八成正經，一點兒也不含糊。最後他還伸起一隻指頭點着鼻尖說：

「我趙五那次曾經不夠朋友？」

「你放心，我不會吃『飛醋』的，剛才才是說得笑笑。」

「一定的，你快不會像『三王八』的小舅子！」趙五熟練地裝作了一個笑臉，他有把握地勝利了。「嚇！小舅子真和外甥女靠上了啦！」

那一位和緩下來的臉迸開了一個笑。

幾秒鐘以後，他們倆低聲地說起話來：

「她是三妮子房中的那個桂兒嗎？」

「是的，她在老太太房裏了。」

「幾歲？」

「十六。」

「嘿！正是好時候，她願意？」

「我是誑她來的。」

「誰脫了她底小衣？」

「我。」

「嘿！這是強姦呀！」

笑聲散開來，趙五走出門來，他後面，王化心底聲音夾着一片粗濁的笑聲擲過

來：

「缺德鬼！」

趙五回過頭去，報復地瞪一瞪眼，他看見那位趙府的門房先生在那里猙笑，他
回答地說：

「你比我更缺啊！」

兩個人的笑聲，又混亂了室內的空氣。

「三先生在嗎？」

「你找那王八幹嗎？」

「你怎麼罵你的主人是老八呀！」

「哼！主人道地的蠢王八！」

趙五底嘲諷的笑，在王化心底眼中，只增加着那被咒詛者的可憐相。他故意排
開手指在空中模做着龜的形象。

「別說遠了，我的先生！那王八在嗎？」

「在。」

「在幹嗎？」

「陪着那臭貨。」

「臭貨？你還弄不上手呢，嘿！看我去纏她。」

趙五迅速地回轉身，走去。他後面，王化心悄悄地跟上來。他們倆底臉上都有
一個暗自的笑。

過了一段走廊，一個女孩急急地轉到左面門那邊去了。趙五底眼光跟隨着她，
王化心底在監視着他。她就是剛才在門房裏被恐怖包圍的那個小靈魂，爲了恐怖
的餘聲還在記憶裏脅制着她底心靈，她恐怖地躲避他們。

到她消逝了，王化心故意低低地咳一聲，他是媿姤於趙五將眼光投向那女孩
身上的一剎那，這咳聲中，表示着他內心的悸動。

趙五停了步回頭來。他看見王化心也停了下來，用眼光在向了自己搜尋什麼

似地。他在心裏笑了。

「你跟了來幹嗎？」

「偵察你。」

「偵察我？我是上老太太房中去的。」

「我勸你別要去。」

「爲啥事不去？」

「我不要你去。因爲我的她——」

「嘿！好不要鼻子，跟着別人吃醋！你別跟着，我就不去。」

「別說人，好人，我有話告訴你。別到上房去。」

「好吧，我就不去。你說吧，小弟洗耳恭聽。」趙五挺神氣地拱一拱手，臉上排滿

了正經，他像是在做戲。

「嘿，別做作了，我們上花園裏去。」

『好。小弟奉……陪！』

趙五益發裝起腔來，他肚子裏有一些半生不熟的鼓兒詞；擲子腔，專愛在別面前逗一個哄堂笑兒。可惜這兒只有他們倆，否則他是會做得更神氣些。

花園，在這屋子的左面，要經過左廂房和穿堂。廂房裏住着趙家三先生的小妻弟，十八歲的少年學生，趙五王化心他們稱他爲『小舅子』的。他正在門前徘徊踱步，有低低的微聲，從他底嘴裏透出來，不是歌，也不是小調，他是在思索什麼。

趙五和王化心走過來，他沒有覺得。他是垂了頭在窗下立定了，似乎是被一個問題難住了。趙五牽了牽王化心的衣角，低低地罵了一聲：

『那小舅子！』

可是他臉上早排出了一片陰險的笑，向了那垂頭沉吟的少年，和緩地問着：

『萬少爺您在想啥呀？』

那張年青人底臉兒抬起來一笑，像是有一些惶恐的分子在笑裏面浮動。他底

心中，一個少女底面影突地隱去了。叫他微恐地是趙五底問話過去了幾秒鐘他才
回答：

「啊，沒什麼。」

「暑季快過了，萬大少還是上北平唸書嗎？」

這是王化心底聲音，他底臉上也排滿了笑。在這問話的下面，少年的眉峯向額
上揚了揚，意思是還未曾對此事攷慮到。

「或者是這樣。」聲音在唇邊斷了。「或者不上北平，去上海。不過這都沒有一
定。」

「去上海？啊，聽說上海比北京還要好。萬少爺將來真是作大事的人！到上海去，
不是作大事的就不能！」趙五底話兒，一下子從北平給上海黏住了，他是老鬧不清
北平和北京的，更鬧不清北平和北京是誰好。這時候，他是在肚子裏找着他的鼓兒
詞說部的字彙，可是他不知道怎樣形容上海好，鼓兒詞上沒有，擲子腔也有些忘了，

他想說點上海人的衣飾，但他不知道上海人是否將大京班戲台上的蟒袍當作家常便服穿地那樣闊氣。

好在恭維別人的口材，他是說得溜溜轉，他更知道恭維的門徑是升官，發財。老往闊氣上面想是沒錯的。於是他這麼作了，他想到最有錢和最闊氣的不用說是銀行的行長了，於是他抓住了這：

『萬少爺將來到上海，一定會發跡的，中國銀行的行長什麼長的，總可以當一個，萬少爺，您說是不是？』

那少年口訥起來，他是很不願意聽這樣的恭維的，可是這樣人，如此地尊重他，也夠他快樂了。他只是不好怎樣回來。

幸喜王化心將話頭轉了彎，他說：

『萬少爺發跡了，可別忘了我們啊！』

兩個壯小子一道笑起來，那少年也笑了一聲，他仍舊沒有答話，這時光中，趙五

底眼光和王化心底接觸了一下，再過去三秒鐘，他們同聲說了：

『萬少爺您憩着。』●

兩個人同時一點頭，向那邊走去。——少年笑着看向他們，他似乎要安排一個
綺麗的夢，在他底笑裏。

● 這兒的人，將『歇着』或『憩着』說成分別時的口頭語了，言外更有『再會』的意思。

八

呆呆地立在窗下，那少年人。

不知道有多少過去得很慢的時刻，也不知道那少年人臉上表現了幾度悲戚，幾度歡笑，和幾度無頭緒的尋思。——這時候，那少年人底臉龐上眉，兩道清秀的眉峯，微微地皺了一回，便漸漸的飛揚起來。兩頰上的肌肉，微微蠕動了一會，他是在決然地咬緊了牙。

一片淺笑，開上了他底唇邊，他底眉尖，像一湖靜水中飄下了一片落葉，笑的微波漾遍了那面頰的全面積。

突地抬頭看一看天，他底眼睛在晴空裏閃着一道愉快自得的光彩，他底心也被這愉快自得的光彩，耀得光明了。片刻後，他回到他的臥室裏。那是間東廂房，一扇

窗開着，屋子裏顯得很是光明整潔。只是那面着掛了張白色蚊帳的床榻前的一張方桌上，零亂地堆着一些書，那裏面有初級中學校用的課本，新式標點的舊小說，和英文字典，袖珍地圖，練習簿……它們中間還嬾嬾地立着插滿各式筆桿的筆筒，小鬧鐘，墨水瓶和案頭日曆。——這日曆很是孤伶，它有三天沒撕了。

走進房，他一下子像癱軟了一般地倒到床上去，白色蚊帳被震動得盪漾起來。帳外，可以看見他那年青的笑臉。

蚊帳第二次震動，他已經坐起來，手伸到桌上去。

沒意識地順手翻了幾本書，第一本是初中代數，那小的阿刺伯字和代數符號，令他皺了皺眉，於是書被拋了。第二本是初中國文，他翻開的正是那課岳武穆底滿江紅詞，但他看也沒去看便拋了。第三本是張恨水寫的落霞孤鶩。他倒多翻了幾面，還看了看末一回開首的回目，但終究是被他拋了。

被他拋下的書本，靜靜地躺在亂書堆中。

那人兒可又在被拋下的落霞孤鶩的上面停下了眼光，那本書的封面上是一幅染了色的圖畫，畫的一天晚霞中飛翔着一隻鳥兒，遠景很模糊。有一顆紅的圖章印在那模糊的遠景上。他一直看着它，它在他眼中似乎放大起來，那上面陽文篆書正地刻着『萬家華印』四個字。

緩緩地他眼珠上，升起了一根根的血絲，微微的憤怒表現出來，他心中是在憤恨着那個圖章，和它代表的一個人。

『我爲啥要叫「萬家華」呢？「李家華」，「張家華」不好麼？倒霉的姓，倒霉的名字！』這是他心中的話，這也是他眼中的話。他心中的憤怒完全表露在他底眼珠上。

因爲他心中在憤恨着，他底眼光就一直凝視那顆紅色圖章上面。他底心是一直在憤恨下去，到它想到了姓萬，叫萬家華已經是沒辦法了的事時，他心上的憤恨便轉變化成了幻擬的安慰，於是，他想着：

『假如我不是她底小舅父萬家華，而是李家華什麼子的人，她是說不定會愛我的，說不定我們會訂婚，說不定我們會成爲一對小夫妻……至少她可以叫自己是「哥哥」，或者「弟弟」，這總比一個討厭的「小舅父」好。而且如是那般的美麗……』

美麗的字樣中，沁出一種悠遠的香氣沉醉了他，凝住在落霞孤鶩上面的眼光和緩下來，憤恨消沒了。

一個美麗的少女底面龐，在他心中那些美麗的字上面現出來，短髮剛及肩頭，嬌羞佈遍眸底，那小紅嘴唇中是藏了善言的鸚鵡，盈儲了甜蜜的酒汁，和溫柔的花香……

他底心將想像的她吻遍了。

『她爲什麼是趙大先生底女兒呢？她若是他底妹子，他一輩的小姑娘，那多麼好！我便可以向她求婚，我便可以娶她，真個的吻她那小紅嘴唇……可是，她偏偏是

趙大先生的女兒，她偏偏叫我「小舅父」——」

失望，賊似地偷上他底心。

從憤恨中和緩下來的眼光上又罩上了一層失望的顏色，疏懶地離開了落霞孤鶩，沒有所視地移開去。

最後，他是又癱軟地倒在床上了，蚊帳被震動得盪漾起來，如在微風中，又如和靜裏。

到他再度坐起來，桌上小鬧鐘嘩嘩地響起來，時針正指在「4」字上，有幾聲鷄啼從遙遠裏傳來。他底神志還有一些昏迷，他已經忘記了他是睡了一個長的時間。

一陣皮鞋聲，和着一陣輕微的涼鞋聲經過窗下，兩個人的聲音在講話：

「媽的！真叫我氣得慌！」

粗濁的，男性的聲音：

『大哥，別生氣，我們上花園裏談談去。』

婉轉的，女性的聲音。

鞋聲漸漸地遠了，語聲也漸漸地遠了。他神志清醒了些，他知道剛才過去的男女一個是自己的姐姐，一個是姐夫的哥哥。在這時，他底神志似乎被什麼一壓，不舒暢起來。他心裏覺得一個女人和夫兄如此地親密是不道德的。

可是，一會，他底心軟下來，他是依靠着姐姐唸書，反轉來說，他是依靠着這位濁聲的男性，他更是靠着那件他認為不道德的親密。因此，他軟下來。而他自己也正在作一種不道德的企圖。悄悄地，一個少女底美麗的面龐，又爬上了他底心。

花園裏，最幽靜的地方，坐下了男女兩個人兒，他們互對着，有一棵大榆樹的蔭，在他們頭上蓋下來。

他們是坐在純白的石凳上，風輕拂着他們。他倆中間橫着一方石桌，有花紋的

圖案桌面下，支着玲瓏的石柱，遙遠裏看它們，那境界是既幽靜，又溫柔，還飄逸。雖然時候是炎熱的日光下，而這裏却輕風充盈着。

其實，他們底心中生長不出這樣的形容，那位男子正在粗濁地向側面吐着痰，額上還滲出汗珠來。而他那沉重的男性的噪聲，在渾濁地說着話，他底眼珠子上表現着憤怒。

『媽的！真叫我氣得慌！』

他並沒有去看前面，或者其他的方面一眼，只用力地將手上那柄雅緻的白絹摺扇拋到石桌上。

扇落在石桌上，擊出清脆的一聲響，那精緻的扇兒在它主人底憤怒下，靜靜地被棄在那兒。

『大哥，啥叫您這樣子生氣呀？』

這是那女性底聲音。她是從屋子裏走到這裏就一直將眼光看在那男子底臉

上。她底心中，一時計算着怎麼樣裝一幅笑臉去惹那個人發笑；一時又安排着怎麼樣的一個媚態去沉醉那個人底心；更在一直推測着那人兒底眼珠子上憤怒的原因。

可是那人兒一直沒有去看她，她底排在眼珠上的聰明，她底描在眉尖上的智慧，她底外露在面頰上的妖媚……他都沒有看見，這令她很灰心，很有些兒不知所措。

在這時候，她才強自壓制着那不知所措的心理，微微地笑了笑，這般的問了一句，可是她心虛得很。佯裝着不解，伸手去石桌上拾起了那被拋棄的扇兒，珍貴地握在手中，小心地打開來看。

上面繪的是摹王維筆意的山水，畫筆娟秀清麗；還題有成行小型的草字，和一點古雅的紅圖章。

風吹過來一聲聲知了叫。那女的在眼角偷看着前面發怒的眼光，那眼光是向

她看了一眼又移開去。男人憤怒地說：

『縣長那小子真混蛋！』

憤怒下，急喘的呼吸，直撲向她底臉，她感覺到那憤怒的沉重，那憤怒的龐大。於是，她底心兒一沉，臉上的笑飛化了。一會，等她在臉上再安排好了笑，沉下的心兒才被提起來。

『啊，今天不是縣長請開啥子會嗎？』

她底眼光注視着他，手上的扇子將要被她拋了，幾乎被她拋了。

男性的眼光移過來，看着她底眼睛。這樣地互看了三秒鐘，他底心中一陣愉快，一陣悔悟掠過，他是在那女性的眼中看出了一陣急切等待和一片驚異的心理，真的，他憑什麼叫她如此呢？

因了要向對方表示遺憾，他壓低了嗓子，將眼球上的憤怒也抹去了，只是故意兒溫和的說：

『我生了氣是不是？』

『噯，你底氣很大。』

她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似地，說了這句話後，害羞地微垂下了頭，彷彿在這表情裏表現了一種柔情的微微怨尤。

『您別怪我，瑗花，今天太叫我生氣了！』

那男子一下子是變得怎麼樣的溫柔了，他臉上還堆滿了笑容，眼睛溫和得閃着光，上上下下看着面前那女性底身材。

她今天下意識地修飾過了一早晨，還加上半個正午，桂兒那十六歲的小閨女被這位三太太叫到房裏去上上下下面水總有十數次。她看着三太太對着鏡子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回，再將小手指伸在小巧的磁瓶里挖出一些白東西往臉上堆，再用手掌輕輕地抹勻。

對着鏡子笑了笑，還回過頭來向了桂兒笑一下，笑得聲音怪細緻地說着話：

「桂兒，你看我底臉子好不好看？」

桂兒說不出她底好看來，只覺得她底臉白得厲害，她底聲音尖得厲害，她替她
整得慌。

三太太可又回過頭去，用什麼紅的東西塗着嘴唇，抹着面頰；還用什麼黑的又
像是綠的東西將眉畫得厲害的細長。

桂兒想笑，又不敢笑，只將忍不住的笑強忍在肚子裏。可是三太太又掉回頭來，
她那太白的臉上，太紅的嘴唇裂開來，並不很白的牙齒也顯得白了。一個聲音，像從
她齒縫裏努力擠出來一般的說着：

「桂兒，你看我底嘴愛不愛人？」

和前一次一樣，她說不出，只笑了笑。三太太已經挪到衣架邊，選了那粉紅色的
綢長衫披上，扣上，仔細瞧鏡子裏那鮮豔的人兒；看了前面，還看了背影，再轉過身去
從側面看那個欲行又止的姿式。最後，又讓笑撕開了那紅得怕人的嘴唇。

『小妮子，說呀！好看不好看？』

那小女孩底心兒一跳，她害怕三太太這會子生起氣來，就趕忙胡亂地笑着說了一句：

『好看！』

這句話說得太重了，她底心又一跳，笑在臉上散開來，幸喜三太太回過身去了。於是她吐吐小舌子，補上一句：

『啊，真好看。』

可是三太太却在鏡子裏看出了那鮮麗的臉上，粉擦得太多了，嘴唇塗得太紅了，眉毛也描得太細太長。眼見半日的工夫白拋了，她有些生氣起來，回身就坐到床上去，向桂兒揮一揮手：

『快去換面水。』

桂兒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知道三太太是生了氣，就小心地捧了殘水出去。像

這樣的換水，她可換了不少的次數，三太太是塗了又洗去，洗去了再塗。現在在大先生面前的那張臉，才是她最後滿意的。他底眼中，她臉上白皙裏透着微紅，像是給羞澀弄紅了的少女底臉。最是那顆紅的小嘴唇，鮮豔的色彩，嫵媚的姿態，隨了靈活的眼睛擺弄着嘴角的微笑。

她今天是穿着那件薄綢的翠綠的長衫，時興特別短的袖口外，露出着那白皙的兩條手臂，那手掌上的指甲，還用鮮明的蔻丹染了的啊！

他有些神智的昏眩從血液裏生起來，他心裏不禁連聲喚着：

「她真美呀，她真可愛呀！」

「誰叫你這樣生氣呀？」

她嫣然一笑，連講這句話的聲音也是笑着的在空間顫動。

「王開基那小子開他媽的啥子鳥會，專門和老子搗亂！憑你說，他非要實行

「隨糧代徵」不可！」

憤怒像煙霧，又在大先生的眉宇間生起了。

三太太聽着，眼光又不禁地注在大先生底嘴上去。那嘴中說出的是多麼沉重的話呀！她微微的皺一皺眉，裝下一聲驚嘆的口吻。

「啊！」

那男性的眼光向她看了一眼，她心中一動，連續地說下去：

「前天就聽見金榮說，什麼新縣長要實行「隨糧代徵。」昨天阿五又說，要是實行「隨糧代徵，」東南鄉可吃虧了！」

她尚未說完，那男性的眼光又轉過來，粗濁的聲音截斷了她底聲音，搶着插進來這一段話：

「——怎麼不吃虧！這虧可吃得大！東南鄉一分一厘的地都有糧；西北鄉無糧的黑地比有糧的要多上好幾倍。按糧徵稅，嘿！這怎麼叫東南鄉受得了？哼媽的存心搗亂！那個不知道東南鄉的田地有我趙曲周的一大部，叫東南鄉吃虧，不就是和我

趙某人爲難——」

他激昂得站起來，右手在空中亂劃了幾下，聲音是一直高上去，直到聲音裏有了一些沙啞憤怒的煙靄，已經罩住了他底眼球。

那女的耽心地看着他，他如此地生氣，如此地激昂，在她底面前，可是頭一遭兒。她看看他底臉色，他底眼睛，和他右手的舞動，一種恐怖的感覺，從她心中生起來，漸漸地佔有了她底全體。

她眉尖的笑，嘴角的笑，聲音裏的笑，全消逝了；她感受到了一個不幸或者什麼足以毀滅自己的事件將要爆發。

大先生也覺到自己剛才太激昂了，仍舊坐下去，只仰了臉看着天：天空，樹枝有序無序地伸展着，像藤蘿，在攀着青天。

看着天，他耳邊一個聲音經過。

「你，怎麼辦？」

回轉頭來，他看見她是平板着臉，眼睛憂鬱地注視着自己。似乎她心中爲他在跳躍，爲他在思索和憂慮。

他知道這是爲了剛才的事，他剛才講的話太激動她了。爲了安慰她，和緩她心中的悸動，他走過來，傍着她坐下。她並沒有拒絕這親暱的舉動，還表示了一種願欲的微意，將身體挪移了一下，讓出更多的地位給他坐。

坐下來，他輕輕地扶了她底肩，他手指感覺到她溫柔的肌肉給予了他的愉快，於是 he 看向了 她。

她早就在注視他底面龐，他看向了 她時，他倆是互看了。他看見她臉上那均勻的鉛華的白色，那鮮豔的胭脂的微紅，那秀眉描摹的纖巧……他有了一些些沉醉的感覺，在他的嗅官陣陣郁香撲入的當中。

『你別耽心，我會有辦法的。』

他底聲音，很溫柔，很和諧，一般男性在女性的誘惑下面的那種甘心服貼而自

謙的語調。

於是，她看向了他。

他底臉上那微帶着褐色的皮膚上的微皺，圍住了嘴唇的黑髭，洗不淨的被煙味薰黃了的牙齒……他是老而衰了，至少已走上了衰老的一條路。她呢，她是不滿意這臉孔的而她注視的却是他底身體，那能夠令她在性上面求到滿足的三十六歲的身體上，還有衣袋，那裏面盛滿了她所追求着的金錢。

僅僅只看了一瞬，她微微笑了笑，雪白的牙齒中，迸出這句話：

『你有啥辦法呢？』

身體微微抵觸着他底。本來，他們坐得很近，這抵觸叫他底肩向側面微微動了一下，她底身體是那樣溫柔而富有彈性。他覺得。

『辦法嗎？有的，請你貢獻意見。』

他向她回答着時，作了一個謙恭有禮的笑容，她也回報了他一笑。於是他故意

地思索了一會說

『我想王開基那小子和我搗亂，也不過是要錢罷了，媽的；中國的官就是這樣！新到任不好說出口，就找事由來要挾，媽的！』他向她看了一眼。『你說對不對？』

她微微點了下頭，表示她承認他說的對了。他繼續地說下去：

『但這竹槓不能讓他敲得太多！錢是得送給他的，你想能送他多少？』他徵求她底意見地看着她。她只反問了一句：

『你預備送多少？』

『我只預備送他三百塊錢！』

『三百恐怕——』

『他一月只賺八十塊大洋呀！三百塊不會少。』

『那末，你就這麼辦嗎？』

『你看呢？』

他們互看了一眼，她向他說了：

『三百塊本不算少，可是要一個善言的人去，才有好結果。』接着她看了看他底眼睛，像是在眼睛裏說：

『你看怎樣？』

他因此沉吟起來。這樣的人選是不容易選擇的，大先生是有學問的人，不能匆猝的作，而要從利害關係，各方面想。

知了的叫聲又昇起來，在空中迴旋，有時竟像貼近他們底耳飄過去，聲音真切而有頓挫。

她是在聽着知了，看着他。

逃去了一個不短的時間，她只是看着他，沒有問話。她是知道他在思索着一個適當的人選。她看見他顴骨一動，掉過頭來向她問話：

『你看誰好呢？』

「誰？」

「我看有兩個人：一個是保衛團團總高典章，一個高小校長張毅三。你說他倆誰好？」

她聽着，眉尖輕輕的在蠕動，她是在思索着：保衛團團總是一個胖子，他眼中錢是比命還貴的。張校長倒是很穩當，上次他到這裏來就和她談得很好。她心裏一轉，便向那雙問話的眼睛說了：

「高小校長嗎？是那位前次上這兒來的張先生麼？」

「正是他，你還時時提到他呢。」

「我看是讓他辦比較好些。」

說着，她是那般嬌媚的一笑，這是她在一個要求上面的動作，叫對方在享受這樣個笑裏，不能拒絕，不願拒絕。

照例是他答應了她：

『就這樣辦吧，我叫人去喚他。』

她點一點頭，他起身走開去。她看着他穿過林叢，向園門走了去。回頭來，她是在微微的笑。她心中想到了那位張校長的夫人玉貞女士底臉色來。她上次在一個晴和的中午上這邊來，送了很多的禮物給三太太，爲了請大先生在縣府新縣長到任後幫忙搶縣政府教育局長那個位置。並且還允許將來成功了還有更多的禮物送來孝敬三太太。當時三太太是一口氣承允下來。那知新縣長到任時新教育局長也到了任，他是省府派來的，和新縣長有很密切的關切。對於這，三太太的失望比張校長，玉貞女士的失望還大！

現在，大先生的這樣一個人選，她順便推荐了張校長，並且很順利地成功了。她覺得很滿意，對得起那位玉貞女士了。

因了這，她微笑着，看了前面那用盆栽的蔦蘿。

他已經走回來，立在她背後，悄悄地沒有讓她發覺地笑着，在想一個方法打趣

逗這個可愛的婦人玩。半晌，她還是那般笑着，看向前面，於是他伸手蒙了她底眼睛。

『呀！』

驚異的口吻：

他放開了手笑着。她是看見了他，故意地將嘴唇一撇，一個小女孩鬪氣似的立起來，耍嬌弄嗔地說着：

『嚇得人家心直跳，這樣惡作劇！』

『真嚇壞了嗎？』

『怎麼不真？』

一掉頭，眼珠一轉，那嬌嗔的風姿，真叫人銷魂地表現在她底臉上，身上。好在她心頭有事，趕忙地掉轉話頭問：

『別怔着吧，怎麼會嚇壞呢。——我問你，打法誰去了？』

他已經坐下來，可仍是看着她，他覺得她太美了，太美了，憐愛和慾求一下子都

湧上了他底心，直看着她回答。

「趙五。」

「怎麼說的？」

「請他即刻來。」

「人家有空閑嗎？即刻就來？」

「暑假裏怎麼沒空閑？」

她也坐下來，挾近着他。她發見他是一直在看着自己，心裏倒一陣慌，她害怕有什麼破綻給那雙眼光看出來。可是那眼光特別，令她底心被壓迫得很重，她忍不住問了：

「你爲啥老看着我？」

「你怎麼知道？」

「你還強辯？」

『你長得太美了！』

她一笑，身子一扭動，心裏滿是愉快，剛才的驚惶完全拋開去。却故意地將臉子那麼地一扳，她說：

『我長得美又怎樣？』

『我愛你的美呀！』

他突地裏抓起了她底兩隻手，用勁地捏着，獸性地看着她臉上昇起的紅潮。

九

趙五和趙金榮走進園門時，趙金榮停住了，他看了趙五一眼，問着：

「裏面是大先生和誰？」

「誰知道呀？」

趙五底眼睛向園子裏搜索了一下，四面都給綠色的樹叢掩蓋了，看不出什麼來，才這樣冷冷地回答趙金榮。

「那就你一個人去回話好了。」

趙五沒作聲，只略點了點頭，一個會意的笑之後，趙金榮向門裏走去，他向園裏走來。先是走得異常地慢，在拐角的地方略停了停，小心地探首樹叢裏，他底眼光從樹葉縫裏看過去。

他目光的終點就是大先生和三太太底身體，他們倆是互相憑依地坐着，大先生底一隻手扶在三太太底肩上，可以說是環繞着三太太粉白的玉頸了。三太太在裝癡撒嬌舞弄着眉眼地看着他。

『你答不答應？』

三太太底聲音問。

『答應是答應，你怎麼謝我？』

大先生底回答和反問。他那隻扶了三太太底肩的手掌輕輕地在拍着三太太底肩。

『謝？』

三太太底聲音裏表示着她臉上展開來的一個笑。

『怎能不謝呢？不謝，我就不答應你。』

『謝啥呢？』

「你最珍貴的東西。」

「我所有的你大概都有，我用啥呢？」

三太太抬了抬頭，是看了大先生一眼，還是沉思了一會，趙五沒有看見，一叢樹葉擋住了。

「不，你有一樣我沒有，而且是很簡單的東西。」

「啥訝？別想煞我了！」

三太太底聲音裏又展開了一個媚人的笑容。

「不誑你，簡單極了，說得俗些親個嘴！」

「鬼，你這缺德——」

大先生沒讓她說完，就將扶了她肩的手，急促地圍攏來，她底臉正對了他底，他底嘴猛地狂吻着她底。——她沒有掙扎。

在他放開了她底頸項，她作惱地站起來，走開去一步。他原是向了她勝利地笑

着，是她起身要走，他趕忙來攔住，但他還是在笑。

『你上哪兒去？』

她掉回頭，向他釘了一眼，用手上的手絹去抹嘴唇，樣子是特別地作着惱，她回

答他：

『上哪兒，你這樣胡纏誰幹？』

『坐下吧，別惱了。』

『不，你那樣子，——我要走！』

樹叢外，趙五底心往下一沉，他是害怕三太太真個一下子走出來，那麼樣撞着不是頑的。幸喜那面還隔着一段路，他就趕快加重着脚步向裏面走去，並且在拐角的地方故意地咳了一聲。

『誰？』

大先生底聲音問

向着趙五走來的路上，驚異地射過來的，是三太太底眼光。

『我趙五小心地回答着。』

『啥？』大先生底問話裏有一些慚愧，驚恐，和生氣。

『張校長來了。』

『啊。』

大先生想起剛才的事來，本來他是在盤算着怎樣罵一頓這撞壞好事的趙五，現在他想起來，是自己叫他到園裏來回話的，這不能怨別人。生氣的心意便消逝了，語調裏只剩下輕微的慚愧，他說：

『請到我底書房裏，我一會就來。』

趙五回答了一聲，回身就微笑着走了。

他剛走到園門前，在門口待得有些焦急的趙金榮，一手就抓住了他，用急切而驚異的口吻問他：

「怎麼去了這久？」

「怎麼久？」

「最少有半個鐘頭，你又搗了啥鬼？」

「嗤！」

趙五笑出了聲，扳過趙金榮底耳朵，輕輕地將剛才在樹葉縫裏偷看來的最精彩的一幕告訴了他。兩個人悄悄地鼓着掌走了。

園子裏，大先生站起來向了三太太說：

「我要去了，你還坐一會嗎？」

她看着他底臉問：「你就這樣去嗎？」

「怎麼？」一回頭。

「你嘴上還有口紅，這樣去，別人不笑壞？」

「我那裏會塗過嘴唇？別打趣了，客等得久了。」

「誰和你打趣呀！剛才胡鬧就忘了？」她底眼睛向了他一轉，意思是作惱，但又是撒嬌。

「啊。勞駕，給我揩去。」

他掉過臉來，溫柔地看着她，眼光中儲滿了祈求和愉快的神情，與得意的微笑。

「缺德——」

她立起來，用小手絹輕輕地替他揩着嘴唇，她底手是那麼輕，那麼溫柔。然後，她將小手絹送給他看。

「你看，是不是打趣你？」

「這是你底口紅，怎麼怨我？」

「缺德鬼——」

她底眼睛向了他一撇，逕先走了出去，他看着她迅速輕盈的步子，也笑着跟了走出來。

她在前面走着；小心地聽着身後的步聲，知道他跟來了，她暗暗地笑着不理他，一直走到自己房裏去。

也是微突着，大先生跟了她走過來，看她走進房裏去了，他倒怔了怔，半晌，記起書房裏等着自己的張校長來，心裏暗暗地說了一聲：『呆着幹嗎？』回身便走到書房來。趙金榮原來是在書房裏和客人談着話，聽着石板道上皮鞋清脆的聲音，知道是主人來了，趕忙去掀起簾子，讓大先生走進來。

張校長也趕忙站起來迎着。

『啊，真對不住，叫您候久了。』

大先生一面說着話，一面在桌旁坐下。這書房布置得有很沉重的腐舊風味：一個小型的火炕，它前面有天青色的布作着幕圍。屋子三面皆是玻璃窗，窗下古舊的書櫃書架上陳列着一函一函的線裝書，它們都蒼老得變成了褐色。桌上，還燃着一爐香，壁上還供着一幀小型的孔子畫像。

張校長和大先生是對面坐着。

因為屋子裏太亮了，他們底面部在背光的一面，都有着淡淡的陰影，這時候，趙金榮捧進茶來，又出去了。

大先生向張校長看了看，說着：

『你們校裏忙吧？』其實他是知道張校長沒事的。

『沒事，暑假放過了，更是沒事了。』

張校長動了動嘴，笑了笑，表示他的確是沒事。沒事這話可不錯，學校裏開學，他每星期只有高級班的三小時功課，現在放了假，簡直是一點事兒也沒有，每天除了向不怕熱的鄉下人嚷幾次熱之外。

大先生呷了一口茶，茶是新泡的上等毛尖，有一股清香。他捧茶盅的手式是夠風雅的了。他微笑了，不知是不是表示他那風雅的態度。後才說：

『沒事真好，今天我們要長談一下子。今天——』他又看了看張校長的眉毛

和眼睛。『今天那個撈什子的會議太叫我生氣了！毅三，你說說，王開基那小子是不是存心和我搗亂！』

他向了對面那張臉兒看着，意思是問着，『對不對？』那張臉微微地一點，似乎是已表示他底回答了。

『未陽縣那一個不知道我趙曲周，哼！東南鄉的情形誰不知道？他却用光明堂皇的字眼說上邊的命令非實行「隨糧代徵」不可！』

大先生底聲音越說越大越高，張校長是本地人，而且是東南鄉的人，自然知道這一些，他更參加了這次會議，沒有不明白的地方。可是大先生沒有讓他說一句話，這時候，他正要講幾句加重王開基那小子的罪名的話，而大先生又壓底了噪子說下去：

『毅三，你說是不是？』

『可不是？』

那位張校長這才在大先生停下了語聲，向自己問過來時回答了一句。他看見大先生底臉色一怔，心裏知道將有一個什麼東西通過了大先生底心，一直要迸出大先生底口。

果然的，大先生突地裏心兒一轉，他想到這句話不能直率地說出，不如先說一個謊，看對方怎樣表示。因此，他底心兒又一轉，腹稿就擬好了，便向了那張臉孔看了一眼，然後低低地說：

『毅三，在炕上躺一會吧，我告訴你一件祕密事。』他說話時的臉色，表現得這件祕密事有如何重大的嚴重性，沒有讓臉上擠出一絲一毫的笑，那張平板的臉，更扳得平板了。

張校長聽着，看着，心兒也一動，他以為真個有件什麼大不了而和自己有關聯的事發生了。可是，他並沒有去想那是什麼，或者追問一句，却只說了一句：

『奉陪。』

大先生站起來，面向門外喚了一聲

『金榮。』

趙金榮一掀簾子走進來，大先生吩咐他將遮掩炕的幕圍收起，一個古舊而華麗的小型炕現出來。這炕三面連着牆壁，連牆的地方都繪着花紋。炕上鋪着一張精緻適合的大簾，剛剛掩住簾下黃色的毡子。炕桌是用白漆漆過的，玲瓏地立在炕中央，異常地顯明。

『金榮，你去叫桂兒將燒煙的傢伙搬來。』

大先生見趙金榮作好了要作的事，就又指揮着他幹第二件。但在他剛走到門口，預備掀簾子時他又喚住了他。

『別忘了拿茶和水果來。』

趙金榮答應着去了。大先生走到炕前，又走回來，一面解着長衫的扣子，一面掉過臉來對張校長說。

「毅三，寬寬衣吧，在我這兒躺煙，你還是第一次是不是？」
他已經脫下了綢長衫，拿在手裏，向着那位一直說下去：

「你寬衣吧，別客氣，我這兒的煙是上等雲土，真正道地的上等雲土，一會你便知道了。」

那位張校長也笑着解開了衣扣，露出裏面白紡綢的翻領襯衫，回身去找掛衣的地方。

「這兒，這兒。」

大先生在旁邊指着牆上釘着掛衣的木釘說。張校長走過來，那長的拖在身後，的襯衫後襟，有緻地搖動着。到他回身時，大先生正招呼他坐。他們倆便各站了炕的一邊，炕桌在他們中間立着。

大先生向炕桌上看了一眼，抬起頭來：

「毅三，你猜我那上等雲土是怎樣來的？」他說着，簾了一掀，一個少女捧了一

盤烟膏進來。她小心地在炕桌上放下了盤子，更小心地燃了燈，將炕桌推往裏面去。在她起身欲去時，大先生喚住了她：

「桂，三太太喚你送來的嗎？」

「嗯。」

「她沒講什麼？」

她擺了擺頭。

趙金榮走進來，他一手捧着一個盤兒，一手捧着半個西瓜。盤子裏盛着四個梨，一串葡萄，和兩柄小鋼刀。

「誰叫送來的？」大先生問。

「三太太。」

大先生笑了笑，向他們揮了揮手，意思是說「你們去吧。」趙金榮和桂兒出去了。大先生在烟盤中找出烟杆兒，在一個小磁鉢裏掏着。他看了看對面躺着的那人

兒，臉上又加重了一層笑。

「毅三，我來燒給你抽吧。」

「哪裏，那不敢當。」

張校長坐起來，看着那立定了的燈焰，看着大先生底手指，連聲不迭地說着這句話。待他看見大先生底手指中那柄烟杆兒掏出了一堆黑東西時，他又躺下了。但他底眼光還留在那手指上，烟杆上，他說：

「這是真正的上等雲土嗎？」

「噢，真正的。你還沒猜呢，我這真貨是怎樣弄來的？」

大先生已經臉朝了烟燈，手指和烟杆在燈焰上晃動。但那滿意的微笑，是在燈光的反映上外露着。

「我猜嗎？」

張校長向那邊烟燈上的手指，烟杆，和那張微笑的臉上躡達了一下，然後在眼

睛上定一定神。

『你猜。』

隨着這句話，一股鴉片被燒焦的氣味昇起來，直撲到張校長底鼻官，過去了，又過來一陣子。

『我一猜準着。』

『真的嗎？』

『不信，您聽吧，我猜：這上等的真正雲土，不是大先生重價買來的，就是那一位送的重禮。——大先生，猜的對不對？』

張校長底眼光溜過來，他看見大先生底臉上，笑容漸漸地加多，漸漸地顯明，漸漸地，大先生哈哈大笑起來。

『你真不錯，真是「一猜就着」，這個正是一個人向我送的重禮。你猜這個人是誰？——』大先生在這裏頓了頓，看看張校長底眉毛。『他就是本縣保衛團高團

總。』大先生底語調裏，有一些些驕矜，一些些故意裝出的驚喜，他腦子裏也許浮起了那位滿嘴鬚鬚，却刮得很光，浮一臉的時明時暗的顏色的面影來。

『呵，對。我前天聽見說他弄得了一些好土，原來這就是。』

張校長也思索着那個人底面貌和那個人底行事來。而這裏不過是一個附和的話，他自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憑空撒這個謊。

大先生眼看着手指頭，一會，一個燒好的烟泡在烟杆上穿着，他又看了看它，覺得它燒得很整齊，於是他去取了槍，在燈焰上烤一會，然後將烟泡也靠近燈焰烤，半晌，向了烟槍孔裝上去。

裝好了，他還看了一眼，覺得這粒烟泡燒得的確不壞。

『來，毅三，你先抽一口，我的烟泡是燒得不高明的。』

他講這話的時候，臉是笑着，心裏可慢慢地不如意起來。烟味在他鼻官中極力地引誘着，他幾乎有些禁不住了。但他臉上仍然是笑着。

張校長一翻身，半坐了起來，向了大先生遞過來的烟槍，用手微推着，一面在臉上安排好了謙和遜讓的笑容。

『這哪裏行，真不敢當，真不敢當……』

但他底心和感官，早就等待着一個狂吸，早就擬好了怎樣享受那一陣陣烟的氣息吸到腦腔裏去的那一剎時間。

可是，他這時候是謙和地拒絕地笑着。

『來吧，毅三，別客氣，到我趙曲周家裏來了還客氣啥子？抽抽，看這究竟是不是雲土。』

大先生底話和笑容，更進一步地向對方勸酒。而他心中呢，他是更進一層的焦灼，他舌尖上面起着一種難言的感覺。到對方那位張校長說了一句不再推讓的『恭敬不如從命』時，就伸過手來握住了槍桿以後，他心中像是失望地一震，一秒鐘後，他心中恨恨地罵了：

『饞鬼！客氣媽的啥？』

可是再一秒鐘後，他却一手將烟槍頭扶向了燈焰，一手拿了烟杆，作勢要接近向火的一面。他底臉却向了張校長底。

兩個臉上，都掛了虛偽的笑容。

『我們還有啥子客氣的？你抽了這一口，我便不客氣地請你燒一口我抽。』

大先生失望地又似報復地將臉轉向了燈，這麼地向了燈焰說：那一位沒有回答，他底兩頰在起伏地動着，一個輕微而連續的『吱吱』的聲音，在燈焰上爆炸着。真的，大先生底耳鼓聽着，簡直就是巨大的爆炸。好在他極力地用鼻孔吸着從烟槍上燈焰上引起的鴉片枯焦的氣息，不然的話，說不定他會沒意識地流出貪饞的鼻涕。

燈焰和呼吸消滅了那個烟泡，張校長放開槍就說

『好，我來燒一口蹩腳的烟您吸吧。』

但他並沒有立刻去燒烟，倒閉上了眼睛；在臉上現着一種平靜的表情，他似乎在回憶剛才那已過去的甘甜的時光。

在這時候大先生突然驚呼出一個『啊』字，張校長睜開眼來看，他有一些驚異，有一些惋惜，而大先生已經在不絕的講話：

『毅三，我倒忘了，在昨天，你說我聽見了啥？嘿，真叫人生氣，王開基那小子對建設局長說教育局長底轉告，叫我孝敬孝敬他；不然，就小心他底擺佈！媽的，真是豈有此理！那個不知道教育局長是他腰包裏的人？也虧他放得下臉來，到任還沒等板凳坐熱就要錢！這也是民間父母官！』

大先生底眼光與張校長底相遇着。張校長對於大先生口中說的那位教育局長，他是老大地不高興，這次更換縣長，他是滿心滿意的到處運動那個教育局長的位置，未陽縣也只有他張毅三先生是這位置的唯一繼承者。可是新縣長却帶來了一位！這叫張校長眉尖上開起的希望馬上消失了，張校長如何不惱？真也難怪，他對

於這位教育局長一提起就生氣，不知道他在心中口上咒罵他多少次了。

這當兒，大先生一口氣提到這位冤家，張校長如何能輕輕放過？所以，他緊緊地咬了牙，說着：

「啥子教育局長！那小子會拍就是了！您瞧，您說的這件事，不就是他在兩方面擺弄笑臉嗎？這種人您說可惡不可惡？」

「可不是當時我沒置可否，果然，王開基那小子就在我頭上用起手段來，開他媽的啥子鳥會，要實行「隨糧代徵！」」

大先生底眼睛一瞪。其實他心中在暗暗的笑着：「這個謊說得很圓呀！」於是他又看看對方底臉。

張校長可已經坐起來，他故意壓低了嗓子說：

「大先生，實在說吧，我也聽見過這樣的話。王開基是故意在您大先生面前顯身手，不說別的，前任的縣長就沒有一個說這樣的話。就是省上的命令吧，也不是在

這時候才頒佈的，更有個例外！誰不知道未陽縣有一個天然的不均？而誰又不知道您趙大先生在東南鄉的情形？他要實行「隨糧代徵」，實在說就是要東南鄉吃虧！換句話說就是叫您大先生下不去！

聽的人，起先是暗罵着：「這傢伙也在撒謊。」後來，竟有一些真的憤怒了。到張校長底話完畢，他咬了咬牙，故意看向一邊去，意思是表示不屑或可鄙。

「不！我趙曲周也不怕，看那小子怎樣擺弄我！」

那一位沒回答，却躺下了。

「其實呢，我倒怕別人說我趙曲周對新縣長下不去！」

大先生是和緩了臉露了微笑地說着：他底態度很平淡，對於這件事沒有一點激動，不屑或可鄙，仍露在他的眉尖。

「要錢儘可以明說，何必扯三拉四地要挾呢？」

「對呀，他們當貪官的就是不乾脆！」

『張校長，今天請你來舍下，也就是爲了這。你是知道東南鄉的情形的，若是真個實行「隨糧代徵」，我就是負不起，也得大鬧一陣子！叫我送他些款子；只要是不多，我倒可以湊付。』說到這裏，大先生的話頓一頓，因爲他要看看聽的人底臉色。

『我底意思是請張校長探探他底口供。可是錢不能多，多了我也無辦法！』他是說得很鄭重，很懇切。

張校長微微地笑了笑，他明白這個叫他去作運動工作的究竟。

『毅三，你是知道的，我現在手下很窄狹，不能夠——』

『那末，你究竟能多少呢？』

『就是二百大洋吧！』

『二百嗎？』

『最多也不能超過三百！』這裏有一個笑聲，吝嗇味很濃烈的笑聲。

他們倆底聲音，漸漸低了，低了……

十

夜了，未陽縣夜了。

趙城東村裏走出張毅三校長；走進趙瑾玉小姐不多時，眉月一鉤，疏星半天，在趙家花園裏面仰了臉子看，清明又微暗的月光星光；濃密還稀疏的樹影花影；陣陣遠去又陣陣攏來的花香粉香；真是幽靜極了。

園子中央一片葡萄架下，一張躺椅上躺着趙大先生，另一張躺椅上躺着趙三先生，他們是平排，中間只隔了不到三尺遠的距離。他們對面，三太太坐在靠背椅上，她身前站着一個年青女子。她們似在默語。葡萄架外一叢樹影裏，立着趙五和趙金榮兩個人，樹影裏，他們的臉上不時閃着笑，不時射過眼光來。

三太太底聲音在晚來徐風中漾動着，她是握了那女子底兩隻手，一眼兒注視

着女子。這女子就是趙大先生心愛的女兒趙瑾玉，十七歲的閨女，她剛剛到趙城東村，在這園子裏立着還沒多大一會。她底呼吸還有一些急促。

『瑾玉，你累了是不是？』

三太太問着。她一面細細查看這個可愛的容貌：健康的膚色上微微外露一些粉的白色，嘴唇紅艷得不似胭脂可以描成的。最是那雙眼，那眼珠，美麗，幽靜和甜蜜，繪得她活潑得動人；上面還配上兩道微揚的黛眉，秀麗之外，還露一股英俊。眉上面是覆下來的烏髮，剪得有緻而美妙的烏髮，兩鬢直拖到耳際，黑髮順向了後腦，露出兩個細緻而可愛的耳輪。

細細查看的眼睛，看得有些呆了。

瑾玉却微笑着回答她：

『這一點兒路，還有車子幫忙，哪裏就會累呢？』

她發見三太太是在故意地注視着自己的眼睛了，便抓起三太太底手來，悄悄

地向了三太太說：

「您看得久了，發見我臉上有累的顏色嗎？」

她底問話叫三太太不好意思起來。她故意地再偏了頭細細地看看瑾玉底面

龐，她回答：

「怎麼沒？你臉上都紅紅的啦。」

「嗤。」

句：
瑾玉底臉上，露牙的一個笑閃開來。她揚一揚眉毛，又似驕憨，又似聰明地說一

「您老看着別人女娃子，別人不臉紅嗎？」

「啊呀，這樣時新的女學生還害臊嗎？」

兩個人底笑混在一團了。

「老三，你看她倆笑得多好！」

大先生目不轉睛地看着這邊，在這邊兩個女性的笑展開成一陣銀鈴般的笑聲時，他向身旁掉了一下頭說。

三先生在一直想着什麼，看着天，天是晴空，眉月，疏星，好看的樹枝像女人溫柔的手。經大先生這一句話驚過來，他微微一怔，看向前邊來，她們正在笑裏面說着臉紅的話。

三先生向了大先生作了一個會意的微笑，便一直看向了她們這邊。

葡萄架後，樹影子裏，趙五底眼睛一閃，轉過去，趙金榮底臉子露出來，有三片柳葉拖在他臉上，但掩不住那臉上底笑。

趙五底身體微微靠近了趙金榮底。

趙金榮底眼光迎着趙五轉過來的臉，意思是在問：

「啥？」

趙五一笑，眼又轉回去，一直穿過葡萄架，落在那兩個女性身上。她們在相互地耳語着什麼，又笑着相看。趙五似乎又發見了什麼地轉過臉去，用嘴接近趙金榮底耳朵，悄悄地在說着話。

聽的人一面點頭一面笑，笑……

最後，兩個互點了一點頭，趙五還伸了一下舌子。

在這時候的前一刻，瑾玉小姐剛氣咻咻地跳進門，丟了自行車便向門房王化心問了她爸在什麼地方，便一直到花園裏來。

她一看見躺着的趙大先生便跳上前去親愛地喚着『爸。』大先生笑着向她看了看，心中很得意有這麼樣一個美麗的女兒。

『這樣晚你怎麼跑來的？』

他問着她。她是已經站在他底身旁了。她在他身旁立着比坐着的他要高過一

個頭，所以她是俯首看着他。聽着他底問話，她扭動了一下身體，那學生服的短黑裙兒，黑烏鴉也似的振起翼來。她說：

『這樣晚就不能來嗎？』

語調裏雜着一些女兒在父親面前表現的嬌癡和無禮。父親向愛女笑着，表示他剛才問話的不當，一面可是在解釋着他底話是另一番意思：

『誰說你不該來呢？是惦记你在道上怕呀。』

『啊。』

可愛的眼珠子一轉：『媽叫我來呢，其實大熱天，誰樂意跑四五里道呀？』

他們前面不多遠的地方坐着的三太太，她臉上肉突地一跳，在瑾玉小姐說出那句『媽叫我來呢，』時。起先，她心中就有一個感覺，覺得這少女跑過自己底面前竟沒有看見自己似地跑到她爸面前去。這是太不合理的事，三太太不是她底三孀子嗎？而且三太太又和大先生是……

可是這時候，三太太底心中那一股怨尤早就消化了，她心中直跳着，臉漸漸紅起來，她害怕的是那少女底媽會一下子撲到自己底面前，沒顧忌地向自己發洩她那女性們時有的媚妬。可見，那面父女倆底談話拐了彎。

『你媽找我有啥？』父親問。

『哪裏，倒是我找您啦，找您給我十塊錢，媽順便叫我問您聲啥時候回去；』女兒答。

三太太底心由亂蹦亂跳的小犯人，一變而成爲平靜如死的佛尊。她臉上昇起的紅潮也褪去了。

大先生將頭一抬，正遇着三太太底眼光，他覺得那眼光是異常的銳利，直刺入自己底心中問着：

『你回答吧，啥時候回去？』

他微垂了視線，可是再抬起來，那異常銳利的眼光仍舊是注視着自己，他覺得

那眼光是異樣地表現着積怨和淒涼，似乎是在悲哀地問着一句：

『你就是如此地離開我麼？』

他又微垂了視線，心中有一股自外襲來的酸楚。

『爸，您怎麼不說話？生我的氣嗎？』

少女掀起小嘴唇來，她用手微微搖了搖父親底肩，這聲音表現了她心田上的焦急，她想到父親將拒絕她底要求，她好像看見了一張十元的鈔票生了一雙翅兒飛去了；從那雙翅上，拍的落下來一片失望的聲音。

父親抬頭看了看女兒底臉，有些歉意的風聲拂過他底心，他想到自己對不起這面前的女兒和她底母親。可是轉眼看見向自己臉上射來的另一個俏女人明媚的眼光時，他歉意的心又轉方向了。他只覺到當前這眼光是怎樣的熱烈，多情和美麗，自己對它是應該有歉意的。

爲了掩飾這心中的波瀾，大先生在臉上做作了一個微笑，他和緩着聲音回答

着女兒底問話。

『我在想啥時候可以回去呢。你看城外是特別的忙，今年有多少日子沒有下雨了！怎麼會生氣呢？』

他臉上做作的笑裏，有了父親對女兒的愛撫。

『啊，爸，那末，我的錢呢？』

女兒搖動了一下後腦，那短髮飄動了一下，她是又想到那張十元的鈔票了，眼角在父親底身上兜一個圈兒。

『您給不給？』

『錢？』

大先生爲了要將話題一直扔開去，不讓回去這件事再煩惱自己，他故意地逗弄着他底女兒。本來他是早預備從身上拿出十塊錢，換女兒臉上那一朵笑，不提她媽媽詢問父親底歸期。但這不過是女兒底一個謊吧了，她媽媽在縣城裏住比這

兒趙家老家要清靜得多，爲了清靜她才籍口遷到縣城裏去的。雖然丈夫底不歸來，麻將牌也不會讓她因丈夫不歸而想到寂寞。

「瑾玉，你前天不是在我手裏拿過十塊嗎？怎麼一下子就化光了？」

瑾玉小姐覺得父親底眼光中佈了一些些質問的音符，她又感到了一陣失望的襲擊。小嘴唇再度的掀起。

「十塊錢？這一點錢夠啥用？當然化光了！」

父親沒有作聲，他是在故意地看着女兒。

「爸，您說呀，給不給？」

女兒是焦急而失望的看着父親。

「孩子，我手上很是緊急呀！」

大先生底一個笑，加重了瑾玉小姐心上的失望。她看了看父親底臉兒，回頭，她看見了三先生和三太太。

「三叔，三嬸，您們替我說說情吧，叫爸給十塊錢我。」

她一跳一跳的走到三太太面前，握了三太太底一隻手搖撼了幾下，表示她的請求的急迫。

「啊喲！走進來三叔三嬸看都沒看見；用着三叔三嬸時，就親熱得像火起來！」

三太太故意地頑笑着那假生氣的眼睛。

「別生氣吧，三嬸子。」

「好吧，看在你這甜嘴的上面，我爲你說說情吧。」

三太太向大先生三先生那邊瞅了一眼，也握了瑾玉小姐底手，像這樣說着。一

面向了身邊一瞬，喚着：

「桂兒，給小姐搬坐位來呀。」

「嗯——噢！」

一個女孩的聲音答應着去了。——月色瀉滿的道上，桂兒輕搖着影子走出園

門，影子便親暱地貼上了牆。

再走過去，影子又先進了門。

「誰？」

「是我，萬少爺。」

桂兒熟悉這問話的聲音，是在東廂房住的那位三太太底兄弟，她沒意識地這樣回答着走進門去。

她看見那年青人底臉兒露在屋子的陰影裏。他是在向自己看來，似認清了自己地問着。

「桂兒嗎？有啥事？」

「沒啥，到老太太屋子裏搬凳子去。」

她回答着。

「來了客嗎？」

『不。小姐回來了。』

『啊。』

那少年驚喜地這樣喚了一聲。令桂兒不知道他將要怎樣作一件怎樣可怕的事，她是退縮了一步。

那少年也似乎覺到了這，趕忙將話頭岔開去說：

『我悶得慌！』一時，他又連續不下去。

桂兒不放心地看着他，她看見他臉上有禁不住的得意的笑容，他眼睛中有美麗的喜悅的光彩。一時，她又害怕起來，因為她想到了那一天在趙家門房裏王化心那瘋狂了一般的舉動。她不敢想下去，只匆忙地說着：

『您上園子裏去吧，月亮好！』便抽身往門裏面跑了。

她走到老太太房裏，心還在蹦蹦的跳。

老太太是躺在那張寬大得可以睡八個人的炕的中央，一盞鬼火似的燈光，抹一屋子黃昏的色彩，沉重，窒息。窗掩着，無情地拒絕了窗外月色和夏夜微風。屋子裏氣候至少比外面底的距離不止十度。

那位老太太是趙曲周先生底母親，一個離不開這老居的老婦人。不知道是因爲她從小就沒有離開過這鄉村而留戀着這裏，還是爲了不願意看一些其他地方人底不忠實的臉，或者怕別人搶劫的原故，從來到這人間世到現在，只十八歲那年爲了看嫁粧到過縣城一次外，現在，她六十二歲了，六十二年來她沒有離開這裏半步地呆在這鄉下。

據說這位老太太底老運不佳，從十年前就和三病兩痛的鬼兒纏不清。一年三百六十日恐怕站在床前的時間不到六十天。雖然如此，可是老太太並未會因爲病而折過財。在病中，她是一味的躺着，不聲不響不吃飯。聲響的時候便是囑咐她底賢孝的兒子媳婦們別要去請醫生。只要兒子或者媳婦一走進房門，她便從靜裏爬起

身來，瞪着那雙失神的眼睛，和誰結下了殺海冤仇般地咒罵起來。

『你們呵！你們要殺死我麼？遭天雷打的小子呀！我不要看，我沒有病，我不要看！叫那龜子的大夫出去，滾出去，別給一個小錢他！他進來就是殺我呀……』

一點也不錯，大夫來就是要殺她。沒有一個大夫是不要錢的，要她底錢不比殺她還厲害麼？所以她這樣喊是滿有理由的，假若有清官微服私訪，一定會將那個倒霉的大夫判一個殺人罪。

進來的人，照例先是一怔，後來明白了。她却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痛哭起來，像一個十八歲死去了丈夫的新寡婦那樣子傷心。

『你們這些天雷打的，你們爸是怎樣的想盡了千方百法賺錢；你們娘是怎樣受盡了折磨積錢；鹽怕吃多了，油怕吃多了，小菜都是數着米粒兒吃的。——呀，爲你們掙下這份家財，你們亂化，你們胡化！我沒有病，我不要看，誰叫你們請大夫來？這是殺我呀！你們把錢胡化……』

鼻涕眼淚不知道流了多少，她聽了兒子或者媳婦底話，知道並沒有醫生站在門外，剛才才是誤會了。兒子或者媳婦只是一個人來看母親底病的。這樣，哭聲才幽幽地停止，接着是一串緩慢的低語，叮囑着兒子別要請醫生來，說那是與嫖娼賭博一樣犯罪的事。並且舉例說明那一年死去的爺爺怎樣害了一場大病是只躺了個十來天就好了；那一次她底第一胎生的女兒在三歲上害了沉重的痘痲症，可是她只讓她躺了個兩晝夜，沒有請醫生。最後她解說着她認為最合理性最可靠的人生哲學，說病是作了壞事的報應，作了壞事的人應該讓病折磨。若是折磨沒完，神什麼觀音大士，子孫娘娘……等等的，神更會加重病人底罪的。

說到完結處還要細聲地嗚咽一會，一面喘着氣，一面嗚咽出斷斷續續的那一年大旱，她怎樣的將剩下的麥子賣了一塊現洋湊足身上的九十九塊變成一百塊整數兒埋在炕下去。自己却吃着榆樹皮磨成的麪，並且還挨了丈夫一頓打。那一年大水災，沒鹽吃，丈夫打死了她兩次，醒過來，她仍舊沒有拿出一個銅子給丈夫去買

鹽。雖然她在囡囡的小枕頭裏藏着一百塊亮花花的現洋……

兒子膩得走了，她還不會停止她那低訴。

直到疲乏拖走了她底魂靈，她才會停止低訴，一覺睡去。醒來時便一切皆忘去了，再開始在兒子或者媳婦走進房來時作她那咒罵，哀哭，低訴的功課。

這時候，她已經從病的最沉重難堪的雲端裏降到輕鬆的平地了。只是怕風，將窗兒全閉上，拒絕了戶外的一切。桂兒走進來，她一直看着她，像監視一個小犯人一般地。桂兒小心翼翼地在燈光中動着，走到炕邊去移動一個有靠背的椅子。

『啥呀？』

『搬它到園子裏去，老太太。』

桂兒被突來的問話驚得一跳，看着那老婦人已經坐起來用大眼睛盯着自己，她停止了動作向老婦人回答。

『又是誰來了？是縣城裏的張大夫嗎？』

那雙瞪得大大的眼睛裏，藏着山樣海樣的憤怒。

「不。瑾玉小姐來了。」

「她沒請醫生來？」

「沒！」

「好，搬去吧。」

老婦人和緩了下來，仍舊躺了下去。桂兒再去搬那沉重的椅子，燈光下，她底影子和椅底影子合成了一片，走到門口去。在門口，她們分開了，桂兒走回來，她用手擋大了燈。屋子裏黃昏的顏色頓時明亮了起來。

「擋得大大地幹啥？」

「瞧不見門外的路，老太太，我怕碰壞了椅的腿兒。」

但桂兒還沒有走到門口，燈光又一暗，老太太底聲音在憤怒着：

「這樣大的閨女，還不知一點時務，煤油多貴呀！像你這樣我這家早窮掉了！」

心往下一沈，桂兒幾乎哭起來。

可是她扶了椅兒，冒險似地向黑暗裏走去。

東廂房裏，聽了桂兒說瑾玉小姐到家的萬家華，他臉上一直掛着笑容，但他又發起愁來：瑾玉小姐這可愛的人兒來了，自己怎麼辦呢？

坐在桌旁，發癡似地凝視了前面書堆。後來，他決定了，自己去舀了一盆水，移燈到屋角，對了鏡，仔細地洗了臉，敷着雪花膏，還對了鏡細細瞧看那鏡中的面龐，尋覓那上面可有一小片皮膚不白淨。

細看的結果是滿意的微笑。

離開了鏡又移開了燈；復又回轉身來，微笑着梳理他那分式的西裝髮。但燈已經移開，鏡子背了光，面影很模糊。他索性移鏡到桌前，細細地理着頭髮。

桂兒搬了沉重的椅兒，在黑暗裏走着的步聲，被晚風拂進東廂房裏來。

這少年心兒上一陣慌，急忙地丟了梳，丟了鏡中的面影，胡亂地整了整白學生服的領扣，竄出來。

桂兒在黑暗裏被這驟然衝出的黑影嚇了一跳，她畏懼地問着：

「誰？」

「我，桂兒。」

黑影走到桂兒底身前來，桂兒嗅出了一陣濃烈的雪花膏的香氣，她認出了面前立定的人是萬家少爺來。那少年人向她說：

「我悶極了，我們一道兒上園子裏去吧！」

.....

「呵，這道兒怎麼這樣黑呀！」

「我來照着你走吧，瑾玉小姐——這樣黑的道兒你沒走過吧？」

一道電筒的光亮了，像一條白練柱立在趙城東村灰暗的村道上。兩個人影走過；他們是情人，又是舅甥，剛從家中走出來的。推開門，瑾玉小姐看見灰暗的道上，樹影底黑團和搖動，心上就有一個驚恐的感覺，不經意地就迸出了一句用驚異口吻講的話：

她身後的萬家華，急忙搗動了電筒的機扭，地面清明地現出一小塊來。灰暗的村道上便閃出他帶笑的臉。

在他底心上不知道有幾多次自制不住的情緒昇起着，他是一直在暗自欣喜於能在這樣個眉月清風的晚上，護送這可愛的瑾玉小姐。誰說不是呢？這樣個好夜晚，這樣個美麗的女郎。但他心上欣喜裏還有着輕微的煩愁，他不知道怎樣處置這個好的情人們底夜。

所以在瑾玉小姐喊出太黑暗的驚歎語時，他立刻扳亮了電筒，一面想着怎樣說一些安慰話，像小說裏那些情人們說的那般；一面在心中深度地自慚着。爲啥不

早些扳亮電筒呢？也許黑暗裏的樹影，已經嚇壞了她——罵他是一個狠心腸的少年。

瑾玉微微偏了偏頭，（他心兒上看見了她多情的眼角在瞧自己底臉啦。）不是在回答詢問着的話，却是微惱而又微媚的反詰：

「小舅，爲啥子您老叫我「小姐」呀？」

多麼輕爽伶俐的詰語啊！家華似乎聽見了她底一聲多情的微笑的聲音，他說：「不叫「小姐」叫啥呢？」但他覺得這回問太那個了，他相信她已經在愛他，而且在——呢！所以，他改了口，親密地說：

「你高興別人叫你「蜜司」嗎？」

這回瑾玉小姐是真笑了，用小白綉手絹兒（不，那上面有一角上繡着兩隻紅蝴蝶，萬家華親眼看見過）輕盈地掩着她底口。

「您錯了。」——一陣笑，透出了清色的夜。——「不，您誤會了，我說的意思是

您是我的小舅，我是您的」——又一陣笑。——『外甥女。』

瑾玉小姐底話完結時，不知道萬家華底臉紅了沒。他們已經走過了一段路，快走出趙城東了。眉月像掛在村頭的樹影上，有渺茫輕麗的意味，微暗的清光，封鎖在村頭。

『你以為小舅不該叫甥女做小姐麼？』

瑾玉小姐沒有回答，又是一陣透出清色的夜的笑聲。

『其實，我早沒有這樣腐化的觀念了。』

家華說了這一句話，向前抬一抬頭。他倆是並排走着了，所以他又略偏了偏頭，他看見她可愛的面龐，飄飄的衣裙，和輕盈的步伐……

她在微微地笑着。

轉正了臉時，家華欣喜的心中稱讚着自己剛才的說話講得不差，美麗而新穎，你看，她不是在笑嗎？而且是少女的微笑呀！似乎是喜悅帶來了勇氣，他連續地在這

條線上說下去

「我很願意你叫我家華，別叫我小舅了？」

「那怎麼行呀？——您是啥意思呢？」

瑾玉小姐底說話，每一個尾音上都有着少女幽美的纖笑的慳動。尤其在這夜裏，這靜寂的村道上。

「怎麼不行呢？」

可是，他怎麼在這句話下面，回答那可愛的淡烟般的詢問理由的話呢？說：因為自己愛她嗎？假如她要——呢？說：自己不高興嗎？她要問「爲啥」呢？……這着實叫他急了一下，幸喜一個腐化的形容詞飄呀飄過他底心，倒霉的字啊，它的命運裏，給萬家華少爺抓住了，打了一拳，還踢上一腿！他說：

「那太「腐化」！我是挺恨「腐化」的！二十世紀的青年不該「腐化」！不能和「腐化」妥協！」

他好像和這個名詞（他是已經將它唸成名詞了）結下了十八世的冤仇，假如對面不是一個女性，一定的，他會咒罵出『腐化』那不肖的孩子底十八代媽媽的。聽的人是笑着，說的人也笑着。

不覺得走去多少路了，月亮伴着他們，和他倆模糊的影子，早走出了趙城東村。盛夏的夜風，拂了遙遠的犬吠和人聲，到他倆的耳中來，斷斷續續地。

『汪汪，汪汪。』……是犬吠。

『一天的星，明天又是個大熱的太陽天！』

女人底聲音。

『不下雨快兩個月了啊！』

是老婦人底聲音。

『又是荒年呀！』

是怨尤。

『怎樣繳租子呢？』

是嘆息。

『汪汪，汪汪！汪汪……』

犬吠遠了，盛夏的夜風也遠了。

萬家華悄悄地說了一句：

『今年又是壞年頭！』

『管牠呢？我家有的是租子。』

瑾玉小姐安慰和自矜的話，在盛夏的夜風中飄去了。

電筒底光中，他倆又過了一叢路柳。

● 租子，爲佃農每季繳給地主的租穀。這縣中的租子約分三種，上等田，每畝八斗至十斗，中等次之，
下等更次之。

萬家華正甜蜜地躺在他自己擬成的綺麗的夢境中時，三先生却正在他自己擬成的苦惱的憂思中。他是半夜裏就醒來的，這時候——太陽爬上窗啦！

他已經憂慮得倦了啊。

昨天，和大先生談商的是到各佃戶那邊去看看，談商的結果也是到各佃戶那邊去看看。這是不成問題的事，而三先生却異常地躊躇，爲了佈上心來的那個旱荒的影子。照理，莫說旱荒，就是旱荒個三年五載，也不會有一絲兒愁絆住三先生大先生兩兄弟底眉頭。可是這次竟在盛夏中，還說不定有一場大雨來造成半季的豐收的這時，他倆兄弟竟發起愁來！而且愁得像那樣子兇，真是件怪事！

怪的更是他兄弟倆底苦惱，却不是一方面的。這位三先生更不會有閒心去管佃農們的死活。令他半夜就醒在床上苦惱的却是別一件事。那是他永遠記得的一個晚上；一個耀目地綺紅色的晚上。

未陽縣西胡同，那間耀目的綺紅色的屋子裏，一個綺紅色少女底面頰，緊偎着他海洛因色的臉；紅櫻櫻的嘴唇呀，說得那麼樣好聽的綺紅色的話：

『三爺，您丟得下我嗎？像這些天兒不來！我問了多少次啊，您真狠心！像這些天兒一次也不來！』

風情多得裝不下了的眼珠子那麼樣靈活地一轉動，有多少風情的蜜蜂兒飛出來，落在三先生底眼上，贊入三先生底心裏。

『我又害臊，您知道的，我臉皮兒挺薄，您狠着心腸不來，我想問，又害怕問，真是苦事兒！我——』

白得小的像常熟糯米兒的一排牙齒，咬了咬鮮紅的下唇，多少風情的歌聲在

那雙眼珠子的，一直視中奏起了。

『我——嗯，紅了多少次臉兒啊！』

小手指頭上的指甲，（雖不是用時髦的上等蔻丹塗的，却是用鳳仙花汁兒染得微紅的小指甲）輕輕點着三先生微微出汗的鼻尖，有多少似恨似愛的風情話，用這聰明的小手指講了。

『您——』綺紅色的臉兒一垂，似乎是隱藏了一陣羞的紅暈。『三爺，您究竟怎樣呀？我——』剛抬起的綺紅色的眼珠，綺紅色的臉，又埋下去，羞的紅暈，透過了那一頭烏髮，和三先生心兒的全面積。

『您是知道我的，今年剛剛十八歲，第一遭兒碰着的不就是三爺您？您能再叫我去碰別人嗎？而且——』又是一回羞澀，可只作了半個風情的垂面態。——『我這粗臉皮兒就只親過了三爺您底。』眼珠子瞅着三先生海洛因的臉色說。

三先生底心上起着一陣陣悅適的軟化調子，那瞅着的眼圈，在起着一圈圈兒

儂收穫時節，扳青了海洛因的臉子，在繳租子的佃農身上取下這個債額兒。

但是，多麼警扭的事兒啊！去年不荒，明年不旱，單單要在今年這盛夏裏面一個多月以來，不下一滴雨兒！你想想，多夠人受？

因此，三先生苦着，他心裏吃飽了黃連，黃芩，大黃一味兒的苦藥。

三先生想得有一些倦意，太陽爬上了趙家底屋脊。

桂兒剛給三先生捧來一杯茶，門房王化心來說車已備好在門口了。三先生沒來及喝茶，就隨了王化心到外邊來。門前，太陽光裏停着一輛兩匹騾子拉的漂亮的轎車，趕車的小王，不住地在喚着熟悉的命令騾子的聲音。

「哦！哦！哦！」

一面，他還在看從門裏走出來的三先生那海洛因的臉色。

三先生坐上車，三太太和萬家華走出來。三太太是晨粧未畢，左眼上的尙未描完的眉毛和手掌心上的胭脂，分外地刺目。萬家華是剛起身，眼睛還有一些模糊。王

化心坐上車前那趕車人的坐位時，三先生在命令小王

『走。』

『哦！』

小王大聲地向了騾子這樣叫了一聲，手上的鞭子一揚，兩匹騾子懶懶地走起來。三先生掀開車窗，探首向三太太說：

『明天就回的。瑗花，進去吧。』

三太太似乎講了一句什麼，三先生沒聽清。但她並沒有立刻返身進去。車走了幾分鐘，大先生底聲音從後面喊過來。

『老三，早些回來呀！』

他只在車窗裏露了露面，表示知道了，沒有去回答。車輪隨了兩匹騾子，慢慢地

在轉動，小王一邊揚鞭，一邊喚着一聲聲的：

『哦，哦，哦！』

三先生在道上沒有掀一次車窗，他只呆呆地坐着，心裏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叫他煩惱，苦悶。王化心和小王有一句沒一句的閑天，和一下一下響得很清脆的鞭聲，雖然時時闖進三先生底聽官，却絲毫不能給三先生解一點悶，消一點苦。那個結在三先生心中的結兒，是越結越緊了。

『哦！哦！』

小王底影子和騾子底影子過了一排約十幾棵小青楊樹，進了一個村，小王大大地叫喊了這兩聲，有幾個赤裸着全身的小孩跑了來，他們好像驚奇這輛在他們眼中看來太漂亮的車。

王化心跳下車，快步地跑了去。

車在一個門前有兩塊坐石的屋子前面停下了，王化心和另外一個中年漢子

與一個老年人在門前立着迎候。

『哦！』

小王底聲音，無意識地又叫了一聲。三先生還沉迷在那難解的結裏。王化心走向前扶了車桿說：

『三先生，到了。』

『呵！』

三先生似乎從夢裏被驚醒過來地走下車，他本還預備問一聲：『到了那兒』的，那中年漢子的迎候者，早走上前來。他是早謙恭地脫了帽，連聲喚着：

『三先生，三先生。』

三先生認識那中年漢子是這村子的村長南學周，他從他想到這村子是南趙邱來，於是他也點了點頭，陪着笑連聲說着：

『南世兄，南世兄。』

『請裏面坐吧，三先生辛苦了。』

這是那老人底聲音：

『啊，南老伯，許久未見了啦！』

三先生纔發見那身個挺高大的老年人來，他一樣地點着頭，說着這一串客套話。

並沒有推讓，三先生在前，那父子倆在後，向屋子裏走去。

一會，南學周父子倆又伴了三先生出來。這一會，趙三先生察看南趙邱田地的事情，傳遍了全村，不出門的大閨女，也無意識地探首門外，又怯着什麼地縮回去。七八十歲的老莊稼主也戴了眼鏡出門來看看這位有福的趙三先生。至於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壯伙子們，和裸了泥色皮膚的小孩子們，更是追着那位新奇的蒞臨者觀看。

南趙邱村東頭，年青人和小孩站了一條直線，三先生和南學周父子在這條線裏面立着，他們是看向了田野。那站成一條線的年青人也隨了他們底眼光，看向了

遙遠的田野。要不是他們面前的地裏，生滿了穀物，你們說不定會圍上來，將那位新奇的三先生圍在當中，弄成一個水洩不通的僵局，叫海洛因色的臉子殺不出重圍。

三先生底眼光中，不，那幾十雙眼光中，田野展開，安靜地躺着，太陽將人影投在田地裏。近處是一片約二十畝的穀子地，穀子雖然生得不矮了，可是連根帶葉，都和田地裏。近處是一片約二十畝的穀子地，穀子雖然生得不矮了，可是連根帶葉，都和土一樣地顯出一種枯焦的黃色，要不是穗兒邊上有成片青葉，下面再雜些半焦半綠的葉兒，這二十畝地，便如生遍枯草的郊野。

『三先生，您看，這全是每天不憩地澆着的，土都快枯了！三個大漢一天澆不了一畝穀子！』

是老年人底聲音，三先生微垂下了視線，果然田邊上有一條流水的溝，水從溝裏再分流到穀子根下，一條條分開來。分開來的水量太少了，僅僅只濕了一層土；未分到水的灌溉的地方，是一層乾燥的灰色，一陣風來，一定會揚去乾土，拔出穀子的根來。

『這還是每日澆麼？』

三先生心中的結，結得更緊了！他這麼談談的問話時，眉頭不禁深深地一皺；可是他馬上覺得不該在這地方，這些人面前皺眉，那是多麼寒蠢的事？田地和耕種人都犯不着三先生去同情。於是馬上又裝出了一個不甚介意的微笑。

『您看，正在澆呢。』

南學周底右手向左面一伸，粗黑的手指指的地方，那裏一個小草亭似的頂蓋下，兩個赤膊的漢子，正在相對着努力而整齊地絞水，轆轤的聲音，一陣陣隨了風吹了來。南學周放下手時，輕輕地太息了一聲，他似乎有說不出的委屈。

『沒有澆的快一片黃了！』

可不是？這澆的不也快一片黃麼？三先生對了這掙扎在失望線上的太息，可沒有一點兒同情，只是他心中的結兒，結得更緊起來。

大家，青年人，小孩，都默然了一會，表示出一個失望的預兆，和一個怯懼的顫慄。

『不看了，我還得上七里莊，文德鎮。』

這打破了大家的默然，大家本能地讓開一條路，讓三先生南學周父子走出去。他們底表情是哀默。

3

二小時後，小王底鞭影，又停在七里莊了。

七里莊，一個五十戶的小村，村東邊植了一片楊柳和小棗樹，村西面緊靠大道，田地佈在柳林棗林的那面。大路對岸的田地，是屬於李家窪的。

三先生被村長邀到屋子裏去。王化心和小王的個人心中，都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王化心立在門口，小王傍着車，他們都似乎有了疲倦地微垂了頭。小王在看他那赤着的雙腳，他前額有汗珠在冒。

『熟煞了！』

王化心叫了這一聲，他向在天上正笑得起勁的太陽瞪了一眼，有一肚子冤氣發洩不出般的用憤恨的聲調說：

『這種天氣真是叫人死！』

小王仰起臉來，迷了眼睛一笑，額上的汗珠流下來了一滴像一條從山裏流下來的小溪，一直流過他底面頰到嘴邊。他一面掀開掩了胸膛的衫子，一面又抓起白土布衫子的前襟擦汗。用一個手指指了指王化心。

『你恨啥？早十年也有好主子給你作主兒。』似訕笑，却實是羨慕。

『嘿，那個操蛋的怨旱荒啦！我說的是太陽太炙人！』

王化心底眉毛一揚，他很光榮地接受了這似訕笑却是羨慕的話，對小王鼓一鼓眼睛：

『鬼娃子才管那些閑事呢？早他個十七八代，再淹他個十七八代，關我啥鳥事！』他不僅接受了，還得意地驕矜呢！

『對呀，你聽，熱得知了閉不住嘴。』

小王已經擦完了汗，村東棗林裏知了熱急了的喊叫，連續地傳過來，在小王耳朵裏轉……在驕矜的趙家門房耳朵裏轉……

不只一匹呀，叫得那樣脆，那樣急。

『可不？』

王化心又去看一看天，他這回沒瞪眼，他是不應該向太陽瞪眼的。有錢有勢的主人養着他有吃，有喝，有錢化，他有啥子理性向太陽瞪眼呢？但他恨透了熱，是一點兒也不假，你聽他說：

『我就有點怕這太陽了。』

『怕也不行呀，你還得陪了好主子到村東棗樹邊的地裏去查看呢。』

『鳥！我才不愛去。』

『當真？』

「嘿，你看，陪那王八去的是兔崽子！」

「好，那咱們上阿貞家去歇歇吧。」

小王底眼珠子上抹了一層光彩，看着王化心；王化心底心兒一動，爲了阿貞這好聽的名字一動。

「阿貞，小紅底姐，林老頭底閨女嗎？」

他心中浮起一個十八歲臉上飄滿了青春美俏村女底面龐來。雖然給太陽晒得黑黑地，可也秀麗可愛。

「對。走吧，那閨女出落得標緻極了。」

「你這色鬼兒！」

「別罵，你想想自己……」

兩個人，兩個影子，撇開了一切，在太陽裏嬉笑着走去，那兩匹騾子，還在呆立着不知一些這兩人底事。

拐一個角，一片土牆，半閉了柴門，一個孩子的哭聲，透過牆來，在知了聲音裏面漾，漾，……漾……

兩個人，一樣的笑臉，走進門裏去。

哭的是一個六歲的瘦弱的孩子，頭上，一小塊黑髮在動，看得見髮跟下頭皮上那一層灰塵積成的垢色。孩子底臉上，原來是附滿了泥色的，經淚一淌，倒抹去了一些泥色，在臉上描了一道有邊緣的淡黃，那小孩，活似一個弱小的小花臉兒。

王化心是一陣嘔心。見了那小花臉兒。

小王可在大聲大氣的講話：

『小紅，哭啥子呀？又是誰打了你？』

那叫小紅的小花臉兒，停止了哭聲，用小花臉上的那雙眼眶上爬滿了眼屎的眼睛向他們看。小氣管還在抽動，那孩子是瘦得太可憐了。

一個十八歲的大閨女，先探出半個頭來，微微怔了怔，後來認清了，走出來。王化

心看着她微微黃瘦的俏臉子，小王看着她那兩條白嫩的半截手臂都是怪貪饒的臉相。那閨女却開了口：

『是趙村王阿叔，小王阿叔吧，難得上我們村上來呀。』

『啊，阿貞，你比以前高多了呢，我有兩個月沒看見你了。忙啦，你爺呢？他忙不？』

小王一連串兒講着話。他底眼睛丟開了那雙半截手臂，來抓住那微微枯黃的髮下的臉兒。那臉兒上，腮幫子微陷下了一些，是清瘦得多多啦！不過，十八歲少女底青春味，還豐滿地在那眼角裏，眼珠上。

『爺和娘澆地去了，』閨女有一些羞，垂一垂臉兒說，『您忙啦？爺長長地唸您呢。』

王化心底臉子一直朝了她，像餓狗一般地要吸完那閨女眼角裏，眼珠上的一些些青春味兒。

『我們沒啥子忙，倒是你爺和娘忙啦。啊，阿貞，你瘦了，你沒病吧？是忙瘦的啦！』

這是王化心的話兒，他將它們說得挺婉轉地。

『勞您駕。我沒有病。』有一些羞色添在那美妙的青春味兒裏了，『這樣壞年頭兒，怎麼不瘦呢！您瞧，老是太陽天，算算快兩個月沒下雨，我家連小米粥都沒喝的了！您想——』

那閨女這麼說着不打緊，停了一會哭聲的小紅，可又從她那話兒裏記起飢餓來。小花臉兒動了動，叫了聲悲痛的『餓』字，又哇哇地哭起來。小花臉兒上，流着小溪水，一道一道的。

小王和王化心走出這柴門，知了的叫聲和孩子底哭聲，在競着升起來。

『荒年頭，十八歲的閨女也不好看了！』

小王底聲音。

『嘿，正好看啦。』

● 阿貞說的『勞您駕』的意思，應該是『謝謝您』。這是阿貞說錯的。

王化心底臉上有一個打趣的笑。

『別人餓死了，你還笑呢？今年是荒年頭呀，沒聽見小紅那孩子餓得哭嗎？』

小王向王化心瞪了一眼，可是他嘴邊也掛上了打趣的笑。

『荒年頭，餓死了，關我屁事？』

『哎！』

二人又拐過彎。

兩匹騾子還是不動一動地站在那兒。在他倆剛走近車，一羣人擁着三先生走來，他們聽見一些聲音在說着請三先生歇一會，和埋怨天和太陽的話，以及三先生苦悶的回答着

『不必了，我還得上李家窪，文德鎮呢。』

三先生上了車，王化心也上了車，小王整整白土布褂，噓一口氣，將手上的鞭子一揚，在車前一引，口中喚着：

「哦，哦，哦！」

在許多乾燥的眼光中，兩匹騾子懶懶地走出村西頭，上了大道。

4

第三天下午，兩點鐘左右。

兩匹騾子懶懶地拖着車走進趙城東村。三先生心中那個結兒，在這兩宵未歸的疾行短宿中，越結越死了！不僅是結得更緊，更在那裏長大，這時候，已經將三先生整個心兒填滿了，叫三先生透不過氣來。

他懶洋洋地坐在車裏沒有作聲，像懶洋洋地沒有作聲只向前走的兩匹騾子。車進了村東頭，他掀開了一下車窗，似乎想吸一口新鮮空氣，探首在窗外青的天，傻笑的太陽，佈着煙似的柳林……三先生底頭一陣暈，討厭的知了，又將他一下子喚過來。

三先生趕快放下車窗底帘子，像是怕看一件可怕的事樣。將他底心擠得透不過氣來的那個死結兒，似乎更擠上了王先生底氣管。

『三先生，到家了！』

在三先生還沒轉過氣來似地，在想一句『怎麼辦呢』時，不懂事的王化心鑽進頭在叫他。

到家了，是的，三先生出門了三日兩夕，現在可是到家了。只是三先生在這三日兩夕裏，拋失了一樣東西，又多了一樣東西。拋失的是一絲希望；多了的，是在旱地荒野中移植到心上來的失望。他胡亂地應了一聲，走下車，懶洋洋地垂了頭進門。

張校長正從門裏面走出來。

『三先生！——』

他迅速地向後退了一步，像是對了那海洛因色的臉兒吃了一驚。然而，感謝這一退步，感謝這一聲驚叫，不然的話，三先生海洛因色的臉子，會直撞到張校長白綢

長衫的胸前！

『啊，張校長！』

被驚得抬起的三先生底臉兒，的確呀！那臉色更白了！比海洛因的顏色還白個二成，帶些淡淡的青色，像石灰。

『剛回來嗎？』

張校長走上前，握了三先生底一隻手，他微感到一陣涼，在三先生底手心上。欲縮回手，可是躊躇之後仍舊握緊了。

『下鄉辛苦呀。』

『哪裏，哪裏。』

石灰色的臉上，陪了一絲兒笑。

『不坐一會嗎？』

『不坐了，再見。』

張校長將三先生底手搖撼了一下，放開了。

三先生走進去，張校長走出來。

三先生是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否曾在分離時，向那位張校長點頭的事。他頭腦裏，微微有一些暈眩味兒。

但三先生並不是病了。

5

『老三，回了嗎？查看的結果怎樣？我真悶得慌！』

三先生剛走過大先生的書房，書房裏的大先生，一眼看見他底臉，就趕緊地喚着，像這樣一連串地問着話。這是不常見的事，大先生是那一回也不會像這樣急切地講話的。他知道急急地講話是一種下流人的習慣，上流人應該說得緩慢，有序，而且要文雅。但今天是例外。他說的那句『我真悶得慌！』是一點兒也不假的確話，

也一點兒不誇張。在三先生出門的三日兩夕中，張校長來趙城東村十九次，連剛才這次是十十足的二十次了。不僅祇這，高團總那大胖子也來過七次之多！一次一次地叫大先生那張精明的瘦臉上，眉毛皺得像兩隻交尾的淫狗，腮幫子多凹下去個三分！尤其是剛才張校長底話，每一個音符在大先生底心上使勁敲一下兒：

「……王開基那小子！嘿！您猜，他怎麼說？媽的，他向我笑了笑，是一個笑得我挺難受的笑臉，他說：『張校長，毅三兄，你也應該想想，我是個貪官嗎？我能要他這幾個錢叫那麼多的農民們挨打受辱，忍飢受寒嗎？我不能，一萬個不能！這不能不僅是我不能收受這些錢，也是不能收回實行隨糧代徵的成命！我對你張校長，毅三兄說吧，慢說是三千元這樣個小數目，趙曲周翁拿比三萬元再大的數目來，我也不能昧良……』」
「哼！媽的說得真是他媽的冠冕堂皇！您猜，教育局長那小子說些啥？那小子真是更缺德！他在旁邊一個勁兒挑眼。」他說：「張校長，毅三兄，不是我多說話，這樣地

●挑眼是張校長在北平販來的話，意思是說「尋整扭」。

拿錢來賄賂長官，嘿，是簡直是對王縣長的不敬，甚至於侮辱！「媽媽個×！這眼兒給他挑得好，縣長，王開基那小子瞪了瞪眼，像個小花面兒的耍鬼耍神地，帶笑帶罵地說：「張校長，老實說吧，我以為這是真個的侮辱我！罵我是民間的害虫，吃人的毒蛇！張校長，你想想看，這侮辱我能忍受嗎？啊，我真氣的慌！」

「大先生您別走這條道吧，王開基那小子是不會受抬舉的！他是個初出茅廬的冒失鬼，釘子不給他撞，他不會知道頭皮的軟弱！哼！就告他個「悖逆民情」的罪名，就會叫他吃不消……」

這些話，這些字句，一條條多脚的蜈蚣般的在大先生底心上爬爬……這怎麼不叫大先生悶得慌呢？

可是在三先生還沒有走進書房，一個巨大的聲音爆炸起來：

「阿三，你這沒良心的小子！你這……」

一個老婦人，氣勢汹汹地跑了來，書房裏的大先生，書房外的三先生都一怔。

「你說，快叫那龜子大夫滾，快叫他滾！我沒有病，我完全好了！你們不能拿錢胡化胡花……我和你爺是怎樣積下的這一份家產呀，怕吃多了鹽，怕吃多了油，小米也是數着粒兒吃的……你們不能胡花，不能……」

兄弟倆完全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先生哭笑不得地舉起了手又放下來，他底聲音裏憤怒，焦急，好笑都有

「媽，誰請了大夫來呀！老三是察看田地才回來的，您在那兒看見大夫來啊！真是悶得慌，您又來打擾！」

「沒嗎？我不信。」

老婦人底眼光在三先生底臉上轉。

「真的，您去躺躺吧。」

三先生石灰色的臉上，一絲無可如何的苦笑展開了，他說完，老婦人相信了，她開始叮囑他們，祈求他們似地說那一大串他們早聽膩了的話兒。

「天！您別說了吧，地裏全旱死了！誰還有閑心兒去請大夫，胡花錢啊！」三先生不耐地說着。

「全旱了！」

大先生臉上那兩隻淫狗似地眉毛，又交了尾；腮幫子硬下陷了三分。

「全旱了！」

老婦人底眼前一黑，她看見一大堆亮花花的銀洋飛了！她忘記了一切，死去了。愛子般地，淒淒涼涼地哭起來。

十二

縣政府教育局門前，那顆大青楊樹底影子，倒過塑着青天白日黨徽的門牆，躺在地上，有幾個麻雀在樹影裏飛去飛來的叫，這是早晨。

一個老年的公役走過來，驚飛了那幾隻麻雀兒。他開始用噴壺在地上澆水，青楊樹影中，地給水花花地描滿了零亂的水紋。他微微吁一口氣，放下噴壺，似乎感到了一陣氣力不濟的疲倦，他累了。

這時候，一個青年人走出來，他底影子，先是印在門牆上，後來消逝在青楊蔭裏。老年的公役看見他了，他恭敬地向了他：

『齊先生，早。』

『早啦！』

青年人客氣地應着，預備走出門去。年老的公役像是想止住他，又像微微抱歉地說着：

『齊先生，不洗臉嗎？我忘了給您舀水。』

『不用了，我已經自己舀水洗過了。』

青年人又客氣地回了回頭，仍舊往前走。他底影子，長長地擲在門外太陽晒着的道上，有一個大樹那麼長大。

『我要早些趕回家呢。』

老年公役底眼睛，看着那走去的青年人底背影，心裏感激地讚美這個青年人：這人兒真好！太好了，要是給別個，不一定又是一陣罵嗎？他自己却去舀水呢。他想着，青年人已經轉過門去，老年公役底視線給門牆阻礙着折回來。

那青年人是這教育局的三等書記，也是這縣城的一個師範畢業生，爲了趁這天星期日的休假，他趕早回家去。——他底家在西北鄉槐樹埝村，每隔一個星期，他

是照例必需回家一次的。這天的回家，是他第一次破例提前一週因為他有一個可喜的消息，急須要帶到槐樹塢去。這消息是足以叫西北鄉每一個農民興奮的。

在這早上靜謐的時光中，他是一面微笑地走着，一面想着昨天的那幕趣劇。那趣劇也是他要帶到槐樹塢去的好消息。

昨天，昨天是張校長忙碌的天兒，大清早，正是被蚊蟲擾了一夜，好靜淨地躺一會的大清早，他來到了教育局。

「局長在嗎？我有急事找他。」

急促的口吻中，有一些些兒口吃。

「早啦，張校長，局長還沒來，您坐一忽。」

「不，我有急事，局長在公館嗎？」

「大概是在公館吧，這大清早。」

「好，再見。」

急促地一點頭，長衫子底後襟下面，拖了急促倉皇的步聲，幾乎有一些踉蹌地走過門牆，穿過青楊樹影，走出教育局。

二十分鐘以後，張校長又拖着急促的步聲，穿過門牆，穿過青楊影，走進教育局來，一進門，就急促地問：

「局長來了嗎？」

「沒呢。」

張校長頭上，那頂泛着枯黃色的巴拿馬草帽的靠右鬢角邊，一顆大汗珠流下來，一條線似地鑽入白夏布長衫的領口。

「沒嗎？」

懷疑和焦急各滲了一半的眼光，在張校長臉上像一雙白老鼠兒。鼻尖上在冒汗，「印堂」那地方，像抹了一層油，閃光。

「您上公館去沒？他還沒來。」

「去過了，局長太太說剛出門呢，怎麼還沒來！」

「您坐一忽吧，大概一會會來的。」

「好，我待他。」

張校長在會客室裏坐下來，他背脊骨上，白細夏布長衫子濕了一大片，貼在皮膚上了。這一坐下來，一股不好受的味兒，酸着張校長底鼻尖。

假裝着鎮定，張校長摘下了草帽，頭部感受到一陣愉快的涼意，四五顆汗珠，順便在額上分途滾下來。這太叫假裝鎮定的張校長太不鎮定起來，幸喜會客室裏沒有人，老公役出去倒茶去了，否則，別人看見這情形，多麼寒儉！多麼地不夠文雅！於是急忙找手絹，嘿，沒帶在手邊呀！忙中生計，張校長拿起白細夏布長衫子的袖口去一抹額角，呀！他真沒有料到的事，汗又濕了袖口一大片。

這多夠寒儉！

張校長開始責備自己，出門爲何不帶手絹呢？繼而輕輕地原恕了自己：不假呀，

這樣火急的事，怎麼容許在手絹這樣小的事上面費時光？最後是將這罪名一股腦兒打在熱天的光腦袋上。這也不假呀，不是嗎？若不是天熱就不會出汗；若不是出汗張校長不會拿袖口揩額角，不揩額角，袖口自然不會濕這麼一大片！

「張校長，您吃茶。」

「啊，勞駕。」

張校長一抬頭，那老頭兒遞了茶杯在他手裏，回身就走了。嘿！茶大熱，張校長捧茶杯的手指頭，給燙得難受極了！不小心，一震動，茶杯裏跳出一大點熱茶，張校長趕快放下茶杯，幸喜茶杯沒落在地上給摔碎了。垂頭，嘿！白細夏布長衫的前襟，又給熱茶尿濕了那一大片！

向門前恨恨地看了一眼，又惋惜地看着襟前一片水濕的痕跡，張校長開始咬緊了牙根瞪着桌上的茶杯，在心裏頭罵：

「該死的！欺侮我！」

接着，罵到老公役不該倒這樣熱的茶來；罵教育局沒眼睛，用這樣的老混蛋，最後是罵了教育局長那小子拉官架；怎麼不早早來等着自己這個堂堂的高小校長呢？於是茶杯沒罪了，老公役被特赦了，罪名一股腦兒加在教育局長那小子，那混蛋頭上。

不是嗎？照張校長極正確的科學推理法看：假使教育局長那小子不拉他媽的啥子臭官架，早早兒來了，張校長頂只會去談話，分不出手來接老公役那混蛋送來的一杯茶；不接茶，手自然燙不了；白細夏布的長衫子自然也濕不了。哼！這責任不歸教育局長負，歸誰？張校長在心裏恨恨地罵一聲：

『混蛋！』

這句罵，張校長挺滿意，罵得挺夠官味。

門外，一陣皮鞋聲過去了。張校長明明知道教育局長來了，却在一陣倉皇後，躊躇着沒作聲，眼睛看着袖口那一片濕，和前襟那一片濕，怪不好意思地在心裏頭怨

着。

「多寒儉！」

「張校長，局長來了，您見着沒？」

「來了嗎？」

「剛過去。」

「你給我去說聲吧，說我——張校長要見見他。」

老頭兒去了，張校長在心裏頭罵：

「多寒儉！」

那兩片水濕的布色上，彷彿伸出了兩個可厭的，寒儉的臉，在準備着挨張校長下死勁的一拳。

一陣皮鞋聲，教育局長走進來。

「啊，真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候我，我上縣長家去了，和縣長一同來計劃一件

事，擬一道稿。叫你候得久了。」

「哪裏，哪裏。」張校長臉上陪了一個笑。「剛才聽見一陣步聲，我知道您回來了，我沒敢驚動，因為有幾個人的步聲。」

「真是，我們一直上辦公室去了，沒留意到這裏。」

「同來的是誰呢？」

「王縣長和李祕書。」——張校長您找我有啥貴幹？」

「沒啥子，沒啥子。」——張校長臉上的笑更加多了。「不過，不過，有一點，有一點小事，麻煩——局長。」

張校長見那位在靜靜地聽着，就放大了胆子說下去：

「還是東南鄉趙曲周先生的那件事。趙大先生聽說縣府明日就公布實行隨糧代徵，特為叫兄弟來向局長麻煩，請局長在縣長面前為——為——為——（他一時說不出為誰好，口吃了半晌，才想起一個堂皇的名詞）為東南鄉幾十萬——」

所有的農民說說情！（他知道東南鄉農民有幾十萬呢？他不過是這麼想。）

「您知道的，局長，若是實行隨糧代徵，東南鄉全鄉的經濟將會破產！（張校長明知道這話兒說得有些不大妥，可是他有啥方法兒改正呢。）縣長決不會叫「生民塗炭，」局長，您也必不忍「生民塗炭。」局長，您一定能爲東南鄉謀福利，請縣長體念民情。」

「局長，您若是開恩，將來，趙大先生一定會重重的酬謝您，起碼五千……」

「張校長，您是不是來賄賂我呢？」

張校長的話還未說完，給這一句問話堵住嘴了。一陣苦笑抹上了張校長底臉。他吶吶地說不下去了。

「哪裏，哪裏！——」半天，他才在苦笑裏掙扎着這麼說。

「張校長既不是賄賂我，就請直接向縣長講吧。縣長就在裏邊擬公布實行隨糧代徵的稿，我可以導你去。」

『哪裏，局長，您誤會了。』

『不，我並未誤會。我以為你也不便去見他了，他已經決定這麼辦，而且這是在民衆方面有利的。毅三兄，這你總可以明白。』

張校長給陷在苦笑裏，說不出話。

『我不奉陪了。』

一點頭，皮鞋的聲音響出了門外。張校長幾乎在苦笑裏憋得哭出來。胡胡塗塗地走出門，看看袖口上，前襟上的那兩片濕痕，忘了在心上罵：

『多寒傖！』

……

青年的三等書記齊先生，微笑於這樣個想像裏，走出了未陽縣城北門。

一個消息，活躍了西北鄉的槐樹塄，在烈日的怨尤和嘆息中，槐樹塄的人們，多

了一分歡欣。

大望爸，也是這歡欣中的一個，他站在門前濃厚的槐樹蔭裏，歡欣地舉了舉手，他那寬大却露骨的腦膛閃了閃。

他對面，大望媽半依了門檻地抱了二望那裸身的孩子；珍兒坐在地上仰着臉，她離她媽媽不遠；大望左手攀了一枝槐樹的矮枝，右手叉了腰。他們都看着大望爸底臉，看着大望爸臉上那展開來的花容。連那睜大小眼睛的二望也在內。

不僅是只看着，他們還注意地聽着啦：

「你們怎麼不去聽呀？東頭齊大伯家的健生回了啦！在大井邊，我，安妞爸，還有阿黃呀，大望，撞着他，嘿，他說那個外公講的啥子「垂娘戴針」啦——」

大望爸底臉子一動，手掌一揚，愉快地笑得聲音特別洪亮。他沒有講完，大望媽說了：

「是隨糧代徵啦！」

『對隨糧代徵。縣太爺明天就下命令到四鄉的區公所，我們窮莊稼主可以放心了。』他揚起的手掌垂下來，眼光向大望媽看了看，像是安慰她地說：『可以放心啦，今年不會因了完糧典頭戶。』

『真的嗎？』大望媽問。

『一點也不假，大望還聽見啦。』

大望爸的眼光轉到大望頭上時，大望已經回答了。

『真的呢，趙半城派人到處疏通，都沒成！』

『真的，我還忘了。趙半城出五千元買通縣長，給縣長大罵了一頓！』

大望爸滿歡喜這樣的事，他像一個冷感的人般的對那位被罵者，痛快地笑了
一聲。

『趙半城這回撞了一個硬釘子！』

在這句話下，母親笑了，兒子，兒女也笑了。

『哈哈，你們笑得好痛快呀！』

一位胖黑臉兒的高個子大漢，從槐樹那面轉過來，有些槐枝槐葉抖動着，也有些槐樹影子在抖動。在這槐蔭中笑着的人，都將眼光掃過那大漢康健強壯的臉。

『啊呀，安妞爸，你也應該笑笑啦。』

大望媽回答地向那來者說着。

『我笑過啦，媽的，真痛快。可惜我們的縣太爺沒賞他一記耳光，要是我，趙半城那小子準挨了兩耳刮子！』

安妞爸臉上的笑，掙紅了他底肥臉，和大而和藹的眼睛。那重濁的聲音，也給笑透了。

『別大聲嚷吧，別人聽去告訴了他可不是頑的！』

大望爸雖然是這樣說，心裏可老早那樣作了。但他是怎樣也忘不了那位半城爺那樣兇地吃人的臉色的。

安妞爸臉上的笑，可加上了一層蔑視。

『現在有青天的縣太爺啦，還怕那小子？半城！全城也嚇不了我們窮莊稼主了！』
這句話，又引起了一陣全體的笑。笑聲還沒有散開，安妞爸又開了嘴：

『老夥計，咱們喝兩杯去。』

他底眼睛只望着大望爸底臉色，心裏是已經想像到了白乾那澄清的顏色，郁芳的氣息，和烈炙的興奮的味兒。他這話可掀起了兩個不相同的反感：大望爸已經強烈地起了食慾衝動，白乾在回憶中的感覺引誘着他；大望媽是微皺了眉，心中掠過去一陣不適的感覺，眼睛注視着大望爸底臉，好像在詰問：

『你去嗎？』

安妞爸底話頭向旁邊一轉，他知道那當前的女人的不願意丈夫飲酒，正如剛才自己的妻子勸說着他別飲酒一樣。他知道這是她們底好心，可是他不知道女人們爲啥子不了解酒杯裏那種快樂，和醉時的那種享受。但當前的女人，不是自己底

妻子，自己不應該粗暴地講話，所以，他是特別地對她表示好感，將話頭彎開去。

『這樣好的消息，我們也應該樂一下子呀。大望媽，你讓大望爸去嗎？』他底聲音是那般打趣的。

『好吧，只是別弄醉了啊！』

大望媽這一下可沒話兒辯地允許了。其實她不允許又怎樣呢？他們男子漢有的是力，一掌就能將你推倒，待你爬起時，他們已經走得遠的了；沒待你氣消，他們又早已醉成了泥。

一陣笑。

二個人轉過了槐林。

大望媽還在呆呆地望着他們底去路，雖然碧色的槐枝阻住了她底視線，雖然那兩個酗酒的漢子，已經走得遙遠。

大望有一些不愉快起來，他已經將剛才的笑語忘去了，微怔地看着他媽媽底

臉。他知道媽是想到了遙遙的山裏邊的田地，想到了那裏正爲烈火似的太陽炙着，一些生機和希望，將要死滅於枯焦的氣息裏。他本能地將心兒交給沉重的嘆息去。

他底嘆息是輕微的。

其實呢，他媽媽想到的，不祇是這一些，除了這些叫她微喟着外，她還想到往安
| 妞家借來的一斗小米，僅剩下能支持一天的需要；她想到這以後永久的需要；和難
| 打法的日子……

她齒齦上，微微漫上苦汁來。

輕微的一聲嘆息，她轉身走進門去。二望底小眼睛還在留戀着門外似地看着，
| 只一會，大望看不見她們了。

他感覺到十分的無聊起來，這樣長的天氣，這樣烈的太陽，這樣地在田裏路邊
| 尋不出一點希望。啊，這樣兒真是實在難受！他漸漸放開了攀着樹枝的手，蹲到地下
| 去。

地上，是枯焦的塵土。

他用手指在地上劃着，心裏說不出是被什麼東西壓得緊緊地，不是傷心的痛楚，也不是悲哀時的淒涼味兒，只是怪不好受的難過。漸漸地，他底手指將面前的那一片土劃遍了。

一陣輕微的零碎的步聲走過來，是安妞。

但是，他沒有聽見。安妞走到他身邊了，他還在尋覓着一小塊未劃到的土上，用手指劃着，沒有覺得。

『望哥。』

安妞站了一會兒，在離他二步遠的地方。珍兒早去找她的同伴頑去了，這槐蔭下，就只剩下了他倆。她想不去驚動他，可是，她又必須驚動他。如此，他待了一會，企望他能覺出自己來。可是，他一直在劃着，一點兒也沒有覺到她。於是，她這樣地向他叫了。

他並沒有吃驚地抬起頭來，他還以為珍兒有什麼要問他。抬頭後，他可吃驚地喜悅起來。微微的笑着站起來。

「你啥時候來的呀？我一點也不知道。」

「剛才。你在劃啥呀？我看見你劃得挺起勁。」

安妞笑着垂頭去看地上，那片土上面，劃遍了直的，橫的，圓形的，平行的，以及說不出形態的沒規則的線條。

大望却羞澀地伸了赤踝了的腳掌，將它們一齊塗了，抬起頭來，還羞澀地笑着，向了安妞。

「胡劃兒。」

「我爸來這兒嗎？」

「來過。你尋他嗎？」

「我媽特為叫我來勸他別去喝酒的。」

『他們早去了啦！』

安妞底臉子一沉，心裏，失望了一半兒。她還在看着大望底臉，希望他說他們沒有去似地。半晌，她再問：

『真的嗎？和誰一道兒去的呢？』

『和我爸，剛才去的，我一點也不騙你。』

安妞是完全失望了。她微垂了頭，一會又抬起來，眉峯上粘住了擺不脫的煩惱，嘴角邊消逝了笑。大望有些失措起來，他捉摸不着自己怎樣令這女孩難過。幸喜一會安妞便開口講話了：

『我媽又會哭一夜了。』

她眼睛望開去，似乎看見了一雙有些憔悴的眼睛裏，突然盈了淚，轉，轉，酸楚叫睫毛忍耐不住了，突地墮下了淚。

『怎麼啦，安妞？』

『我爸將剛借來的一塊錢拿去喝酒了！她勸他，他不依，還笑着說今天該樂下子！就走出了門。媽還不信，那知真個喝酒去了。』

安妞說着，好像也忍不住要哭了地看到遠處去。

大望說不出話，他不知道怎樣安慰這可憐的女孩好。心裏，只有一些恨，和憤怒，可又辦不出是恨酒，還是恨那個酗酒漢子。

『我媽真要哭的，小米和豆都快吃完了！媽好容易去借來一塊錢，他就拿去』安妞底臉朝向了。『我媽真會哭的。』

安妞想起了她媽大前天的一場哭來，那是因爲看田回來，地全乾了的原故，她哭了半夜，安妞一面勸着，一面也哭濕了胸襟。

『她大前天哭病了啦！今天又累她哭！』

她有一肚子的委屈。

『爲啥呀？』

大望自己也不知道是啥子意思，這麼問了一聲。

安妮底眼睛一鼓，去看了看天，恨恨地說：

『爲了這鬼年頭！旱死了我們底地！』

大望也恨恨地去看看天，天是那麼地蔚藍，幾片白雲，輕悠悠地像在湖上漂着的輕紗，但這些怎麼能引起這對小兒女底歡欣呢？他們底心全在地裏隨了莊稼憔悴了。

轉過了一叢槐樹，安妞爸底結實的手臂，輕輕敲了大望爸底一下，他倆是並排走着，差不多是肩靠了肩地走着。安妞爸敲大望爸一下，僅僅只動了一下肘。他一面笑開了他那結實的而龐，說着：

『一點兒也不謊你，今天一定上阿珠那邊去，喝兩斤白乾，還好好吃一頓菜兒。』

他說話的時候，眼睛裏表現着一些醉的意味。阿珠那裏，是小王莊一家講究的館子。嘿，那裏能稱『館子』呢？其實，小王莊就只有兩家買食品的地方，一家是王大麻子一個兒開的店，半片屋子，放置了一面靠壁的桌子，三條歪腿的凳子，賣一些黃饅頭，糊塗粥，和死驢肉與白乾。阿珠那邊呢，屋子不見得比王大麻子的寬敞，只放

● 黃饅頭即『窩窩頭』，糊塗粥是一種賤價的食品，有如南人所稱『稀飯』。

開了四面地安放了一張桌，比王大麻子那邊多置一條凳兒。賣的東西，比王大麻子那面多一樣果子。可是在這小王莊附近十數里的鄉人們，全說着阿珠那邊比王大麻子那邊強。

大望爸將身體往旁邊微移了一些，回過臉來直視了安妞爸。他底瘦一些的臉兒，可實在比不上安妞爸底。顯而易見的高顴骨；更不替他裝門面。雖然他一樣有兩條有力的胳膊，和一個寬的結實的胸膛。

『真不騙我嗎？』

他笑了笑，高顴骨被笑擠得更高，大嘴裏外露出一排黃牙，附滿了牙垢的黃牙。他底眼光是表現了分外的猜疑。

『真的嗎？』

『怎麼不真？』

● 果子，此鄉人稱油條爲「果子」，不過他們的果子，不是油條那樣長形的。

『哈，兩斤白乾二毛四，你也要賴酒債了。』

『不！』

安妞爸底臉色，正經而自矜地向了他底同伴，向了那雙猜疑的眼光，他還舉手拍拍胸膛，康健而強壯的胸膛：

『二毛四，算啥？我今天預備大吃一頓，化一塊。』

『化一塊？』

大望爸在這樣個大的數目下，彷彿被驚得一怔。一塊，多麼大的一個數目呀！二十歲的壯小子，成天價給財主家種地，一天短工，從天剛亮做到日頭落了西，才能拿到三十個小子兒。一塊，啊，合銅元足五百個小子，得那壯小子半月掙。

『你不信？你看，這不是一塊現洋？』

大望爸眼前，伸過來一隻肥大的黑手掌，一塊雪白的大洋錢，握在那手掌裏，怪

● 此鄉人稱銅元爲『子』，大銅元爲『大子』，小銅元爲『小子』。

耀大望爸底眼。

他簡直有些不相信，可實在這又是事實，那隻肥手掌，和那貪酒的眼睛在他眼前晃動。但他究竟有些不相信。

「能痛快地喝一頓嗎？」

「怎麼不能？」

於是大望爸底心尖上澆上了白乾的意味。可是他心裏却有些可惜起來，他知道這是什麼年月，太陽晒死了他們底地，他們面前將要走來一排飢寒的日子，難打法走的日子。

「荒年啊！」他嘆息了。

肥大的黑手掌伸開去。安妞爸底眼光，那酒味兒的眼光，射過來濃醞的酒味。

「你這人真想不開，有錢不在快樂的時候喝酒，幹啥？荒年，反正今年的荒年吃不了我們了，縣太爺不是可憐我們嗎？不再納那吃人似的田賦，還歇啥子！」

安妞爸底這些話，是挺有理性的。

安妞爸是這樣個人，啥也不怕，春青麥子給水淹，秋穀子被旱死，他都不愁。他怕的只一樣，那是討田賦老爺底臉色和籌不出錢糧時的焦急。現在這一樣兒給他們底青天縣太爺使勁一脚踢得遠遠的，怎不叫他快樂呢？怎不叫他好好兒喝一夕酒？

大望爸也好像明白了些，酒在他心頭上更香甜起來。他說：

『走吧，痛快地喝一夕！』

兩個人，兩個黑影，走出了槐樹埕，向左穿過一堆土坵，上了快爬滿兩寸來深塵土的大道，往小王莊去的大道。——這道兒就是一個渴鬼，多少日子的盼望，終沒有下一滴雨，道枯焦得要命。再加上牛車驢車，笨重地從它身上輾過，它枯焦的皮膚便散成了灰。沒有風來吹拂，也沒有雨來凝結，它底面龐，快整個兒給塵土掩了。

然而，每天仍舊過着車輪，牛蹄和人足。這大道將要被渴死！它身邊的田地，和穀物，也將要被渴死，和它一樣。

這兩個人在大地上踏着，一個底布鞋口吞下了揚起的灰塵，一個底赤足蹣跚，一步給一步的塵土埋着。他們和大道一樣的渴得枯焦了嘴唇，但他們在企望着雨以外；這時候，還企望着小王莊的酒。

小王莊是這裏農人們的一個小集鎮，離槐樹埵三里大道。二十里內的村莊，都以它爲中心，像節日，或者什麼靈驗菩薩的誕辰，以及初一十五大集市的日期，那裏，便集合着二十里以內的村人們和二十里以內的交易。所以它在村人們心目中，是大的熱鬧的地方。可是非集市日期，也和槐樹埵那些小村一樣地冷落。

只是一樣，小王莊多兩家賣酒的地方，在冷落的日子裏，小王莊還出進着被酒的刺激耀紅了的面頰，眼球，和胸膛；晨風，晚風中多一些些酒的氣息雜在灰塵中飛；小王莊南頭那一棵有幾圍巨幹的古柏樹下，及村東頭倔强地長着的柳樹蔭中，多一兩個醉倒的酒漢。

他們走在大道旁邊的田塍上，兩旁田野開處的樹叢中，知了底叫聲時時傳過

來，因為這時吹着一些小風，微微的風。小黃蚱蜢將兩腿一伸，蹦地跳開去，跌在道上灰層裏，又飛出來，似乎焦急了一下子，一股氣跳開去，以為剛才遇見了陷阱。

知了叫，被風吹開去，又吹回來。

『熱呀，你聽知了叫。』

大望爸有意無意地這樣說了一句。安妞爸當真孩子似地側了耳朵去聽。在往常，他挺不高興這個，有一個時候，他慫恿了所有的他附近的小子們，去將槐樹捻的知了全捉了來都弄死，他說：

『阿花，小娃，五月子，……都去，到草堆裏，槐枝上去捉些知了來，我給你們變戲法。去呀！』

孩子們吆喝着去了，又吆喝着回來，將他們底獵取物全交給他，瞪着小眼睛，瞧那兩片肥手掌變出啥樣的新鮮頑意兒。可是小眼請瞪得呆了，因為他們挺不高興他將那些會叫的虫子一下子都踏死在地上。這樣的戲法兒，他們自己也會變的。

這時候，他真個靜下了厭憎的心去聽那來了又去了的聲音，你說怪不怪？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爲了啥。只知道今天自己挺高興，他知道停一刻在阿珠家坐着舉起大杯的白乾時，會更高興。

『它們叫得挺熱鬧啦，』他說。

『雨水給它們叫乾了，太陽給它們叫得辣辣的！』

大望爸跟安妞爸是兩道，他心裏挺恨知了，恨得不問理由地將天旱太陽辣的罪名一股腦兒全判給了愛叫的知了。

『你這人真笨兒！老是想不開一點，這是去喝酒啦；別提那些沒味兒的旱呀，荒呀，管他媽的！』

安妞爸聽着大望爸底話，心裏頭着實有一陣不屑，他以為一點兒豪氣也沒落在大望爸底身上，老是娘兒們似地叫着旱呀，荒呀，真替男人吃屈！

大望爸也想起酒來，不作聲了。

心裏也叫了一聲『管他媽的！』可是一下子又回想到孔家山上他底那些階級地兒來，怪難受的。究竟酒厲害些，他又張嘴大叫了一聲：

『管他媽的！』

『對好。咱們痛痛快快地喝一夕，管他媽的！』

安妞爸如此說着的時候，大望爸掉過臉來一笑，樣子有一些歉意。

小王莊東頭的楊柳，在太陽裏散着煙似的。

大望爸與安妞爸剛走到那散煙的楊柳下。那株古柳的粗根，像一條大蝦拖着鬚躺在地上，任過路的人底每一雙脚踩着走過。他倆走過那粗根，同時停了下來。天氣實在熱得難當，安妞爸底小褂背上，汗溼了一片，胸前，汗透了兩條粗線。走到楊柳蔭裏，他覺得一陣鬆快，就停了下來。大望爸呢，他比安妞爸強一點兒，可是額上也爬滿了汗珠。

知了一聲一聲地在柳梢上叫。

柳蔭下沒有一個人，靜，知了的聲音更顯得靜像一條小溪，穿過幽谷，在楊柳枝梢上變了噴泉，將一個一個靜的分子，散佈在柳下，蔭影裏，和每一片柳葉上。安妞爸對這靜寂的氣氛感到一些失望，他是滿想在這地方遇見一些熟識的醉漢，詢問王大麻子那裏有沒有好的原料白乾，或者問問阿珠學會了作下酒的菜沒有。可是，這裏是這樣的沉寂，一個人兒也沒有。

他們額上的汗滴快乾了，蔭涼給他們解了三伏的暑。一個人從街上走出來，安妞爸馬上向了那人嚷：

『老王，啊，這裏。』

那人兒走過來，是一個面色微微瘦弱的小身材的人兒，他臉上好像有一層薄愁的輕紗蒙着。

大望爸也認清了那人底面孔招呼着。那小人兒是孔家山邊的王大叔，他村中的井和他家裏的桶，是常常被大望爸安妞爸借着用的。他們互相關切，是最親密的。

友人。這時候，他是正沉重着心情，準備回家去。

「你倆親家——」

小人兒細細打量了他們兩個從太陽裏受了蒸發現着血的色彩的臉一會，然後半猜疑，半肯定地問着：

「——臉兒紅紅的有啥喜事呀？」

「你猜呢？」

大望爸底心上一轉，他馬上想到那件令人高興的事來，他馬上就預備講出來，好讓前面這小人兒也快樂。

但王大叔將話頭兒截開去，他底小身材晃動着又端詳了下安妮爸底臉色，他笑着說：

「是安妮兒和大望「大喜」嗎？」瘦弱的臉上，浮了一層慶祝的笑。
「哪裏，哪裏。」

「孩子還小着啦，大叔，你等不得那喜酒嗎？」

前面，是安妞爸底聲音；後面，是大望爸的打趣。那位王大叔笑起來，一會闔上了笑，他說：

「可不？我這媒翁待得慌啦！」

三個人一道兒笑了。

「究竟你們滿面紅光爲啥子呢？」

兩個人回答了他。小人兒臉上的薄愁重昇起來，他聲音變得低小了，細微了，他說：

「啊，啊，喝酒嗎？早得這樣子兒！」

「你不陪我們嗎？」

「不，不單是我不，小王莊沒有一個人還在喝酒，沒有一個人還在想喝酒。」

這話調，這微責而忠誠的話，叫安妞爸明白了這柳蔭寂寞的原因，這小人兒臉

上薄愁的來源。

「你打王大麻子，阿珠那裏來嗎？沒一個人喝酒。」

「我剛從那兒來，連王大麻子自己也三天沒喝了。」

「黃二呢？九老爹呢？」

安妞爸有些不相信王大叔的話，那有這樣的事？王大麻子那賣酒的酒鬼那能

三天不喝？他故意舉出這兩個酒人兒來詰問：

「一樣，他們底嘴唇上沒有沾着一點酒的氣息。」

「爲啥？」

王大叔薄愁蒙蔽的臉上，閃上了一個疑問的光，他想：安妞爸爲啥問出了這樣一句「爲啥？」呢？他底眼睛細細看了看他們，沒有改變，沒有一點兒改變，他們還是自己所熟識的他們。他說：

『你還用問嗎？你抬頭看看太陽，算算日子，想想你們地裏的穀子，棒棒。』
明白了。

兩個人底心上閃過一個『旱』字。大望爸底臉上開始結一層薄愁；安妞爸可馬上想起那件可喜的女子消息來。他笑了：

『老王，別急，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和我一同喝兩杯去，包你快樂。』

『不，我沒心情喝了。我得趕回去籌點錢。』

『幹啥？』

『我們明天抬龍神求雨！黃二，九老爹，……他們還在王大麻子那兒商量。』

王大叔說着，愁在他臉上更多起來，並且愁裏面還加上了一些些遐遠的思緒，他在盤算怎樣去籌劃些錢來。

『正好，和我們一道去吧，我要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先告訴你，縣太爺明天下

● 棒棒，即玉蜀黍。

令實行隨糧代徵。」

安妞爸這樣地說了這一句，那小人兒底臉上馬上消沒了那昇起來更加重地愁雲。他急切地問：

「真嗎？」

「怎麼不真？趙半城那小子還挨了罵！撞了一個硬釘！」

「好吧，我陪你們去喝幾杯。」

「嘿，怎麼一下子變得這樣饞呢？」

「別打趣，快講正題。」

王大叔那瘦弱的臉上，閃着希望的光，愁和遐思消沒得沒有一點蹤影，他似乎忘了一切地。

「誰告訴你的？真實行嗎？」

「齊家的健生，特爲從縣裏趕回來講的，嘿，高小校長張毅三那狗一大清早被

趙半城派到教育局去疏通……」

安妞爸大聲地講述着那有聲有色的一段。

三個人，進了小王莊。

在道上，他們三個人底影子緊連着，像一個合體，倒這土屋子的牆上。有一個影
一下下有力地舞着手，那是安妞爸。

安妞爸沿途講着，聲音從低沉到高亢的興奮了。不覺得，到了王大麻子門前，那裏團團圍了一堆人，一片農夫底黑面龐密集在一堆兒。

「王大叔，怎麼回來了？」

一個壯小子底頭伸出來，兩道濃眉，兩隻大眼，兩片深紫色的嘴唇。臉上，皮膚的纖維，組織得很粗糙，堅實。他是九月九日生的孩子，他名字叫重陽。

另外一個精神健旺的臉轉過來，白的絡腮鬍鬚，紫色的臉，鼻頭上有一塊分外鮮明的紅色，像一塊胭脂，眼角邊和嘴角邊，有好些道皺紋，一個禿了的光頭頂。他

敞開了胸膛，胸膛的顏色比臉子還紫。他看着大望爸說

『是大望爸嗎？』

『是的，九老爹。』

大望爸趕快恭敬地回答着。

三個人已經在王大麻子的門前停下來。安妞爸因話兒還沒有講完，分不出嘴去招呼誰，只急急地講着。

『你們講的啥呀？』

王大麻子走出門來，他那麻得怕人的臉上，却轉動着兩顆美麗的眼珠子，黑眼珠伶俐地滾呀滾的，小孩們怕他那麻臉，可愛他那美麗的眼珠子。

安妞爸知道是他，心裏想去招呼他，可分不出嘴來，直到他急急地在口中說完那句：『你看，嘿，媽的，真叫我痛快！』他肥胖的手掌拍在王大叔底肩上，才回頭來向了王大麻子，用興奮的尾語說着：

「老麻，請你喝一杯，這件事真痛快！」

「別說喝酒吧！」

王大麻子底麻臉一板，像是在一個個小的麻凹裏生氣。整個聚在一堆的臉齊

向了安妞爸，那些眼光都在訴說一個責問似的。

「怎麼啦？」

安妞爸底臉笑着。

「老麻，別急，我轉告你，這件事會叫你喝下三斤白乾的。」

王大叔底臉上也堆滿了笑，他底聲音也變得明朗高亢了。

「我全請，九老爹，老麻，重陽……你們我全請，」安妞爸得意洋洋地拍了拍胸，

他這樣說：「我們先到阿珠那邊預備酒，你們全來，我全請。」

安妞爸大望爸離王大麻子門前時，他們看見那一堆人擁住了王大叔，重陽那

壯小子，還在急切地問：

「是啥子回事呀？」

阿珠那小酒店中，幾天來的寂寞沉靜，全給安妞爸趕跑了。阿珠那黑臉龐的大閨女幫忙在生火，（她們底灶，在這幾天來的寂寞中，是祇在上半天燒的。）阿珠娘在趕緊的收拾杯筷，她老邁的臉上，掛着一絲絲的笑，一面還在急切地問着話：

「是真的嗎？」

「怎麼不真！」安妞爸回答着。

大望爸沒作聲，他心中似乎很快樂，又似乎很憂鬱。阿珠娘剛拿上杯筷，阿珠在睜着大而烏黑的眼珠問：

「媽，是真的嗎？」

兩個美麗的眼珠子伶俐地在她那黝黑的臉上轉。

「痴孩子，剛才大叔的話沒聽見嗎？」

阿珠娘和藹仁慈的回答着，她眼睛裏奇異地更發見女兒的美麗了。

突地一個人竄進來就問：

『王大叔講的真嗎？』

安妞爸認出是那個壯小子重陽；那角落裏的阿珠也認出了那個熟習的臉子。

安妞爸底臉上有一個笑，她眼角也有一個笑。安妞爸說：

『怎麼不真呢？』

接着，一陣雜沓的步聲，剛才在王大麻子屋子裏的人們，連王大麻子自己全來了，將阿珠這小屋子裏擠得滿滿的。

『真嗎？』

九老爹慈和愉快地問：

『真，一千個真！伙計們，我全請，喝一杯白乾，』安妞爸底聲音。

『讓我請吧，』九老爹一面拍着那紫色的胸膛。『咱們明天好一心一意兒求

雨了。讓我請。」

「求雨，我也參加。」

「我們歡迎你們槐樹塄的關帝。」

一下子，小酒店裏，破記錄地嘈雜起來。

「不！不！讓我請，一定讓我請！」

王大麻子不知在啥時候出去了，這時候，他抱着他那賣酒的壘子，興奮着麻臉走近來叫：

大家喝了一聲彩。

……

在灶邊，重陽那壯小子親密地在幫着大眼睛俏黑臉的阿珠向灶門裏送柴；大而烏黑的眼珠看着他底臉。她問：

「真媽，重陽？」

『噫，真呢。』

在大家喝彩的時候，他也喝着彩，巨大的笑聲停下了，他垂下頭，向了那個俏黑臉上的一雙眼珠子，低聲說了一句再懇切也沒有的話：

『阿珠，你讓我也喝一杯嗎？』

俏黑臉上，那雙美麗的眼珠子伶俐地一轉，似乎答應了。

十四

『阿彌陀……佛。』

桂兒像一條可憐的寒貓，偎立在門角邊。她耳邊聽見了這一個聲音，眼睛就急忙向炕那邊望。炕上坐着的老太太，正唸着『佛』字的尾音，她虔誠地半閉了眼，眼皮微微垂下，兩隻瘠瘦的手掌合着。『佛』字的尾音悠悠地完了，她底手掌動了動，似欲作一個長揖地，可是半途上放下了手掌，揖只有半個。

眼皮睜開來，她看見了桂兒。

『阿桂。』

『老太太。』

桂兒回答着。這孩子在這一天痛苦極了，她看過了趙家的每一張苦臉，她自己

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可怖的事。可是一個什麼和悲慘一樣的東西壓在她底心上，叫她不好受。老太太這時候叫她，她底心兒被老太太底聲音提起來。

『你再去問問三先生，那話真不真？』

桂兒等着這句話的判決似的，心兒幾乎被等待捏碎了。這聲音已完畢，它才被解脫出來，小心翼翼地走出門去。

老太太回入目骨裏面的眼珠，瞧着那小身體在門前消逝了。手掌才又合攏來，眼皮下垂了一會，那乾癟的嘴唇又開始唸：

『阿彌陀……佛。』

她是在爲兩件事祈禱。她覺得那兒的田都可以淹，那兒的地都可以旱；只有未陽縣東南鄉趙大先生家底地不能，因爲趙老太太是一個孤寡可憐的人，她一生的勞碌，一生的茹苦，不是嗎？這當兒，趙老太太就得想起那一年，是剛買進南趙邱那一百畝麥田的時候，大熱天，老太太一個人播着那一百畝地的種，丈夫是因爲妻子不

允許請一個幹活^①的幫忙而氣到小酒店裏去酗酒去了。但老太太終究是勝利了，一個人竟努力播完了一百畝地的種，雖然汗透了好幾件衣褲，忙了好幾天，自己在播完了種便累倒在炕上，雖然丈夫仍舊請了個幹活的來。

老太太勞碌了一生，照理，菩薩應該保佑他，和她趙家底田地。想到菩薩，老太太又虔誠地合上了手掌，虔誠地唸：

『阿彌陀……佛。』

在這一聲佛中，她似乎看見了莊嚴的女神臨在眼前，嘉尙她虔誠的心，和孤苦的境遇，而允許了她底請求般地在默默點頭。

桂兒貓似地輕悄地走進來，她不敢驚動那虔誠地祈禱者地站在門前，向炕上那人兒底臉怯胆地看。

突地，老太太發見了她，合十的手掌放了下來，虔誠的目光中，有了輕微的憤怒，

① 此鄉人稱雇用的農人爲「幹活」的。

她問：

『真不真？』

桂兒被驚得心兒一悸，她軟弱而無力地回答着：

『是的真。』

『啥？』

老太太沒有聽清地再問：

『老太太，真。』

慘白色飛上了老太太底臉，她心中有一大片肥腴的土地中，青禾全變了枯草，一個毀滅似的東西，似要爆炸她底心。

祈禱無用了，希望毀了，老太太只剩下一心的荒冷，一身的悽然，她開始是在心上微微地惶惑，後來是緊張地驚恐，漸漸地埋怨着神；又漸漸地，讓敬畏的潛念，再生起來，她丟了神的埋怨來埋怨兒子。是呀，神是最重孝道的，而趙曲周先生呢，趙燕周

先生呢？他弟兄倆沒一個聽母親的話，只知道胡花錢，不知道一點兒節省，神啊，這是神的責罰，但是，神的責罰是只降在有罪者底頭上的，趙大先生有罪嗎？趙三先生有罪嗎？

不啊！

老太太怎能說自己底兒子有罪呢？兒子們沒有罪嗎？誰得罪了神，旱了趙家底

田地呢？啊，誰？

桂兒又走入了老太太底眼簾。

一個發見，老太太在心裏指定了得罪神的是誰。看見了桂兒，老太太很容易想起桂兒底爸來，那漢子，老太太一想起那漢子就會作惱！那漢子太沒良心，借了趙家十串錢不還，反將這小鬼頭丫頭送到趙家來，說是伺候老太太；其實，是想吃窮趙家呀！不是嗎？那小鬼頭一天吃的飯抵得過一個幹活的，一頓要吃三碗麥米飯！桂兒爸那沒良心的漢子！得罪神的是誰呢？是那些像桂兒爸那樣沒良心的漢子，他們種趙

家的地，借趙家的錢，還故意得罪神，叫趙家底田地整個兒旱了！該死的，沒良心的人！
老太太恨恨地在心上罵了。

到老太太罵到沒法兒罵了，她底心又痛起來，因為她想到了地荒了還不算，還得替那些沒良心的漢子納田賦，哼！他們是倒霉的地主啊！想到田賦，老太太記起一件重大的事來，那是『隨糧代徵』就是使趙大先生愁苦的，她祈禱的第二件事。

『桂，去問大先生，真不真？』

『問啥事？』

老太太沒有想到那小鬼頭會這樣的問話，真是沒良心的漢子底女兒，只知道吃飯，這一點兒事體還得問！她恨起桂兒來。

『問隨糧代徵！』

桂兒去了，老太太在心裏罵了一會，又合了掌，虔誠地唸着她底祈禱語：

『阿彌陀……佛。』

這回祈禱不是爲地旱了，她知道地旱了是神的懲罰，沒有祈禱的餘地了。現在，她一心一意地爲『隨糧代徵』祈禱，雖然她尙不明白『隨糧代徵』是啥子回事，只知道它叫趙大先生苦惱。叫趙大先生苦惱的事，一定是不利於趙家的，她只祈禱沒有它，毀滅它，死去它。

『阿彌陀……佛。』

桂兒回來了。

『大先生在生氣！』

『爲啥真不真？』

『他不說。』

『再去問，你這小鬼！快去問，真不真？』

桂兒又去了。老太太罵出聲來，這沒良心漢子底女兒，可是爲了祈禱，她又虔誠

地合了十唸：

『阿彌陀……佛。』

書房裏，趙大先生正踱着步。

有一件叫大先生苦惱的事控制着大先生底心，叫大先生底心上微微地被一些刺兒戳着。他底臉上，有一層被辱罵者底蒙辱的紅潮在上昇，在燃燒。踱步兒，是想忍耐那汎濫的羞慚。真是叫大先生羞慚的事啊！大先生，誰不知道，誰不敬畏的趙大先生底一生中——不短的三十七年啦！——的光榮，一旦破滅了！怎不叫人羞，叫人怒呢？所以，大先生是當然地在心裏羞着，憤怒着。

可是羞那小子是按捺不住的傢伙，它紅了趙大先生底顴骨上那兩小塊皮色。趙大先生覺得臉有些兒燒得難受。

於是，起首是慢慢的閑步，後來變得急促，趙大先生做了一隻勞碌的老驢，在磨房裏工作似地在書房中轉。

到忿氣極濃烈的時候，趙大先生生了氣。不知怎麼，大先生底心上有了一句否定的話兒冒出頭來。

『也許不會是這樣，毅三那小子搗什麼鬼！』

可是這否定一時沒站穩，被一些大先生腦中的記憶底影子推倒了。趙大先生記得張校長那一張憤慨的面孔，和那一些憤怒的話，一點也不假，消極倒了萬分地說着：

『……教育局長，我這臉給他羞壞了！他不幫忙，一點兒也不幫！還說：「張校長，這是侮辱縣長呀！嘿，侮辱地方官！」哼！我被他罵得好！』

趙大先生覺得這些話和張校長那一幅神氣，一點兒也不假，那臉子決不是假作可以裝出的。而且還有高團總那些話，趙大先生底思路拐了一個彎，身體又在書房裏轉了一個圈。心上現出高團總那個人影來。

一個大胖子，發財發福的像。五十來歲，一腮的剛鬚。走進門，寬闊的綢衫子裏搖

動着一震一震多餘的肌肉。大聲大氣用洪亮的聲音說那半官腔半土俗的話：

『媽的！真混帳！多大點兒的毛小子就作官，沒世界了！』

一個對宇宙將要毀滅的興嘆，在高團總剛鬚環繞的嘴唇中迸出來，特別現得沉重，一片鵝毛身上所覺出的泰山的沉重。

『王開基那毛小子，簡直太混蛋了！曲周翁，我替你去說過，可叫你丟人了！他一點面子也不賞，非明天下命令不可！曲周翁，你說，混不混帳？』接着高團總將在奉天呆了三天，學來的罵人的官味兒，一股腦兒販賣了：『媽挪巴子！●混蛋，操他媽的雞八蛋！』

他在辭別出門時，還反身來說。那時的話還在趙大先生底耳邊叫：

『……曲周翁，你千萬不可示弱，輸啥子俱可，可不能輸這口氣！那毛小子若不
吃點辣的，不會知道厲害！曲周翁，你要往上告，告到省裏去！不論怎樣，你會贏的！你要

●『媽挪巴子』是奉天人的罵人語，不知何解。

願意幹，我老高替你打邊鼓，找幾個在省上的朋友幫幫忙兒……

『……無論怎樣，不能讓那毛小子任未陽縣撒野。讓他撞一回釘子，才知道未陽縣也有「叫鷄」不是撒野的地方……』

趙大先生又踱了好幾個圈子，想了好幾次這些箴在記憶中的聲音。不假，一點也不假！張校長是拿了自己三十塊大洋的，這叫趙大先生有一點疑心他搗鬼，而高團總呢？他是受純友誼的請託，當然不能有什麼疑心。王開基那小子也太不將他趙大先生看在眼裏了，那般的撒野！

憤怒燃了把火。

桂兒走進來，大先生沒看見。

半晌，他才發見有一個小生物底聲音，在書房的一角發出來，向了他底耳邊竄，擾亂了他底心。猛地，他看見了桂兒底臉，他自然地將一眉尖的憤怒迸出來。

『啥？』

他問。

那小生物底身體，被這巨大而憤怒的聲音，震得心兒直跳，聲音越發變得軟弱無力地說着：

『老太太……問……真不真？……』

『啥？』

趙大先生被這無力的聲音，模糊得不耐起來，眼睛瞪着看了桂兒底臉，像是將要噴出火來般地問着：

『……真不——真？……』

小生物幾乎被窘得哭出來。

『滾吧，話都說不清』

要憤火的眼光，向那小生物底臉，狠狠地戳了一下，移開去，再去連續他胸中解不脫的苦惱。

可是思緒成了一堆亂麻，一時找不出頭來，憤怒又罩上了他，他想到這都是那小生物所致，於是回身去，準備狠狠地責打那小生物一頓。可是，桂兒早沒聲沒息地走了，遵守着她主人的命令。

他只得忍捺着，又踱過了門，繼續那未完畢的一圈。

好容易，他找出了一個思緒的頭，那是『隨糧代徵。』那四個字，有力的字。一個什麼有力的事兒，又控制住了他底心，惡聲地問着：

『怎麼辦？』

就在這句問話中，他想到了一個他憎恨的人，向了一些可恥的窮民們說：『我就下命令，即刻就下。你們便可以少出田賦，地主便要多納糧。』那地主漸漸地變成了趙大先生自己，他便很恭敬地拿出比往年多幾倍的糧銀到政府去，他身後緊緊地跟隨着一陣比咒咀還尖刻的訕笑……

『不能！』他突地叫了。他心上還在叫：

『不能這樣辦！』

門前，剛走到門前的桂兒，被這叫聲驚得怔住了。她不知道怎麼好。

和前一次一樣，大先生發見了一些模糊而軟弱的聲音擾亂了他，因此，他又在眼睛裏看見了那小生物。

『啥？』

他比前一次更要憤怒。

『……老太太，……一定要問……真……不真？……』

桂兒底身體軟得幾乎要癱下來。她底聲音中有了在寒夜中梧葉飄落時的顫抖。

『啥？』

『……老太太……真不真？……』

趙大先生彷彿被訕諷得忍不來了地，猛地伸出他那憤怒的手掌，沉重地打在

桂兒底頭上。

那小生物幾乎被打倒了。

哇的一聲，一個聲音哭出來。

小天井下的走廊道上，正躺着被太陽拉倒下來的，走廊格子的影兒，很安靜地躺着。是安靜的下午啦。

只是，有一個瘦長的人影，時時地走過來，擾亂那一片靜中的走廊影子。趙五在小天井裏露了一下臉，又迅速地走了，似乎在臨行的那一回瞬中，向小天井下這一片靜中，佈了嘲弄的種子。

擾亂那片靜的人影，也彷彿覺出了那個嘲弄的聲音，走開了。一會，小客廳裏的涼椅上，躺下了三先生那條沒興致的身體。

涼椅是新製的，本來就不在乎那軟弱軀體的重量。再加上那軀體一點兒興致

也沒有，所以，在它，只覺得加上了一種不經意的負擔。小客廳裏也很安謐，靜得只剩下一點聲響，那是壁鐘底擺聲。

可是，在三先生那個沒興緻的軀體中，却裝着一顆煩悶苦惱的心，那心兒重重地，至少有十來個半斤。

田地是察看過了，那些荒色的景象，便是叫三先生沒興致的緣由兒。三先生恨過天，罵過地，雖然三先生是受過洋學堂的新教育，而知道天地那些東西都是不會聽見罵的死傢伙，可是不由得他不恨不罵！真有些兒跟三先生過不去！前年不淹，去年不旱，（其實，去年旱得夠瞧的了。可是，去年三先生沒心事，所以，他一點旱的影子也記不清了，這樣，不能怪他暗暗地硬派了去年是一個沒旱的好年頭。）偏偏要在三先生計劃着扳青臉子在佃農身上撈到一筆款子的時候旱了！而且旱得那樣糟，你說是不是跟三先生過不去？

三先生在涼椅上翻了一下身。

可只叫涼椅上的竹背兒輕叫了一聲，就靜下去，沒掀起什麼大波瀾的聲響。三先生底身體太沒興致了。

田旱了，啥也提不起三先生底興致，而那些債主兒，可接連地送信來，真全是守財奴，吝嗇鬼！全不瞧瞧趙家三先生底排場，趙家這樣大一份家財，三先生能跑掉那小小五百元的債嗎？

說回來，三先生可只有抽一口冷氣，自己太沒有用了，這大家產，自己一點兒也沒權柄把握，全給大先生掌着。五百元，這區區五百元就急壞了三先生！真叫三先生心裏頭鬧彀扭兒。

這債兒可不能賴，（自然，趙家三先生怎麼會賴？）可又不是鬧彀扭可以完事的！得想個法兒了結。但那兒有法子呢？三先生想了三天了，心裏，連銅錢孔那樣小的法兒也尋不出，想起來，真叫人短氣！田旱了，在三先生便僵了生活的一切，沒法兒叫那僵了的再軟下去，除非田沒旱，或者旱的田裏有一個豐收。

三先生又翻一下身，這回，涼椅輕輕的一聲也沒叫，三先生身上的興致絕了氣。
『怎麼辦呢？』

辦法是太多了，只是沒有錢這一樣難辦；而錢趙家是太多了，只是三先生手上一個也沒！這難勁兒，便像蛇嘴啃不破鐵壁。

這是太不公平了！

三先生對於手上沒一個錢的事，不平起來；反之，是對於趙大先生手上錢太多，不服或妒嫉起來。一個聲音向三先生呼了：

『找他去！』

『對。』

三先生坐起來，走出去。

到大先生底書房，是要經過自己底臥室的，三先生想着這一條路，順便想起三太太來。他覺得這兩天來，他那美麗的妻子也和自己一樣，像有什麼難解脫的苦惱。

地深深皺了眉毛。

女人們發愁兒，比男人們發愁要强得多，早上，三先生會仔細看過三太太底眉毛皺的密度，和愁的姿態。可惜沒到好處給討厭的煩惱心事打斷了。這時候想起來，怪可惜的。

因了這，三先生又忘了研究三太太愁的原因。

想着，想着，三先生底身體，到了自己臥室的門前。一個女性煩愁的怨聲，悠悠地被吁出來，悠悠地攢進三先生底耳朵。

『哎……』

三先生伸了瘦頸子向玻璃窗上瞧：三太太獨自坐在床前，側着身子，三先生只看得見她底半邊臉，和那一條線似的細長的眉毛。三先生便用心在那條眉毛上研究愁的形象了。

但三先生永遠猜不着三太太是爲啥子發愁。

三太太底眼睛正看着對面那並排立着的衣櫃上嵌的玻璃鏡，那鏡中，正反映出她自己底不甚清晰的臉。她從那張臉上，想到張校長的太太自己的好同學玉貞女士。於是思想牽開了一條線，那條線上掛着玉貞女士，掛着張校長，也掛着大先生和三太太，與另外一個很美麗的教育局長的位置，和一大堆禮物。三太太底心循着這條線，想到玉貞女士懇切的話，和豐盛的禮物，自己的答允，以及在花園裏向大先生對張校長的推荐……漸漸地，想到張校長底失望，大先生底苦惱得透不過氣來的臉……

而三先生研究底結論是：這個可愛的女人，她爲了我底苦惱而苦惱；爲了我底憂愁而憂愁。他感激得想跑到房裏去，抱了她底身子，吻着她底臉。

可是他沒有這樣辦，因爲他急於要到大先生底書房裏去。他剛進書房的門檻，一個突然的哭聲驚住了他。

大先生正用了狠狠的眼光看着桂兒。桂兒扶了門支持着將要跌下去的身體，

一面哭着，委屈地哭着。

『這小鬼頭真討厭！』

大先生似向他說，又似自語地說了這麼一句。

發怔的三先生雖然是恢復了，可不知怎樣回答好，他是不知道這兒發生的是什麼回事。半晌，他說了：

『死丫頭！滾吧！』

桂兒咽着哭聲，悄悄走了。

三先生剛想開口，大先生却講了話：

『這小鬼頭真嘮叨！人家悶得慌，她偏來嘮叨！又講不清話兒，真叫人煩！』

他說完，恨恨地走開去，繼續踱他的。

三先生無聊起來，要說的都給咽下了。

趙金榮跑進來。

「啥？」

大先生劈頭這麼一句問話：

「下莊，上莊，七里莊，文德鎮，和海子……村長請示您讓不讓求雨，他們旱得太苦了！西北鄉已經——」

沒有讓趙金榮講完，大先生恨恨地說着：

「求啥子雨嘍！滾別向我嘍叨！」

趙金榮摸不着頭腦，委屈地退出去。三先生更將心中想說的話，畏懼地咽到小腹裏去。

十五

晨。

晨風在吹。

趙大先生的書房裏，時時散出鴉片的氣息和遽笑的聲音來，一下一下地想將那早上的靜寂給敲個粉碎。晨光，從張開的窗外，揚長地走進去，平靜地在地上躺下了。

大先生正側靠在炕上，兩手在烟燈的火焰上晃動，那微弱的可是在平靜中燃燒着的火焰，在大先生額上塗了一層光，他瘦削的腮骨上，排着一個長久的微笑。那微笑是平靜的，像平靜地在燃燒的火焰。他對面坐着張校長底盛旺有興致的身體，他先是躺着，爲了那幽美的，最短促的一刻的逝去，他微微在心上的回味裏喚着惋

惜。爲鴉片的氣息刺激了的喉嚨，有些乾起來，他坐起捧了炕桌上的那一杯涼好的熱茶。

『高團總，來，抽一口。我燒這東西是外行兒。』

大先生用側炕的那隻手支着身體，半坐地回過頭來。

那面坐着的那位胖而高大的漢子，笑開了肥胖的臉，欠了欠身，遜讓地半立起來用破沙而低沉的重音說：

『您先用，您——』

一面，他還伸出了肥大的手掌。

張校長捧了熱茶呷了半口，趕快吞下喉去，一面就離了坐，向了那張胖的笑臉說：

『請吧，高團總！——』

本來，他還要說下去的，只是舌根被剛吞下的熱茶燙得有些不好受，只得不說

下去，心裏可在罵一個喝茶不細心的鬼。

『張校長不用了嗎？』

肥胖的臉轉過來專對了張校長底臉，他這句話說得謙遜裏帶幾分刺，張校長聽着，一陣不好受，比熱茶燙了舌根還那個。可是他陪着笑，走開來，只在心裏用罵不細心的鬼的話，罵了缺德的肥鬼。

高團總躺下了，多餘的肌肉被擠得鼓起來。那面，大先生在烟槍上裝好了烟，笑着說話：

『其實，這一點兒不能算是請客，待客的禮物，原來就是客人底。這叫做「順水人情，」高團總，你說對不對？』

三個人都笑出了聲。張校長被熱茶燙痛的舌根，被笑擠得更痛了。

一會以後，他們共同開始了一個長的談話：

『這法兒真不錯，我幾天來，被這件事悶得慌！——似乎說壞了，所以下一段解

釋——其實，這點事，也沒多大了不起兒。只是不能讓那毛小子一意的橫行高團總！你說對不對？（肥胖的臉，點了一下頭。）這法兒我真沒想到，虧張校長想得出。」

說着，大先生底臉和眼光，轉向了張校長。

張校長底臉上，有一陣子傲岸的笑容。

肥胖的臉，也看向了張校長，那臉上，有一個嘉許的笑浮着。

大先生又開始說：

「只是怕那毛小子會——」

張校長馬上堵住了大先生下面的話，一萬分自信，加一萬分肯定地說

「不，一定不會，這法兒叫「利用民意」！民意是誰也不敢反對的。比方說「冀

東，」「冀東，」啊，啊，誰呀？是，對，想起了。「殷汝耕！」他組織自治政府，就是「利用民

意！」「民意我們現在也是「利用民意」！不過，不過，不過……（他知道說得不對口

了，可是想反轉說又一時找不着話。）不過……我們，我們，我們是「爲民！」」

肥胖的臉馬上大笑起來，的確不錯，張校長講得有條有理，大先生可以不必憂慮笑聲還在窗門前，大先生開始低聲說話：

「只是，要拜託高團總一件……」

聲音更低了，只能分辨出低微的氣息。一會，張校長又指腳劃手地低語了一會，肥胖的臉笑着，點着頭，似乎極讚賞那一個方法。

「就這麼辦？」高團總底聲音。

「就這麼辦！」大先生底聲音。

突然，大先生高聲喚着他底聽差：

「趙金榮。」

「有！」

一個漢子跑步着進來。

「上莊，下莊……問求雨的人還在嗎？」

『還在等訊。』

『叫他們趕快回去準備一同到縣府求雨。——叫趙五來。』

那漢子去了，另外一個漢子進來。

大先生低聲地向他說了一回話，聲音低極了，同屋的張校長和高團總，恐怕也沒聽清。後來，大先生放下了聲音問：

『懂了嗎？』

『懂了。』

『快去辦吧，要快。』

在那漢子走出門時，大先生又喚住了他：

『這裏有廿元錢，拿去節省些化。還要「秘密！」』

那漢子拿了錢，答應着去了。

窗外，平靜地，晨風在吹。

矮院子裏，昂昂地走出一隻雄鷄來，雪白的羽毛，粗大的翅，美麗的尾毛，殷紅的冠，是一隻漂亮而雄健的鷄。

它刷了刷翅，低低地叫了兩聲，倔强地歪着頭，像摹仿着京劇中大花臉的台步地走了兩步，突然引吭駐足地長啼起來。

『格，哥，隔！格，哥，隔——』

這是東南鄉下莊村上午十時以後。這白羽英雄的啼聲，一直達到二百步外的關帝廟中。那兒，正聚了一堆人，在廟前零亂地坐立着。

廟門上，直矗着四條扁担，四條細長的影子從地上爬上廟壁，直銜着扁担的嘴。一堆麻繩，像一堆死蛇，靜靜地躺着。一個小伙子從太陽裏走過，蹲下去弄着死蛇樣的麻繩，還偷眼去看廟裏那幀小型泥塑的關帝。

『石頭。』

一個青年人：老頭，臉上長着很濃厚的汗毛，尤其是嘴上的一圈。並不是鬚可繞着嘴塗了一圈灰色，他正在抽『皮絲』金烟，烟斗在太陽裏只冒着細微的青色的烟圈線。他想起了什麼地回過頭說。

那蹲在地上弄着死蛇樣麻繩的小伙子走過來，他赤了雙鼓脹着青筋的腳，藍布褲管上有一些灰色的塵土覆着。

『啥呀？』他問：

『你爲啥子不高興？』

青年看着那張不耐煩的臉，親暱地打趣着問：他底一隻粗糙的手掌，伸在太陽汛着血的紅色。

『快說呀！爲啥？別人急得慌！』

那小伙子並不去回答，却這樣挺不高興地問着。

在廟前聚着的一堆人，知道一個有趣的場面要開始了，大家底眼光都注到那

青年打趣的臉上，和那小伙子不耐的臉上。

『爲啥子急得慌呢？』

『爲啥子沒聽見小垵的鷄叫嗎？準十點多了！那邊還沒送信來！』

小伙子底瘦臉，表現了一些埋怨，他舉手向天空劃了劃，又向路東指了指，眉毛作了個不耐煩瑣的表情。

青年人向大家看了看，做了個打趣的鬼臉。然後用手敲了敲小伙子底肩，吃緊地向大家說：

『呀，這塊石頭軟啦！牠會急得慌？』

所有的眼睛，和所有的嘴，都笑了。一陣窘，叫那叫石頭的小伙子微紅了臉，他一下子想到了報復，於是迅速地用瘦手去抓起青年人底眉毛，他一面得意地笑着，一面做鬼臉給大家看。

『怎麼啦？』

「這叫抓『小虎子』^①的眉毛啦！」

石頭鬆了手，一竄一跳地撒腿跑開去，一笑一聲地叫着。看的人大笑起來，有的竟鼓了掌。窘，那怪難受的色彩兒又汎上了青年人底臉，他拋了烟斗追去，沿途還叫着：

「石頭怎麼會長脚跑得像條狗啦！」

又是一陣散開來的笑。

廟西頭，驟雨般地跑過來一個人，他看見那追的青年和跑的小伙子，大聲地喚着他們：

「別跑啦，小虎子，石頭。」

兩個人同時走回來。石頭還有些胆怯地掉在後面。

「怎麼啦？」小虎子問。

① 小虎子是指貓，這裏是打趣的諧音語。

『快預備，到上莊財神廟聚齊，一道進城。你們快去喚沒有來的人。』

那人是下莊村長李家蔭。他這麼指揮着，廟前的人，馬上騷動起來，大家都在用嘴鬧鬧嚷嚷地說着話。

『小虎子哥，饒我一遭吧，我要打鑼。』是石頭底聲音在討饒。

『誰還在追你呀？快去拿柳條帽來。』

小虎子忙着用麻繩綁神案。石頭跑進廟去，抱出一大堆用青青的柳枝編的東西，自己選了一個戴在頭上，柳葉綠綠地，在他頭上飄動。他又抓了一個跑到小虎子面前。

『我給你戴吧。』

『不。』

可是石頭已經在小虎子頭上戴上了。柳葉飄在小虎子底頭上，怪有風姿地。有人猛的打了一下鑼，大家都被鑼聲震得一驚。

『別搶我的鑼呀！』石頭迅速地跑過去了。

『別亂動呀，這兒有神啦！』——這聲音有力地壓下了一些雜亂的騷動，大家靜靜地虔誠地忙亂着。

小皖的那隻白雄鷄剛叫了半聲，給驟起的鑼聲驚得連飛帶躍地跳上短皖，受了委屈不服地歪了頭看。一羣人，戴了青青的柳條，擁着關帝爺羞紅了臉子的聖像走出下莊村東。

它不解地歪着頭，向了那新奇的行列。

『火去！』

多事的小閨女將它趕下來，它才知道站在門前看的人多啦。

三片嫩綠的柳葉在石頭底瘦臉上有緻地戰動着，石頭是在使勁地敲鑼，鑼聲，蒼勁荒寒地在太空中回旋上昇。石頭底瘦臉上閃着天真而無憂的笑容。他每敲一

下鑼，必要側過去看一下小虎子底臉。

小虎子在左肩上扛着神座，像無事般地搖手走着。只是，太陽下他頭上那柳枝的圓圈邊，積了一粒粒混了灰塵的汗珠。風沒有吹動那被戴在頭上的柳枝柳葉，倒是在輕盈的戰動下，給足踝拋起的灰塵塗抹了它們。小虎子底額上，有一些柳葉給污汗黏住了，但小虎子一點也不覺得。他用眼睛看使勁敲鑼的石頭。

他們這一個行列，像一個淒涼的儀仗。

可是他們心中的確懷了一重送葬的悲哀。

叉字路。

一排樹攔開了路中間的连接。

那面路上，也響起了一片鑼聲，蒼勁而荒寒的鑼聲。石頭猛地敲了一下鑼，就停下來，靜聽。他頭上，柳枝柳葉停止了一刻戰動。那面路上，蒼勁而荒寒的鑼聲，遠遠地

傳來，一聲又一聲地。

『上莊前面去了。』

有人這麼說：

『對。我聽了半天了，是上莊財神廟那口大鑼，聲音怪震耳地。』

石頭答應着，眼神在想象，想象那鑼聲的回憶。

鑼聲漸漸地遠了，又近了。

『對的。上莊的鑼，怪熟的鑼聲。』

石頭一心想着那面路上的鑼聲，可忘了手上的鑼，他的兩隻手平行地垂着，和鑼槌，在那平垂的手上靜着。

『我們追上去，』一個人說。

這行列便跑起來了。

在义字路的會合點，上莊和下莊求雨的行列相會了。那兩個蒼勁荒寒的鑼聲相互地迴旋開去。

他們這兩個行列的人數相似，裝束相似，只是他們神座上扛着的不是關帝，却是三隻眼睛騎老虎的趙公明。

「爲啥不見大胖？」這是石頭心中的打量。

「上莊沒來利勝泰那精敏鬼？」這是小虎子心中的打量。

他們兩個人同時用眼睛在上莊的行列中找，找，找，找那熟識的臉子。

「呀！利勝泰那小子和我一樣，扛神座，」小虎子突然地叫。

「呀！大胖也在敲鑼，」石頭突然地叫。

但上莊的行列中沒有回應，他們靜靜地走着，不知道是因爲風，還是柳葉累了，他們每個人頭上戴的柳枝上，柳葉在輕盈地飄動，飄動，飄動……尤其是那個左肩上扛着神座的利勝泰，和扳着肥臉敲鑼的大胖，在小虎子和石頭底眼中，飄動，飄動，

飄動……

石頭不止大聲叫了一回大胖，他恨起那扳着的肥臉來；小虎子也因為利勝泰那精敏鬼不瞅不睬在暗暗地罵他。最後他倆不耐地同聲叫起來：

「大胖，你這聾豬！」

「利勝泰，你這聾狗！」

那邊，大胖和利勝泰連睬都沒有睬，他們都像肚子裏裝滿了委屈似地陰沉着臉子。不僅是他們倆，上莊那個行列整個兒像負着一條沉默的担子，苦着臉兒不聲不響。

「你們忘記了死在眉尖上的穀子嗎？還這樣高興？」

說這話的，是上莊的劉福。

這句話像一個霹靂突地碎裂在上莊下莊這兩個求雨行列的每一個人心中，每一個心，都從這句話想到了家和太陽，和希望，以及飢餓……太陽的殘酷，希望的

凋謝，飢饉的威脅……像一條線，橫貫起了每一個心。

大家都想到了這是一個什麼時刻，自己在幹着怎麼回事，這是一個抗爭的祈禱，流淚的祈禱呀！

每一片心痛了！

尤其是小虎子底和石頭底。他們一點也不恨剛才那個劉福講的沉重的責言，他們底心中只不斷地想着自己底家，和飢餓，和怎樣繳租子給地主們。他們底心中有一個不能回答還附了恐怖的問話。

下莊這個行列，馬上和上莊一樣了，靜靜地負了悲哀似地走着。

小虎子靜靜地從身邊同行者頭上的柳葉邊，看到道旁將枯黃至死的田地，石頭在靜靜地敲鑼。鑼聲彷彿是他們悲哀的呼喚。

趙城東西頭，響過了一片鑼聲之後，幾個赤裸着身體的孩子，叫着爭先跑出門來，他們底小眼睛在四下裏瞧，沒有聽見他們的媽媽和姥姥們在心疼地罵着：

『別跌壞了呀！野小子！』

接着，一陣鑼聲從村西響過來，孩子們將希冀和好奇，整個兒放在眼珠上，朝了村西看。連他們的媽媽姥姥也不用嘴罵了，和他們一樣靠了門檻兒朝西頭望。他們眼中，過來了一列熟識的面孔，每一個頭上都戴了一個柳枝帽兒，就只有這柳枝帽兒像在孩子們底眼中新奇地招手。孩子們底媽媽姥姥呢，她們是半看熱鬧，半虔誠地。因為看熱鬧的是眼睛，唸阿彌陀佛的是心。

全裸的三花兒，和比三花兒多穿一件泥污的背心的四狗兒，不知在啥時候拌起嘴來，後來漸漸地打了，打得挺夠兇的。到他們底媽媽姥姥發覺了他們的格鬥時，鑼聲和行列已經過去了。

三花兒底姥姥拖了三花兒，癩了嘴問那對還鼓得挺大的小眼睛。

『爲啥呀？打起來！』

三花兒訴苦似地回過臉來：

「兒。」
「姥姥，我說求雨的有金榮叔，徐大鼻子，他說沒；反說有趙家大伯爹，和大狗

兒。」
四狗兒從四狗兒媽手中掙脫了，搖了搖泥污的小手臂，瞪着對小眼珠向三花
兒說：

「不，沒有他們！只有我大狗哥和趙家大伯爹。」

「不！沒有他們！」三花兒鼓着小眼睛叫。

最後是在旁邊笑着的小玉芽兒作了調停人，她用一隻手摸着短辮子，一隻手舞着，笑迷迷地叫。

「你們都有錯兒，你們都有錯兒！有大狗哥，也有趙家大伯爹，也有金榮叔……」
她忘了一個，扳着小指頭想。

「徐大鼻子呢？」三花兒不高興地問。

「啊，想起了，徐大鼻子也有。」

四隻小眼睛不再鼓了，三花兒走去牽了四狗兒底手。

「我們都有錯兒。」

「對。我們都有錯兒。」四狗兒回答着。

他們倆忘了剛才的格鬥。

整地問：
在趙城東村西頭，求雨的行列中，趙金榮竄出來，對面來了趙五。他攔住了他，低

「怎麼樣？」

「啥呀？」趙五在笑：

「他們進城沒？」

「誰呀？」

「你這小鬼！我問的是西北鄉求雨的人。」

『已經進城了，』趙五回答；『我們這邊呢？』他反問。

『石海子的早走了，上莊下莊剛過去。』

『快追上去吧！』

趙金榮被提醒地向前面看去，他們的行列已經到柳林了。他便馬上顛起腿兒追了上去。趙五看着那頭上亂動着柳葉的趙金榮，笑着罵：

『爛銅！』

未陽縣城裏，有人得意地說：

『嘿！真熱鬧啦！西北鄉三十二村，東南鄉二十八村，六十座菩薩。』接着啃書似

地啃下去：『趙城東的土地，水竇澗的濟竇，上莊的財神，下莊的關帝……』

又有人不信地搖着頭說：

『不會這麼多，不會這麼多！趙城東的土地就不會來，趙半城不信神！』

『不信嗎？你到北嶽廟去看看。』

這樣說了之後，真個有人往北嶽廟跑了。

偌大一個荒涼了多久的北嶽廟，現在熱鬧得成了南京的夫子廟，北平的天橋。人和神在這樣熱鬧的氛圍裏混雜地擠在廟裏廟外。

西北鄉的求雨的行列歇在廟外，槐樹埝的大望爺，安妞爺，和大望；梨村的缺嘴王二；和小王莊的九老爹，壯小子重陽，賣酒的王大麻子；以及孔家山邊齊古莊的王大叔，他們都聚在一塊，似乎有些倦。

在他們中間，九老爹是居着領袖的地位的。西北鄉這次求雨，便是他的發起人，他率領着西北鄉三十二個村子求雨的行列到這兒來。所以，這些聚在一堆老幼人的中心便是他。

『老天爹該要感動一下子，這麼多的人求他呀！』

是王大叔底聲音，他底臉上，雖然是憂慮和希望兩種混合的色彩，可是他很興奮，因為他看見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祈求者。

大家聽着，都不約而同地向四周看：四周，是人聲和香烟的昇騰，是柳葉在人頭上的起伏，是憂慮和希望塗出來的興奮。

九老爹在他那有力的手掌上舉起大姆指，臉上有一層興奮的紅色，他在笑，他那慈和的眼珠與銀白的鬚鬚也在笑。

「老天爹一定要下的，一定。這麼多的人，是三十年來所不會見到的，三十年！」

「聽見，一共六十個村子的人呢？」

壯小子重陽敞開了胸，那結實而年青的胸膛露在外面。他向九老爹問這句話時，還向九老爹愉快的臉上看，他底眼珠彷彿在問：

「三十年前有六十個村子這麼多的人嗎？」

「真熱鬧！」

愛多嘴的缺嘴王二，搶着說了這一句，接着是一串笑掛在缺嘴唇上戰抖，令人不起好感。

王大麻子馬上氣紅了滿臉的麻田，他惡惡地向地唾了一口涎，諷刺地咒罵着

缺嘴王二：

「你這小子只知道看熱鬧！」

缺嘴唇還在笑。

「九老爹，真能下嗎？老天爹——」

是大望懇切的問話：

「我想，我們這些窮莊稼主的可憐，老天爺一定會看見。」

是大望爸安姓爸同聲的話，這話兒好像是回答大望，又好像是加重了問話的

成份，向九老爹問：

「怎麼不真？三十年前，我三十歲那年，西鄉到了二十五個，北鄉到了十八個村

子，只求了三天，雨，嘩嘩喇喇地下下來。那一年，七月廿還沒下雨啦！窮莊稼主急得哭，可是四十三個村子，只求了三天——』

九老爹底話還沒有說完，趙城東村的大狗兒喘着氣跑了來，大家都看了他那氣咻咻，紅紅的臉。

大狗兒是趙城東村的一個窮小子，也是一個不高興作事的懶小子，家裏幾畝地，全典給了別人，那小子的懶病可沒有脫掉，這時候他跑了來，是奉了趙五的命令，拿了三毛大洋，否則，那懶勁兒便有千斤重。

『九老爹！』

『啥？』

九老爹見了那懶虫，有一肚子的不高興。

『我們大先生請您，有要緊事。』

『啥子事？』

『誰知道？您去得了。』

九老爹吃怪地跟他去了。』

上。
突地裏，鑼聲，人的行列，神的行列，一條急流似地從北嶽廟裏流出來，流到大街

有一些非求雨者的人，故意戴了柳枝帽，加入那急流裏去。
鑼聲，人的行列，神的行列，流向了東大街，直奔向縣政府去。

十六

『不。我說東南鄉比我們西北鄉多。我眼見後面又來了一些，他們向人堆裏直趨。』

安妞爸回駁地說了這些話，眼前彷彿再現了昨天那個熱鬧的場面：人和人緊連着，肩和肩緊連着，不知道有多少頭顱在活動。那雜亂得分辨不出一點什麼的聲音，彷彿還在他現在的耳邊鳴叫。

『我也是這樣覺得，東南鄉的人總要比西北鄉人多，我還看見曲周公皮店的先生們也擠在人堆裏亂嚷。』

大望爸同意着安妞爸底話。確實在昨天，他身邊擠呀擠地趨出一個人腦袋來，那人幾乎是從他褲裏檔爬出來的。那時候，大望爸對這人有些氣憤起來，預備使勁

地捧那腦袋一拳頭，那腦袋可回過來向他一笑，嘿！那正是上莊的何六，曲周公皮店的小伙計。而前面，有好幾處也冒出些白嫩的縣城裏的人臉來。大望爸認識，有曲周公皮店的，也有曲周公布莊的，和曲周公雜貨鋪的先生伙計們。

「對呀！我記起來，還有曲周公洋貨店的利家慶。我看見他滿頭是汗，從人堆裏擠進來，嘴裏不住地喊着些啥子『不能實行，不能，不能！』的話，他還用一隻細手臂朝天舉起來呢。」

在井邊蹲着的大望，跳着走到井這邊來，他興奮地一面形容一面講，手還向天舉了兩次。

這是午後，槐樹陰的大井邊一塊槐蔭中。大望爸坐在井東頭一塊白石頭上，王大叔站在他旁邊。安妮爸先是嚷着熱地跑了來，在槐蔭裏敞開了胸膛。三個女孩在大石槽裏洗衣裳，水和布帛的聲音，時時在微風裏面漾開去。大望在井邊靠了絞水的木架向她們看，似乎在靜心聽那布帛在水裏面擺動，在手裏而揉搓的聲音。石槽

邊三個浣衣女中，有一個時時抬起眼睛來看他。那雙眼睛美極了，是安妞底。

在大望跳開去時，那雙眼睛就緊隨着他移開去，隨了大望底聲音和動作轉動。有一個小女孩調笑地牽一下她底衣角，把她驚得回過頭來，她看見有一個小指頭在戳着一個小臉龐的一邊面頰，便微羞地垂下了頭，輕輕罵了聲：

『小鬼！』

王大叔蹲下去，和大望爸一般高了。他說：

『東關小癩子的爸說西北鄉到了三十二村的人，東南鄉到了二十八村。這樣算，東南鄉的人便比我們少了。』

『小癩子爸的話聽不得啦！那傢伙專會騙人。』

安妞爸說着，他已經不像剛才跑來時那般熱燥了，胸膛感覺到很舒服。於是，他耳官聽見了槐林裏叫的知了來。不知怎的，他從知了想到了太陽，從太陽想到了田地的荒蕪，一股憂鬱的氣息，開始來壓迫他去看看天。

『天老爺也該看見了我們這樣多的人求他，下點可憐見的雨！』

王大叔又站起來了，他記得早上的一場空歡喜來：早上，他在床上翻了一個身，覺得睡還甜甜地留在枕邊。可是聽見王大嬸子在嘮嘮叨叨地與一個婦人講話時，知道天不早了，就又一翻身爬起來。是一個蠅子攆進了他底鼻孔，叫他鼻尖癢癢地連打了兩個噴嚏。

王大嬸子顛着小腳兒走進來了。

『你再睡一忽兒吧，昨天你累了。』

他沒作聲，因為第三個噴嚏將要打來了。王大嬸子還在說個不休地：

『天老爺真靈兒，天亮到現在就沒出太陽，昏昏地滿天灰色，好像要下雨。隔壁阿七的媽也說，好像要下雨。——』

『真的嗎？』

他胡亂地拖了鞋跑出去，沒有等王大嬸子底回答就去看天。天，果然是昏昏的，

沒有太陽。希望像易生的奇花，馬上在他心上萌了芽，抽了苗，放了苞，開了花。一切都
有希望了，只要有雨，只要天可憐人。

可是在他第二次出門去，希望的花馬上謝了！天上，高高地掛起一輪傻笑的太陽，幾片白雲怪悠閒地漂在天上。它們，在王大叔心上引起了分外的討厭。

『早上叫我空喜了一場。』

『對呀。我也是。不過我知道今天是沒雨的，可是要陰過今天，明天便有希望了。哪曉得陰了一會，仍舊是一天太陽。』

安妞爸也想到早上的事來。說着他又去看看天：天上，青青地，沒有一些雲，槐枝像爬在天上累了地伸着。

『陰了早上一會也難得呀！幾十天來，這陰一會還是破題呢。我看還得要求，神是常常試驗人底虔誠的，人有誠心，神有感應，我看還得要求。說不定早上陰一會，是神試驗我們的。』

大望爸聽着安妞爸底話，又想起昨天的事來。他說：

『若是昨天縣太爺答應替我們求，說不定早上已經下了。縣太爺福大，一求就應的，我聽別人這樣講過。』

『我不明白，現在的縣太爺是一個青天大人，連「垂娘戴針」也要實行；求求雨怎麼不答應。這一點兒不難呀！』

王大叔似怨起縣太爺來，將在地上拾起來的一根柴棒拋開去，這樣說着站起來。

安妞爸有些不贊成王大叔的埋怨，縣太爺是一縣父母官，他自然會給子女們着想的，比仿『垂娘戴針』吧，不是就實行嗎？本來，安妞爸是想袒護縣太爺說幾句話的，可是想到他永遠記不清的『隨糧代徵』，一下子就佔去了他的心。他便只急切地問：

『說是那天縣太爺實行「垂娘戴針」哪？』

『說是昨天呢。』

『不知命令下了沒有？』

安妞爸急切地問着。可是在這裏的人，是誰也不知道。大望爸望了望王大叔，希望他能回答。但王大叔沒作聲。還是安妞爸自慰似地自己回答了：

『大概已經下了。』

真像是下了般地，所有的人，都像在這句猜疑的半肯定話中，得到了安慰。安妞爸笑得最兇，紫色的胸膛更紫了一些。一股熱了的血流，在他胸膛裏流，剛才被徐風吹去了的汗珠，重又迸了他一額角。對此，他彷彿一點也沒有覺得，他底感覺是整個兒給浸在笑裏面了。

王大叔微笑的時間已經過去，他是穩重而忠厚的人。看着安妞爸那笑的勁兒，他忠厚的心覺得這笑有些過份，有制止它的必要。於是，他慈和而謙恭地看向了安妞爸，大望和安妞在這時候正笑起來，原因是安妞作了一個伶俐有趣的表情，那另

兩個浣衣女笑起來，引得他倆都笑了。王大叔底眼睛便又看向了安妞。安妞那少女的面龐，給笑弄得紅紅的啦。

『安妞，你爲啥子笑呀？看你爸已笑得像拾了一千塊錢呢。』

安妞爸底聲音又揚起來，可是安妞底臉已羞得俯下了。

『對啦。老王，你太忠厚了！拾了趙半城那小子五十塊大洋退還了那小子！你太忠厚了！』

安妞爸底這句話，又引領着大家記起昨天的那熱烈的一幕，回到記憶裏去：

縣政府門前，在人底肉體和血液，被擁擠得怪難受時，什麼東西撞了王大叔底脚，他俯下身去拾起來，忠厚的臉轉向了左側。左側是槐樹捻的神座，緊靠他的，是安妞爸和大望爸，大望站得略前些，離他約五尺遠。

『這是誰丟的呀？』

● 此鄉人稱遺失爲『丟』。

他將拾起來的一個小皮夾高舉起來，叫：他心中只有一個感覺，這東西是別人遺失的，他應該叫那原主人來取去。

『給我看看。』

安毋爸將那拾得物打開來看，一個人早伸長了頸子，注視着。一會，他用手腕拐着王大叔底肩，還低聲說：

『喂，好運氣，五十塊大洋啦！別響，發一筆小財，可得分給咱一些。』

王大叔回頭來看那說話的方面，是一張醬豆腐色的臉，兩隻細小的眼珠一直在向了他閃光。可是，他只高聲地叫着：

『不！我要還給那丟了錢的人。誰丟了五十塊錢呀？』

那醬豆腐色的臉子，却嚴厲地看向了他：

『喂！你這小子，爲啥這樣傻呀！財在手上不發？』

王大叔沒有去理他，他還在高聲地叫着：

「誰丟了五十塊錢呀在這裏……」

醬豆腐色的臉，伸手重重地敲了王大叔一下，他是恨透王大叔了！小眼睛死命地睜得大大的看着：

「不許你叫！」

「啥？」

「我要分這拾得的錢，你不能——」

小眼睛裏佈了血絲，憤怒地，貪婪地。

「不能！」

王大叔又在叫那失銀的人。

「不能叫！」

手掌又重重子落在王大叔底肩上了，安媽爸和大望爸看着，想起來。安媽爸高高地舉起了那黑胖手掌，向了那張醬豆腐色的臉。

『爲啥子不能叫』

大望年青的眼中，衝出兩道正義的光。

醬豆腐色的臉子微紅了下子，小眼睛中的血絲退了，不聲不響地擠向另一邊去。小眼睛的那一瞬中，是充分表現了怨恨和不屈服。

人堆中擠來一個草帽綢長衫的瘦臉，他後面跟着一個光頭的彪形大漢，人堆似乎各自讓開了路，可是實在人擠得太緊了。

『誰拾着了我的錢，誰——』

瘦臉焦急地叫。

王大叔回頭去看，他『啊』了一聲，那瘦臉不是可惡的趙半城嗎？丟了錢的是他？但王大叔是將拾得的小皮夾送向了他。

『這裏，大先生，您——』

安妞爸大望爸大望……他們齊向那瘦臉看去。心中，各有一個不好的感覺，雖

然說不出是厭惡，是怨恨，還是忿懣。

『啊，多謝你。我要謝——（瘦指頭在點着錢數。）我要謝你……五元……不！……我謝你兩塊錢……』

聲調裏，流露着多量的惋惜，這謝禮不是太大嗎？壯小子在大太陽天裏作牛一樣的工作得掙一個月啊。

王大叔却在和藹地回答：

『不，我不要謝，一個子也不要！』

瘦臉笑了，惋惜的聲調，變得高朗而清楚的了，瘦臉上也外露了一絲感謝混了矜持的微紋：

『不要？你真是個好的老實人。我多謝你。』

回頭就走了。草帽，綢長衫的影子，還在安妞爸底腦中晃動。

『理應還他呀，錢原是他的。』

王大叔忠厚的臉，無邪地向安妞爸爸笑了笑。大望底聲音却突然地揚起來，安妞底眼光隨了他：

『不呢！錢不是趙半城丟的。我聽見重陽說，另外一個漢子在柳樹下哭啦！哭他擠掉了一個皮夾，五十塊錢；他失去了牠便活不了！若尋不着這失去的，他會跳井或者上吊的！』

這聲音，叫王大叔臉上的笑消逝了。安妞爸爸咬了咬牙齒，他說：

『這倒霉的人是尋不着那失去的了，趙半城不會還給他！』

『我怕他已經上了吊——』大望底話還沒有說完，他突然向了前面叫：『健生叔回來了。』

在槐蔭中的眼光，不約而同地齊向前面看去：前面，村道上走來一個年青人，淡藍色的長衫，微微飄動着前襟。

『啊，健生，你回來。』

大家像歡迎一位英雄地向那青年人迎去。他們心上都肯定地盼望着他給他們帶來一個好消息。青年人走近了，停下來，槐蔭掩蓋了他。

但他却只憂鬱地向他們看着，好像在懷疑他們般地。

『又是禮拜嗎？回來這樣早？』

大望問着：

『不。』

回答是太簡單了，這令大望和所有的人都有些懷疑，都有些失望，而那憂鬱的眼光，還在懷疑地向他們看。王大叔想到這人兒或者是病了，在他剛要問的時候，健生却已向他們問了：

『昨天求雨，你們去了沒？』

『去了，我們都去了。』

『擁在縣政府門口，有沒有你們？』

『有，我們都有。』

他們齊聲地回答着，他們齊在心上納悶着，他爲啥子要問這些呢？那青年人像突然遇了險地驚叫了起來：

『呀！你們爲啥子這樣傻？』

大家不明白這青年人所講的話，各自互相地看着，不了解這青年講的究竟，驚異他問話的突然。最後，他們又齊看向了健生。

『你們不明白麼？』

『我們一點也不明白。』

『你們爲啥擁在縣政府門前呢？你們爲啥子請願要縣長收回成命呢？你們爲啥不讓縣長實行「隨糧代徵」呢？你們……』

健生底聲音從憂鬱漸漸地升高起來，奮慨起來，他年青憂鬱的眼光上，起着興奮的光彩，美麗地閃着。

安妞爸聽着，血液飛速地循環起來，昇上了他底臉，他底眼珠，緊緊地握了拳頭。他忍耐不住憤怒的將要爆炸的力，用力地一拳向空間打去，漲紅了臉，深紫了胸膛，高聲地吼叫出：

『他賣了我們！他賣了我們！我們不是要求那，不是！他賣了我們啊！』

『你們不是要求那嗎？』

『不！我們只是請求縣長答應替我們求雨。』

大望爸，王大叔，大望，連安妞，他們都怒起來了，不可遏止的憤怒，不可遏止的血液的沸騰，不可遏止地要將它們發洩出來。

『誰叫你們擁到縣府去呢？』

『九老爹，他賣了我們，他賣了我們！』

他們，尤其是安妞爸，像是瘋狂了一般地吼着，臉色紅成了血，胸膛紫成了醬！他全身的血液，已燃燒到了沸點。

「是小王莊的九老爹嗎？」

健生憂鬱的眼光鎮靜下來，他明瞭了這事件的一半；憂鬱也消逝了一半，他安詳地問着：

「是他，那個沒良心的老狗！他昧良地賣了我們！」

健生底腦中，回復着那白絡腮鬚而強健有力的仁慈老人來，不他不相信那樣個仁慈忠直的人，會不顧本身，出買自己底鄉土。不，他不能不相信，在這些人的憤怒下，咒罵下。

「我們去！」安妞爸吼着：

「去哪兒？」健生攔着問：

「進城！」

「幹啥？」

「找縣太爺說去，他賣了我們，我們要實行「隨糧代徵。」他賣了我們！我們不

要請願。——』

『但是，遲了啊！』

健生長長地太息着，他想起了今天早上，縣長和秘書，和教育局長逃走的事，他想起了教育局長那消極的神氣和無奈的嘆息……

『爲啥遲了？』

『遲了！縣長走了！』

『走了？』

『嗯，和秘書，教育局長。』

『爲啥？』

『他很傷心，他不願意再管你們的事，實行「隨糧代徵」是與你們有益的事，你們却反對他！反幫着你們的敵人反對他！他很傷心，就走了！』

『不！我們不反對！不，那老狗，是他賣了我們！他——』

「遲了啊！」

「他不再回來了？」

「嗯。」

「真嗎？」

「永遠不回來了！你們傷了他的心！」

安妞爸熱血的沸騰中，加入了一陣陣慚愧的酸楚，他失了常態地一面流着淚，一面大罵着「老狗」這兩個字。大望爸底怒氣上了眉心，他咬緊了牙，握緊了拳頭。王大叔底臉上蒼白，他似在發怔，又似凝神。大望不知在什麼時候走在安妞底身邊，去，兩手緊緊地抓着安妞底一隻手，在一種沉重而令人窒息的壓迫下。安妞底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地底父親。

「他賣了我們，他，老狗！」

「重陽，你啥——」

在這樣沉重的緊縮的氛圍裏，健生遠遠看見壯小子重陽倉皇地跑了來，他急急地這樣問。

壯小子重陽先一見安妞爸那樣的臉色，那樣激動的罵聲，驚得一怔。經這一問，才記起剛才的事來，他說：

『九老爹跳了井！』

健生一怔，其餘的人也被驚得急切地注視着壯小子重陽粗糙的黑臉，和那對大眼珠。只安妞爸發怒地大聲罵着：

『該死的老狗！』

粗糙的黑臉又怔住了。

『重陽，說吧，他怎樣跳了井？』健生急促地問着。

『他——』

重陽回復過來，他說下去：『他早上還高高興興地商量着求雨的事，一到下午，

他和城裏回來的施順談了半天話，臉就白起來，白得可怕！連那紫紅的胸膛也白了！（一種緊張下的臉色，表現在重陽底臉上。）他哭起來，哭得真傷心，像一個小閨女一樣。誰勸也不聽，累煞了王大麻子，急壞了阿珠娘和我，還有阿珠。他哭得滿胸膛的淚水，好容易停了。沒有去揩一下臉，就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眼睛睜得大大地，怕人地瞧着我！他咬着牙說：「啊，重陽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我怕極了！他又瞧着，又去一下子抓起王大麻子的手，一手抓住了阿珠的手臂，大眼睛看了看阿珠，又去看王大麻子，他又叫着：「我對不起你們，我對不起你們！」他放了手，坐下去，馬上，他又站起來，順手拿起王大麻子切麵的刀，高高地舉起來，向了前面，眼睛裏像冒火，一下子衝出去！一路，他飛快地跑着，叫着：「趙半城，那吃人的狗，他騙了我！……在大井邊，我們追上他了，王大麻子一把抱住了他，他死死地握了刀，王大麻子咬了他一口，他才放。我們鬆了一口氣，王大麻子問他：「這是爲啥呀？您，這是爲啥呀？」他還在那裏叫着，「趙半城那吃人的狗，他騙了我，他騙我！」到後來，他看着我們，怪對不起

地，他又哭了一！一下子跪下去，一面哭着：「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西北鄉。趙半城那狗，那吃人的狗！他騙了我！假說請求縣長代替我們求雨，叫我導你們擁到縣府門口去。他却向縣長說我們是請願，要求不實行隨糧代徵！啊，我對不起你們，他欺騙了我，我做了錯事！我毀了你們，我毀了西北鄉！他又哭起來，他臉色更白。我們明白了，王大麻子怒視着遠處，我和阿珠也哭了！哭了半天，他又罵起來，眼睛裏佈滿了血絲，銳利得怕人地看着遠處，手有力地舉起來罵：「他，騙人的狗，吃人的狗啊！趙半城，那吃人的狗，他騙了我，我害了你們！」他用牙齒咬着嘴唇，他眼裏噴火，臉色更蒼白，他又抓起了我的手，下死勁地抓着，他用怕人的眼光看着我，想要說啥，又說不出。我忍着痛讓他抓着我的手，我看見他嘴唇給牙齒咬破了，在淌血！我覺得他身體在打戰，他臉色慘白得成了青灰！我忍着痛看着他。他突然鬆了手，反身向大井裏一跳——」

「呀！」

安妞爸驚叫了一聲像一隻瘋狂了的牛一般向村道上奔去。大家略怔了怔，也

尾了他奔去。——安妞和那兩個浣衣女，呆視着他們，兩條淚線，掛在安妞底臉上。

十七

一個悲哀，在凝住的空氣裏漲大。

空氣給悲哀凝固了，滯留在空間，不動——沒有風。

小王莊的大井邊，悲哀更在圍着井的人臉上劃一些苦楚，圍了井的人底心，成了秋的園子，拂着淒清的風，飄落着焦枯的秋葉。井左面，是一棵倔強的柳樹，斜着身體，一頭亂髮，狂婦般地站着。可是沒有風，她倔強的肢體不動；就是一頭亂髮般的柳條上，也沒有一片葉在偷偷地飄動一下。井右面是一面用一些沒規則的山石塊鋪的地面，現着不規則零亂的石紋。井前邊是兩棵矮樹，不知道是它們自己尋來的生機，還是誰有意無意栽下的。

在柳樹那邊，可以看見王大麻子和重陽，和阿珠底臉，他們站的方向正朝了柳

樹。王大麻子微垂着麻臉，麻臉是褐色的，還有一些微微暗黑的顏色，露在他眼眶下面，鼻樑的兩旁，和每一個麻凹裏，微微的閃光。他是受了一肚皮的委屈才被焦急，傷心，淒涼這些東西逼成這幅臉嘴的。他眼睛在看那裏呢？他的手有些麻木，但他還在使勁地握緊從那個白髮痛哭者手上搶下的切麵刀，害怕一鬆手，它就會造成一件可怕的事來。

重陽是哭過了的。

看他那潮濕的眼眶，看他那淚光的眼珠，這強壯的小子，是不善哭的，可是他那眼眶，他那眼珠，他那眉心中的盈滿了的淒涼味兒，是像一首淒涼的詩一般地……阿珠在悄悄地看他呀。可是她那黝黑可愛的俏面龐上，黑而大的眼珠子也哭過呀！是誰偷竊了她嘴邊的微笑，是誰搖落了她臉上歡欣的花呀？重陽那壯小子沒有去睬她，她在忍耐一串傷心的淚珠兒。

緊靠了王大叔底肩頭的是大望爸。他底衣角被大望緊緊地抓着。大望底手用

力地抓着父親底衣角。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如此，他底心，他底神經彷彿緊張地被捏在緊抓衣角的手掌裏。他不停留地看着他父親底臉，看着對面，以及身邊的人底臉，不時還恐怖地垂頭瞧瞧那深而黑暗的井。

他父親呆立着，臉色蒼白，他底心兒也和臉色一樣的蒼白啊！他像是走入了靜夜闐寂的塚地般，用心擬想着恐怖的臉，恐怖便在他心上的夜中生長起來，真實地生長起來。它是什麼形像？並不是奇異的東西，却是比豺狼還貪婪，比虎豹還兇獍的收田賦人底臉，和牽了馴服的牲口去押給別人的痛心。

大望去看了看井口，恐怖地抬起頭。他覺得傍着他底身體的一個人像枯枝在寒風下似地在戰抖。他就去看那戰慄的人了。那戰慄的人是王大叔，他似冬天朔風下的乞兒般地戰慄着，爲了一個刺心的悲哀，爲了一個火焰的熄滅，一個希望的消失。他臉色淡黃，眼睛失神地睜大着。大望恐怖地收回眼光，他不敢再看那平日溫和慈祥的王大叔底臉了。而他耳邊，掠過去一個巨大的聲音。

『重陽——你——你知道——他，九老爹怎樣——跳的——』
這是安妞爸底被悲哀壓得沙啞了的聲音。

重陽用潮濕的眼睛向安妞爸底臉上看：那張臉紅得能看見皮膚下流動着的血液，比酒店供的那位棗紅色臉子的關爺還紅得厲害，叫人疑心那臉上塗了沉重的火漆。那顆心，安妞爸底那顆心呢？在安妞爸底神經感覺上，那顆心被燃燒得比棗色的臉還紅，他只覺得胸口有一團火在燃燒，燃燒……他不知道這是忿怒還是惱恨。

『我——我——』

這壯小子怎麼受不起一點淒涼呢？就說不下去了麼？而重陽，他是真說不下去了！他眼睛忍耐不住淚腺的激動，阿珠那對可愛的眼珠子，又看着重陽哭了呀！她這年青的心，受不了這太多的淒涼。

大望底心酸酸地，他看見阿珠娘在用手絹給阿珠揩淚，（他是才發見她的）

心裏想：要是安妞在這裏，她也會用阿珠那樣對可愛的眼睛哭的。

安妞爸在咬牙，但他並不是埋怨重陽那壯小子受不住悲哀。誰能這樣說呢？這個悲哀的重量，不是用秤可以量的。而每一個人的心，都在那裏受不住悲哀的重壓，悄悄地傷心地哭了。

能鎮定的只有一個面龐，一顆心。大望向對面看了，他看見齊健生底臉正看着安妞爸底。他一直從槐樹捻到這兒來，就沉默着，他是在心上恭敬地憑吊一個可敬的死者。而深思着這位死者的生平。

九老爹是一條小溪，和平地流過了不短的年齡，在這緩緩的流去的过程中，他身邊有被灌溉生長的小花，它的仰望他，有如仰望太陽。九老爹是一個獨身漢子，可是他並不寂寞，多少年青的心，年老的心不吝惜地獻給他愛；他也將他的愛分佈在他們心上了。現在，啊！這小溪是枯涸了，一個暴者令他枯涸的！

安妞爸還在使勁地咬着牙。

王大麻子看見安妞爸底眼光射向了自己，他觸電般迅速地悟到了那眼光中射出的詢問的符號：

「？」

他不禁說了：

「他，九老爹，他跳的時候還在喊着：『趙半城那吃人的狗，他騙了我，我害了西

北鄉！』

「呀！」

安妞爸咬着牙驚叫了一聲。他在心中抓住了一個敵人，他不是九老爹，不是他罵過的九老爹，他底心深深地痛了。

「趙半城那狗，啊！那狗！他害死您的——」

他憤怒地罵着，可是敬仰的向井口看看。在這深而黑暗的井中，有一個叫他們敬仰的人躺在水裏。

大家不約而同地向井裏面看。

大家的臉上，加多了一層什麼。

大家彷彿聽見了一個人在叫：『趙半城那狗，他騙了我——』
大家一同憤怒的罵了。用心，用嘴唇，用眼光和拳頭。

『我們該撈起被趙半城那狗害死的人！』

這是齊健生底話。大家的身上迅速地生了一股力量，他們應該撈起這個可敬可憐的犧牲者。他們應該，可是他們忘了，被情緒的激動，而忘却了。

忙亂和時間過去了。

十幾隻眼睛同情地看着一個失去了生存的老人底屍體。

一點兒也沒有變更，那白色的絡腮鬚，寬大的前額，健康的肌肉。只是仁慈而和藹的臉色蒼白着，從前裝滿了慈祥真摯的光采的眼睛大睜着，微黃的牙緊咬着下唇，牙齒幾乎陷入唇肉中了。

這就是那仁慈而健旺的老人麼？這就是那和藹可親的九老爹麼？
十幾隻眼睛流了淚。

安妞爸羞慚地用兩手捧了臉，立在那失去了生存的老人面前，默默地立着。但可以聽見他底心的大聲懺悔啊！他反復地說着：

『我對不起您，我錯罵了您，我要爲您報仇！』

他看着那大睜的眼睛，那被黃牙緊咬着的下唇，他彷彿聽見一個聲音，在那被黃牙緊咬的唇間迸出。

『趙半城那吃人的狗！他騙了我！我害了全西北鄉！』

突然地，他放下了捧着面頰的雙手，大聲地說：

『我要爲您報仇！爲西北鄉報仇！』

他底聲音打動了這井邊的每一顆心。可是，他們都回過眼光來，他們都知道有一個黑影在自己前面。王大麻子早注意到了井邊他放在那兒的一柄從九老爹手

中奪下的切麵刀。可是在他看見安妞爸走過去拿起了它時，他沒有勇氣走過去，像從九老爹手中一般地從安妞爸手中奪下來。

『我要去了！』

安妞爸滿意地緊握着那柄切麵刀，向那十幾隻眼光說。

大家底心又是一怔。他們預料的事發生了，他們明知道目前將要發生的是怎樣回事。可是他們却同聲問了：

『上那兒？』

『進城。』

『幹啥？』

『爲他，九老爹報仇，爲西北鄉報仇！』

安妞爸底眼中閃着光。大家的心悸動着，他們應該去阻止這個盲動的人；可是他們沒勇氣去阻止，他們自己底身體也在——

『我也去！』

王大叔走出來，他走到安妞爸底身旁去。

大家驚奇地看着他那短小而軟弱的身材和忠厚的臉。

『好。』安妞爸說：『我們去了，請你們好好安葬他。——』

大家沉默着。他們底心，在這極度的緊張下，都快要碎了。

一個人走出來，那是健生，他熱烈地握了安妞爸底手，又握了王大叔底手，注視

地看了他們一會，他說：

『請安心地去吧！祝福你們成功回來！』

天上是半天的黯雲，像秋天。

槐樹陰是半村的陰霾，像秋天。

西北鄉是半鄉的失望，像秋天。

要不是氣候悶熱，潮濕，和太陽在黯雲裏掙扎，誰也會相信這是秋天的。不是嗎？安妞媽底心上就和秋天一樣了，而且是深秋！秋風吹盡了黃葉紅葉，秋空織遍了千愁萬愁，黯澹的秋啊！

她用手抹一抹額角，她覺得是一額的汗點，可是額角的表面在發涼。真發涼嗎？不信任地再去抹一下。真實的，額角和手指手掌觸着，就如觸着了在雪裏放久了的鐵片。怎麼冰涼的額角會滲出汗點呢？手放下來，分明手掌上還附有潮濕的汗水。

不相信，她看見身旁坐的安妞，那雙從前是娟秀可愛的眼睛，現在是可憐地在看着她底媽媽。她心裏，沒有一刻停止跳躍，從大望告訴她，說她爸握了王大麻子切麵的大麵刀，和王大叔往城裏去給九老爹復仇到現在。她說不上來這是爲了什麼，只覺得現在這屋子裏是空虛起來，這村子裏空虛起來，忍不住心兒不停地跳躍。

『安妞，摸摸我，是不是發涼。』

安妞便用兩隻手去摸媽媽底前額。呀！她幾乎驚叫了出來。雖然她還沒有叫出

聲，她媽可覺出了她突然縮手時的驚惶。她問：

『怎麼啦，妞？』

『您，您在出冷汗！』

安妞底心跳得更厲害，她更用力地瞧着她媽底臉上。安妞媽是一張溫和型忠厚女人的臉。安妞似乎在那微露倦意的眼上，扁平的面頰上，微微蒼白的皮膚上，看出了一個可怕的東西，她底心裏，更空虛起來。

不相信的手又去自摸額角了。她覺得女兒說的話一點也不錯，她是在出冷汗。她知道這是一個病象，可是，她一點也沒有想到這病象是表徵怎樣的一種危險，或者應該怎樣地治療這個病，甚至於連休息也沒有想到。她底心是一直給安妞爸佔據着，她記掛着他，他這時候或者已經進了城，她擬想着他怎樣兇惡地跑進一所大屋子裏去，瘋狂了一般地用醉紅的眼珠子看人，她更幻想出一個恐怖的時刻。

心兒被驚得一跳。

『我不應該這樣想，這樣想下去是一個不吉利的預兆，這樣想下去是太可怕了！』

她心中這樣叫着，但她怎麼能夠不想呢？！這不應該說是一個幻想，它是在不能制止地威力下，在一個心靈上真實地演出。不等那自制的心語停止，那幻象已經出現了：那幻象中，安妞爸瘋狂地向一個大屋裏看，眼睛裏憤怒得幾乎在噴火。在屋子裏，他看見了一個什麼，那是他要尋覓的東西，他突地衝上前去了，高舉起麵刀！她耳邊彷彿聽見了一個恐怖的聲音，那是鋼刀撞觸在肉體上的聲音；她眼前似乎閃開了一片血光！她彷彿在血光裏認出了一個熟悉的臉，像是安妞爸底……

『呀！』

安妞底耳邊掠過去她媽媽底一聲淒叫，她迅速地扶着她媽媽欲倒的身體，她悲涼而恐怖地喚着：

『媽，媽！望哥，望哥！』

幻象逝去了，安妞媽底眼睛看見了身邊的一些人，悲戚的安妞底臉，淒涼的大望底眼睛，微慄的重陽底手掌……她明白了，剛才不過是一個幻象，一個幻象而已。安妞底眼中，她媽媽睜開了眼皮，在看她。她想哭出來，剛才是怎樣一個可怕的時候啊！可是她說不出，只說了一個字：

「媽——」

聲音是悲戚的。

「啥？
| 妞？」

媽媽是慈祥地用手摸着女兒底頭角，女兒仰了臉看她，像是惜別時候的那種情緒，貫通着母女兩個底心。

「您，您病了。」

女兒小心的說：頭已經埋入媽媽底懷裏。是痛哭呢？還是用伶俐的嘴唇說一段委曲給媽媽底心聽呢？

媽媽知道她是將病了。但她垂了頭，撫着女兒底頭髮，慰藉着這年青的女兒：

『不，我不會病的。』

『真嗎？』

女兒抬起了臉，懇切摯愛地看着媽媽底眼睛，眼角還有殘餘的淚。這問話是最高度童稚的希冀所織成的。

母親用雙手捧了女兒娟秀美麗的臉，愛憐地看着，半晌，才回答：

『真的。』回頭，她故意向了大望問：『你爸呢？』

她是知道大望爸的，她更知道那孩子將怎樣回答她的問話。爲了掩飾眼中將要墮下的淚，害怕惹起了女兒的傷心，她這樣問了。更將眼光看向了大望。

『我爸在小王莊埋九老爹。』

她本來在這孩子底回答中，得不着什麼，她更知道她所問的，和那孩子所答的對話的結果，但她必須要將這談話延長下去。她再問：『

「還沒埋好嗎？」

「早啦！」

大望底眼睛看向了那婦人底臉，像是在驚奇這問話的原因。

「早嗎？」

媽問着。眼看向了側面，她是想看一看天色的，可是這裏離大門還隔着一丈多遠，這裏並沒有窗。她便回過臉來。

「健生和安妞爸今天能回來嗎？」

大望還沒有回答，安妞嚶嚶地哭起來，淚水，悄悄地流在媽媽底手上。

「怎麼啦？妞？」

母親底聲音是半安慰半責備的。

「我想起了爸。」

女兒底聲音是半悲哀半天真的。

「啊，他們今天能回來的。健生叔不是去找他們去了嗎？今天一定能回來的，傻孩子別作急！今天還早呢。」母親在爲女兒揩淚。「大望，你看今夜有沒有月亮？」她回頭看着大望，希望他底回答會不令這屋子的悲哀增加。

「有的，今天十三啦。」

「是呀，今天他們會回來的，今夜晚的月亮好，健生叔和安妞爸會從好月亮裏回來的。安妞，今夜月亮好呢。」

母親用愉快的聲音，一半安慰自己，一半安慰女兒地說着，希望悄悄地美麗起來，牠在屋子裏飛翔。

「嗯，月亮是漸漸好起來的，明天十四，後天十五，月亮快圓了。」女兒回答着，她不知怎樣又想起了父親，月圓了，沒有爸也不好。她又抬起了憂鬱的臉，向了媽媽

問：

「爸真能回嗎？媽？」

「嗯，真的，妞。」

但誰能撥這時的，半天的黯雲，半村的陰霾呢？

半天的黯雲釀成了雨，極細極微的雨。在槐枝上飄，在田野上飄，在安妞家低矮的屋簷上飄……

也在病倒在床上的安妞媽底心中飄啊。

西北鄉不是渴望着雨嗎？槐樹塄不是渴望着雨嗎？安妞媽不是渴望着雨嗎？現在是飄雨了。可是西北鄉在愁苦中，槐樹塄在愁苦中，安妞媽在愁苦中啊！雨已經是太遲了！在西北鄉的山地裏的田地，是已經枯死，平原上或者還可以撈到一成半成的收穫。但西北鄉更遭到一個大的失望呀！

安妞媽底心中，雨下得大了。安妞底臉兒映進了她底眼中，那臉兒瘦削了一些，令她想到半月未歸的丈夫來。她不知道他是否消瘦了，她不知他現在可有了什麼

變化。於是她側目去看她的側面，側面，立着的是王大叔那灰白色的臉龐，他是在深思地垂着頭。他是剛才在雨中和健生一道回來的，他心中有一個感激和傷心。

『大叔，妳的爸，他好嗎？』

王大叔抬了抬頭，他害怕那可憐的詢問的眼光似地又垂下頭了。他覺得自己對不起這個女人，他爲什麼要離開安妮爸而獨自走出監獄的門呢？雖然這是安妮爸願意的事。他說：

『老王，你回去吧。明天我說你不是來復仇的，你是追來勸我的，你便可以回去了。老王，你不能長待在這裏呀！你想想。』

不錯，他底身體是太弱了！在那潮濕的地躺了第一個夜晚，便開始痛苦的咳起來，半個月，不短的日子啊！他已經消瘦了一半！若是長久地待下去，那前面是一段可怖的黯路。

但是，他離開這忠誠的難友，而讓他獨自在那般潮濕的地上躺七個月嗎？啊，多

麼漫長而殘酷的一個日子啊。

『你呢？』他那時候問。

『我嗎？你看。』

兩條肌肉堅實有力的手臂，在他眼前生了很大的力，叫他沒有躊躇地離開了他。

『再會吧，我會設法使你出來的。』

這時候，他給這可憐的女人回答些什麼呢？說那被問的人好嗎？健康安適嗎？不，實際上那監獄的地面，是永遠地那般潮濕，那裏沒有床，也沒有炕，陽光是很少偷步走向那裏的。那裏却是蚊子，臭虫和一些在潮濕裏生長而不知名的虫類的窠穴，那裏是沒有愉快的心情和聲音的……但是，叫他如實地告訴她嗎？說他在這樣個屋子裏睡眠，說他底肌肉被蚊蚋們吮吸着，說他在那裏得不到營養的食料的，說他……不啊！他不能，他沒有勇氣這樣說！面前，那可憐的女人是已經病倒了，假若他告

訴了她，她將會怎樣呢？

他恐怖於這個冒險，他心裏恨痛了，也恨極了！他只向了那可憐的女人底臉，苦笑了一下。

『他好嗎？』懇切地再問。

『他好的。阿嫂，你別擔心，我們總得設法叫他回來呀。』

這是健生底話，他站在王大叔底身邊，他知道王大叔苦笑無語的原因，他更知道安妞媽詢問的急切，所以他這樣說了。

他底話叫安妞媽想起來：安妞爸是給抓進了牢裏去，判了七個月的徒刑或者三十元的罰金，若是有三十元的罰金，安妞爸便可以平安地回來。可是三十元的罰金，在安妞家是多麼大的一個數目啊！用什麼去換取這個巨大的數目來贖回安妞爸底身體呢？安妞媽從屋頂想到了牆角，從髮頂想到了足趾，它們中，沒有一樣是能贖取安妞爸底身體啊！

想到沒有贖取安妞爸的代價，想到安妞爸將在一個漫長而殘酷的時間中不回來，想到……安妞媽心中的雨點更大起來。

『健生，你叫我怎麼辦呢？』

沉默，這問話誰也回答不了啊！

健生用手搔着頭髮踱開去。王大叔痛苦地沉默着。在角落裏坐得叫人忘記了他的存在的大望爸，他心中擁塞着一些雜亂的事。重陽在使勁用右手扳左手的指頭。他身邊，大望背開臉去揩了一次忍耐不了的眼淚。他眼中看見小妞仰着臉用小手掌爲她姐姐擦着眼睛。

沉默。

可以清明地聽見簷上細雨的微響。

安妞媽底心，在沉默中，細雨的微響裏，想到了九老爹，想到了健生告訴他的縣長逃走了，高團總現在代理縣長，和新近的兩件事：一件是高小校長張毅三高高興

與地作了教育局長；一件是今年秋季的田賦仍舊照去年的老例開徵。她是不了解這一些的，可是她在照舊開征田賦的事上，想到了她家底五畝田。是的，田是她家唯一的財產，雖然是瘠地，可是化每畝三十元的價買來的。

悄悄地，一線希望展開來，她想到了這贖取丈夫的微光。

「健生，我——」

健生走過來，他鎮靜地看着她。

「我可以賣地嗎？」

她彷彿犯罪者，羞慚地問：

「爲啥呢？」

「好讓安妞爸回來啊。」

「啊。」

健生覺悟似地說了這一個字。

『有人買嗎？健生？』

她更迫切地問：好像是一個在大海巨潮中被淹沒的人抓住了一根浮來的樹枝，一個軟弱的希望，便急迫地緊抓住這個希望了。

『你真賣嗎？』

是王大叔底問話。

『我安妞爸不回來，怎麼辦呢？』

是的，怎麼辦呢？這問話誰能回答呢？這屋子裏沒有安妞爸會變成古剎那般的孤寂，虛空，沒有生氣……

雨，細雨，更有力地落在所有的人底心上了。

安妞家矮屋簷上的雨沒有停，人心上的雨也沒有停。只是無涯的遠處，漸漸黯起來，來了黃昏——來了夜。

十八

雨沒有停。

看着，看着，天色在雨線中暗下來，樣子是快夜了。安妞媽時時記掛着什麼地走到門外去看天。她已經比前一天好些了，雖然她腦子還不時地痛着，那痛楚的程度，並不比昨天，或者前天減少一些。她呢，確實比昨天，前天要好得多了，今日大清早晨就掙扎着下了床，安妞勸說了好一會，請她安靜地再躺一會，她沒聽。一直等待什麼地走到門前去看；又走回來，顯得是非常地焦急。她是在等待一個喜悅，不！那不如說是一個痛苦！一想到賣田這一件事，她就會無由地內疚起來，痛苦起來，多麼羞恥的一件事啊！但不賣田又有什麼辦法呢？她不能眼看着安妞爸坐牢；她不能讓安妞小妞她們失去父親，受到失去了父親的悲哀；她不能讓這屋子裏那一個虛空的感覺

更加度地擴大；她不能讓自己永恆地被傷心重壓在病床上……然而，賣田是一件多麼可羞的事啊！想起這件事會令所有認識安妞媽的人向她射出輕蔑和咒咀的眼光，想起這件事會令一些熟識而親密的人變得疏遠而陌生……她會內疚得啼哭。田又賣得那樣賤，兩畝只賣到二十五塊錢！真是叫她痛心！是呀，她還痛心地賣了那頭在長大起來，強壯起來的小驢。明知道這是大不划算的事，那小驢到過了這個將近的年，到明年的夏天，便足夠當一匹小的健驢使用了。但她賤價地賣了它！她有什麼辦法呢？安妞爸不回來，她是沒主的鷄鵝。

她覺得只賣了兩畝田，一匹小驢罷了。她們還剩有三畝田，一頭壯驢啦。雖然壞年頭五畝田收的穀子還不夠吃，好年頭一匹驢不夠用；而好年頭三畝田收的不納田賦也儘夠吃了，壞年頭兒多一匹牲口是一個負擔啦！而壞年頭兒裏，多一匹小驢，多一張沒法供應的嘴啊。

雖然她這樣想會得到一點站在有理方面的勇氣，或一點點輕微的自慰；但在

抬頭撞見別人底眼光時，總是會無端地覺出那看過來的眼光，在講一句嚴厲的咒罵：

『多麼羞啊！』

從零零落落的雨中，將健生盼來後，她就是這樣內疚地羞慚地怕看每一張臉，怕看每個眼光。而從健生手中接過那亮花花的三十塊現洋時，心裏還突突地跳着，連對那白亮閃光的東西，看都怕看一眼。她覺得它們是一種犯罪的證據，她握着它們，彷彿是被什麼重壓着。直到將它們重新交給了健生，才揮去那一把緊張的汗。

健生走了，她又焦急地盼望他回，她盼望健生能早早地帶了安妞爸回來，她盼望雨停會子，讓健生和安妞爸到家後再嘩嘩地下，她盼望……在她看見別人底眼光向她看來時，她盼望這屋子裏的那些眼光，都走開去，她害怕它們啊！

現在，大望爸，大望，重陽，王大叔他們走了，因為雨漸漸大起來，又是傍晚時候。可是她馬上覺出充實和緊張給他們帶走了；她從他們的離去，覺得壓迫人的空虛和

寂寞來。看看門外，雨還在下，而且大起來，屋檐下，水積成了小溪，小溪又汎成了水沼，最後是漲滿到汎濫，溢上四岸，變成了急流。門前面，一層數不清的雨線躺着，從雨線裏透視過去，可以看見村道上的積水，和一兩個人赤足走過去弄成的泥。照經驗講，這光景有人走過的地方，都得被搗成泥漿。

安妞媽又想到安妞爸的歸途了。

她記得安妞爸穿的那雙青布鞋，雖然不是新的，可沒有穿多少時候，假如他穿了它走這泥道，是沒有鞋的命了。

想着，想着，她從門口退回來，坐下。

不知在什麼時候，小妞撅起了嘴。看見小妞，她又怪羞慚地內疚起來，她想到自己對不起這小女兒，那匹小驢不是小妞最愛的麼？牽走它的時候，小妞還撅起嘴呢，她說：

『你們爲啥要趕它走呢？它是從來沒有踢過人的。』

「我們牽它出去頑頑呢。」

「不，外面雨成了河啦，它不高興的，它怕弄髒了蹄子。」

「我們去牽。」

「不！我不許！」

小嘴唇撇得挺高，一下子就過去站在小驢的前面，她勇敢地作了它的衛士，不高興地看着要牽它的人。

「小妞，別再鬧啦。我們是賣它啦！」

安妞走過來勸她的妹妹了。

「爲啥要賣它？」

「爲爸呀！妳不是很想爸回來嗎？不賣它，爸是不能回來的！」

小妞聽着，聽着，她垂下了小臉，她心中表現着挺有力的虛空，挺沉重的寂寞，和挺濃厚的淒冷……她在想她爸，傷心。

『小妞，妳想想，爺若是不回來，爸若是永遠不回來——』

安妞底話還沒有說完，小妞突然抬起臉來，那臉上有兩道淚痕，那臉上有兩顆眼珠子閃着淚光。她說：

『好姐姐，別說了！好姐姐——』

『那末，你讓賣它了？』

小眼睛忍耐不住殘酷的傷心了，小身體讓開去，默默地又垂下臉去，她小心兒在哭啊！

但在健生走過來牽驢時，她又跑過來攔住他叫。

『不，讓我牽！』

在驢兒牽到門口時，她親切地拉了驢的頭，小嘴唇吻在小毛驢的長耳朵上，好像訴說一些惜別的傷心話。

現在，安妞媽又想到了這情景，她內疚賣去了那匹溫馴的小驢，叫小女兒失去

了最親密的伴侶。

「小妞，妳還不高興嗎！」

她有些慚愧的問：

小嘴唇撇得更高起來：

「小妞餓壞了啦！」

「呵。」

媽媽想起了，是的，晚飯的時分過去了，門外，雨線上更濛上了傍夜的昏色，雨天的黃昏是分外的黯澹。但她看見桌邊坐着的安妞底，正在支頤出神的樣子，她又感到了一陣淒涼，安妞這孩子太了。

「安妞，」

她底聲音慈和而低沉：

安妞驚覺地抬起頭來，詢問看着媽媽。

「你忘了嗎？」

「啥呀？」

「小妞餓壞了呵！」

小妞好像挺恨地看了她姐眼，挺淒涼地這樣說，彷彿是回答。

「啊！我祇記得爸啊！」

安妞懶洋洋地走往廚房去。

天更暗下來，小妞去燃起了煤油燈，屋子裏，牆上便爬上了三個孤寒的影子。

安妞給母親妹妹盛了飯以後，又於桌邊去坐起來，不知不覺地用手支了下頰，在那裏繼續她未完的痛苦的凝想。

不見安妞來共食，又待了好會，安妞媽看着小妞底小嘴已快將第一盤飯吞下了，她開始不放心起來。一抬頭，瞥見牆上安妞那個支頤凝思的影子，她一陣心

酸，眼睛便看向安妞底身體。

她想：這孩子太可憐了！自從安爸沒有回來，就苦惱着，她是一個太懂事的孩
子，她比她媽媽還憂鬱得厲害啊。

『安妞，你不吃一點嗎？』

母親底聲音沒有將女兒的懣打開去，可是那柔和的聲音並不小呵！吃完一
盤飯的小妞，也奇怪地回頭來看了她開始大聲地叫：

『姐，姐，姐！』

支頤的手放下來，眼珠從遐裏轉向這邊看，像是剛從夢中被驚醒來一般，眼
珠上有一層模糊的夢意。但可以出那眼珠子在問着一句話：

『啥呀？』

『你不吃飯麼？媽叫你啦。』

小妞故意地撇一撇嘴，表示對於姐的不滿，和友情的埋怨。

可是，安妞沒有回答，只搖頭。

『你不好嗎？——』

媽媽底話突然截住了。一陣吠，將她們底神經震得緊張起來，安妞急切地走到門口去。門外，夜了，夜幕中雨還不停地下，可只能聽見輕微的雨聲落在屋頂上。屋簷上的微響。看不見雨線，房屋樹影只能模糊地看見一片黑影。

吠聲停了，一片靜，無涯的寥緊張的神經鬆弛了下來。

似乎是負了一些失望，安妞坐在小桌邊了。她看見母親和妹妹還在向了自己注視，她想起來，她們是在詢問的飲食。

『我以爲是爸回來了呢。』說。『我不吃飯了。』

媽媽微微感觸着了什麼地，手垂眼簾。小妞也想起爸來，爸多少日子沒有回來了啦，這是小妞一件很難受的事。她起小眼睛問媽媽：

『爸啥時候回來呀？』

『快了，啊，快了！』

母親安慰的聲調裏，飾掩不了焦急，飾掩不了淒然與驚惶，時候不早了，怎麼還
不回來呢？可是看見安妞又預備拿手去支持下頰，她不禁又問了：

『妞，你不吃一點嗎？』

『不，我不餓呢。』

『爲啥不餓呢？你早上只吃少盃飯呀！』

媽媽底話不錯，今早，她只吃了半盃飯。以前，她是每頓必須三四盃兒。這，安妞自己也說不上是什麼原故，只覺得喉中有一個什麼巨大的東西塞着，并不像飽，可實在吃不下。她對了母親慈愛的問話，只作了一個苦笑。

『實在呀，我一點兒也不想吃，只想着爸；爸爲啥還不回來？』

『嗯！』

媽媽淒涼地嘆息起來，剛拿起的筷子又放下了，似乎也吃不下。

夜更深下去，屋子裏，燈光更顯得淒涼黯澹。

小妞抬起頭來看看，啊，太淒涼啦！屋子裏太淒涼了。媽媽不知道在啥時候放下了盃，扶了桌邊，凝視那弱小的燈焰兒，那盃飯只僅僅吃了一口啊。安妞已經在支頤凝想着了。小妞心裏明白，媽媽姐姐不高興，和屋子裏太淒涼只爲了一件事，那是爸還沒有回來，小心兒也覺得時光的不早了。

『爸爲啥還不回來呀？』

小心兒漸漸地被淒涼壓得煩燥起來。

媽媽驚醒了，奇異地向小妞看。

小妞放下筷子，走到媽跟前，她也吃不下了。這幾天來，飯都吃得不香，到媽身邊想抱着媽哭一場。可是媽沒有理她，一陣遙遠的犬吠，悠悠地被風飄來，驚動了這小屋中燈光下的三個靈魂底神經感覺。吠聲近了，媽媽直看向門那面，似乎要用眼光穿過門去在雨夜中搜索一件東西。小妞緊挨了媽媽，窒息了呼吸般地在等待一

件事。安妞是放下了支頤的手，用了感官的銳敏在接受犬吠聲中的一些氣息。

犬吠聲漸漸近了，更近了。

安妞跑到門前去。雨似乎下得小了些，密了些，犬吠是從細雨中悠悠地飄過來的。夜是更深了，夜將屋外的一切，掩在巨大的黑衣裏了。

小妞不知不覺地用兩隻小手抓住了媽媽底左腕，更接近地貼在媽媽身上。小眼睛也和媽媽底眼睛更緊張地盯着門。希冀和恐怖混合地用神經的緊張牽一條細長而脆弱易斷的線。

時間是在緊密的縫隙中，艱地一秒一秒的過去。

安妞突然『啊』了一聲，盪門邊。燈光下，安妞媽和小妞那兩個緊張的神經，緊張到最高度了，在將要碎裂狀態下，微微暈眩着

兩個人出現在門口。

熟悉地，而又生疏地的感通過了緊張的神經。那兩個人走進門來，泥漿從他

們底足踝上，褲管上往下墜落，從他們底衣角上流下來，將衣角當作了屋簷似的。而灰塵和泥漿和雨水混合了臉上，仍舊可以分出安妮爸底強壯結實的臉，和齊健生底清癯臉上有神的眼睛。

『啊，回來了。』

安妮媽問着。她不住向她丈夫瞧看，他沒有作聲，將手上的一盞已熄滅的馬燈放在地上。她心上，希望逝去了半，她是滿想着安妮爸的歸來，要帶回來一個熱烈的歡悅，或者一種訴說對監獄仇敵的一種咒咀與怨尤。可是，不啊！他帶回來的，只是一個她想也沒想到的沉悶。

『回來了，太遲了，累你們等慌啦？』

健生回答着。安妮爸不聲不響地走進房裏去了。

『雨太大吧？累你啦，你腳弄髒了衣服弄濕了。』

安妮媽對健生那濕衣泥腳，對他是一個當書記的青年，她真感到對不起他，

他爲她們，奔走了兩天了。而今天，又是如此。——她去看看那個青年底泥濕的下半截，雨濕的上半截身體，她可以想象他們這一段程途的艱苦。她應該請他換換濕了的衣服，她覺得。可是，家裏只有一套單衣了，丈夫已經走到房裏去。假若他已經換上了它們呢？她心中微微地怨他，但一想到那沉默異常的臉，她底心不禁跳了！她是想到了他在生氣。

『不，那裏就累呢。我要走了，借一個火，燃起這個燈，我明早還要趕進城呢。』

健生遜和而微笑地說着。安妞已去爲他燃起了燈，用一塊布揩燈上的雨水。

『怎麼明早就得趕進城呢，生叔？』

『公事啦！兩天沒去，已經降一級，再不去就丟飯盃了。』

健生臉上表現了一陣輕蔑笑。安妞媽更不安起來，她用抱歉的聲音急切地

說：

『啊，累你啦！爲我們的事。』

『不，不！』健生悟到了剛才的失言，叫這可憐的婦人不安起來。『我回去也一樣地要降的，現在是靠錢靠勢的世界了！趙半城的內弟要作教育局的三等書記，教育局長是張校長，趙半城的心腹，逼走了一個錄士，我便只好降一級將書記的位子給他，自己做錄士了！』

安妞已經將燈揩好，健生走過去提了它，微笑地，他告着辭：

『我去了，阿嫂，再見。』

『你不坐一會嗎？』

『不了。』

燈光走出了門，他聽見安妞爸住房裏叫着不送，安妞媽向門外探着頭，恐怖似

地說：

『你不歇一會嗎？』

在健生手中的燈光剛走過片大樹，一個聲音叫他停下來，疑惑地向後面回頭，雨裏面，一陣陣哭聲和罵聲，沉地傳過來：

『呀，我是——爲——你——呀！——呀！——』

哭聲是異常地淒涼。

『打死你，你這壞女人！你這——女——人——打——』

震怒的罵聲中，還依稀雜着女孩底哭聲，無意識的呼聲，雨聲和遙遠，它們弄成斷斷續續地，更是淒然，更是野。

他微微地思索了一下，四無涯的寥寂告訴他這是深夜，這村落中只有一家是不會睡眠的。沒有一點猶豫，回頭向來的路上走去。風拂着他濕了的頭髮，雨撲着他泥污的臉，泥濘濺上他底袖，和燈罩上……

哭聲漸大了，可以分明地出手掌沉重地落在肉體上的聲音。

燈光射在一個未閉的門哭聲和罵聲是從那裏面傳出來的。待他走到門口，

聲音中只剩有責罵了。

他看見安妞爸仍舊是那一身雨濕的衣服，用一隻粗大的手狠命地抓着安妞媽底頭髮，袖口上的水滲下來，流上那女人底臉；一隻粗大底手掌，重重地落在那臉上，迸出一個尖利的聲流在那臉上的水滴，被擊碎了。

垂向下看的安妞爸底臉兩顆眼睛完全爬上了血絲，他是緊緊地在咬着牙！憤怒激昂得將要碾碎他底神。

安妞媽馴服地垂着手，淚了她一臉，沒有反抗，沒有怨尤，她底眼睛只在閃着哀憐祈求的光，口中低沉地幽怨喃喃唸着：

『——我——是——爲——了——你——！——』

『——你這賤女人！你這壞人！爲了我你賣田？二十五塊錢賣兩畝，你賣得這樣寒酸賣了田，還不賣賦！——你這女人——』

◎ 此鄉有此種賣田規則，即田賣本年的田賦仍須由賣田人繳納。故稱賣田不賣賦。

那雙憤怒的眼睛一抬，手掌又沉重地落在那臉上，由袖口飛濺出幾顆水珠，在燈光下，閃了閃，消逝了。

健生呆在門口，畏縮地不敢進去。他聽着那哭聲，那掌聲，那馴服在憤怒下的病女人底身體，……他心中，也幽幽地同情地哭了。他可憐那女人，他也同情那憤怒的丈夫；可是，他不敢走進去勸解，他底腿彷彿癱軟了。這悲慘的親愛人的責打，是誰造成呢？他在畏縮的下面，心兒向這問題上面躲去。

在他恢復了理智，回到現實裏來，不知過去多少長而艱難的時刻。他看見安妞和小妞緊緊地抱着了她們底父親，父親已經放了馴服的妻子底頭髮，讓她退避到屋角去。他眼珠上的憤怒，在漸漸地消滅。

『……爸，媽是爲您呀！連我們也爲您啦，我有半月沒吃飽飯，在深夜想起您沒有回來，我睡不着，小妞哭！——』

安妞哀祈地抱着父親底一隻手腕，這樣的話，是用極度淒涼的聲音，一字一字

地說的。小妞聽着，突然哇的一聲哭出來，她是想起了什麼傷心的事。

父親回過頭來去看她。

那雙眼光是慈愛的了。屋子裏，馬上沉靜起來，只有小妞底哭聲在漾動，她哭着，可還沒有忘緊緊地抱着父親底一隻手。

安妞媽是在屋角裏馴服地立着，她已經停止了低哭和低訴，只用着恐怖的悔悟的，祈求的眼光，看他們父女。她底臉頰上，還現着沒消退的手掌的擊痕。

『別哭了，小妞，別哭了。』

父親溫和地說，他想伸手去撫慰小妞底臉，才覺得安妞緊緊地抱着自己底一隻手，他又回過頭去，向了安妞慈和地說着：

『安妞，去勸勸你媽吧。』

安妞注視着父親那消退了憤怒，表現着慈愛溫和的眼光，一會，她放鬆了手，走過去，向她媽媽。

安妞媽似乎是向了她底丈夫，喃喃地說着：

『我再不賣田了！我再不賣田了！你去換換濕衣吧，你——』

安妞爸沒有聽見這，他是緊緊地擁抱了小妞，忘記了自己身上是濕透了的衣服，只慈愛地撫摸着小妞底頭髮，說：

『小妞，別哭了，別哭了……』

……

空氣靜靜地，這喚聲是顯得非常地柔和。

健生悄悄地吹滅了燈，怕驚動了什麼地，在雨中悄悄走開去。雨下得小了，遠遠地有鷄在啼叫。

十九

初秋的七月。東南鄉的農夫農婦們開始忙碌起來。近田的人家，忙着將門前的一片地，用手將它變成『場』。●丈夫們，父親們，赤了腳將地上的野草拔去，再喚妻子女兒們撒水，讓水浸透了泥；再用石滾兒在濕地上碾，孩子們眼巴巴地看着。離田遠的人家，弄好了場便忙着用高粱桿和麥草，架那窄小的『觀音合掌』的草屋子。它們大都架在田邊，預備在那裏面休息，和看守田地中豐富的收穫。

在忙碌中，他們會不斷地講着話，年青女兒們底笑聲，是更其多地在靜的田野中被風播開去。天真的孩子們，跳着頑着的中間，時時要爭論着誰家的穀子多，誰家的玉米甜的。今年，東南鄉豐收啦！

●此鄉人稱打穀子的地方爲『場』，猶南人之稱『穀場』。

這是一個星期天，田野裏，女兒們底笑聲，時時播開來，靜寂而甜美地。從縣城到趙城東村的道上有二個人，用了幽美的心境，走着這一段靜寂而甜美的路，聽着一聲兩聲村女們無譜的歌和笑聲。柳蔭楊影，時時多情地掩蓋他們肩上張起的兩張傘；一張黑色的布洋傘，一張圖案花紋的小紙傘，遠遠看他們輕盈臨風的姿態，神情似有一些仙化了。

花傘兒一歪，露出一張青春的少女底臉，那臉上還有一個燦爛的笑，像一個蝴蝶，有緻地在展翅。不，那小紅嘴唇也是一個小紅蝴蝶，她張開翅飛啦！

『小舅，哪兒來的笑聲呀？』

黑洋傘也一歪，露出來的是一個粉面的少年，整齊的頭髮，微嫌蒼白些的臉兒，只是那雙眼睛，伶俐得是似一對輕狂的蜻蜓兒。他也微微地笑着，那笑裏面，有一半是欣賞，一半是自得，小紅嘴唇講的話，是他的一種欣悅。可是他在這時候，故意生氣地瞪一下眼，但一會又笑了。

「你爲啥子老這樣叫呢？」

女的扭動了一下身子，連小花傘兒也扭動了，表現了一萬分的嫵娜，一萬分的嬌媚，青春美的販賣啊。

「啲啲！又是啥叫錯啦！」

小花傘兒像蝴蝶，輕盈地飛遠了些。

黑洋傘也像蝴蝶，馬上飛呀飛的趕上了。

「怎麼啦？你生了氣，是不是？」

臉子故意朝了那臉子。少女底臉回過來，不，她一點兒也沒有生氣，還和以前一樣地掛着花般的笑呢。只是嘴唇那小紅蝴蝶，微微撅起了些，像飛得累了。

「誰敢生氣呢？誰敢生小舅的氣呢？」眼珠子也在問呀。

「真不生氣嗎？你又在叫那討厭的「小舅」！你不在生氣嗎？」那雙眼珠子也在反問啊。

「喲喲！不叫「小舅」叫啥呀？」

身子又在扭動，小花傘兒又在飛呀飛的。

「叫我家華不行嗎？——不然，你就叫我哥哥。」

那雙眼珠子不反問了，在幫着嘴笑：

「你叫我啥呢？」

「叫你瑾玉；——叫你妹妹。」

小花傘飛了飛，一歪，那少女底臉露出來，那對眼珠子不在問了，在害羞地笑着：

「你怎麼不害臊呀？小舅叫甥女是妹妹，嘿，嘿，嘿……！」

小花傘飛開了，還在飛。

黑洋傘也飛起來了。

「爲啥要害臊，害臊不腐化嗎？你不是說過愛我嗎？」

黑洋傘飛得趕上小花傘了。小花傘停下來，一歪，又露出了那張美麗的臉，那雙

眼珠子不在害羞了，她在生氣地瞪着呢。

「別生氣呀，我不也像你一樣，向你說過：『好妹妹，我愛你』嗎？」

從黑洋傘中探出臉來，要擠進小花傘裏去似的。

「啲啲！」

瞪着的眼珠子又害羞了。小花傘又飛了開去。

「別害臊呀，我那天晚上還抱過你呢。」

黑洋傘急急地追上去，漸漸地，漸漸地，小花傘兒似乎飛倦了，輕盈地停下來，給

黑洋傘追上了。

「妹妹，瑾玉妹妹，別害臊呀，還是文明的女學生呢！那天晚上，我不是捧着你的底

臉——」

「啲啲！」小花傘下，那雙美麗的眼珠子，真生氣地瞪起來了。「你還要講嗎？」

「別害臊，我就不講。」

「好，就不害臊。」眼珠子果然不害羞了。

「真不害臊嗎？你叫我一聲看。」

「叫啥？」

「哥哥。」

「嘿，我不。」

身子扭動着，極細微的媚態，從少女的每一條曲線上表現着，擴大着，青春的誇耀啊！小花傘兒又預備輕盈地飛。

「還是害臊啊——」

「別講了吧，到家了，別人聽見——」

白嫩的手指，正指着二十步以外的趙城東村。

「怕別人聽見啊，害臊，那天晚上——」

「別講呀！有人來——」

『怕啥？你不叫我一聲，我偏要——』

『好，哥哥！我叫了啦，別講了，有人來啦！』

四隻眼睛都笑了。兩隻是自得和愉快；兩隻是羞澀與焦急。

一個人從他們的對面走來，他諂媚地安排了一臉子笑，要排了一肚皮的阿諛話。但他看見那兩張傘下面的兩張笑臉，心裏又不禁地罵，像是挺嫵媚地。

『嘿！這小子上手啦！』

心上的罵聲還沒有停。嘴裏早滾着笑的聲音了：

『啊，瑾玉小姐，萬少爺。』

那位萬少爺認出這個排滿了笑的臉，他感覺到一些不屑，或者是討厭，他微張大了聲音叫：

『趙五！』

趙五底心裏真是恨透了！現在，他趙五不也是戴的上貨的草帽，身上穿着相當

貴的綢衫子嗎？從外面看，他不也是一個『先生』？哼！這毛小子竟敢這般唐突地叫他『趙五』！

可是他將恨藏到心裏去，他知道自己給趙大先生幹了那件『鼓動民意』的工作後，是比從前的趙五要高貴到足足十六倍半！而對面這位毛小子可也不是以前在趙家吃閑飯的小舅子了，他是縣政府教育局的三等書記啦！雖趙五不知道三等書記夠高麼大，他却明白這毛小子現在是一個官兒了，官不在大小。總得比老百姓厲害點。趙五雖有些像一個『先生』，也得對『官』兒讓步。

不僅是將恨咽下肚裏去，他笑得更厲害，更兇了！腮幫子上有一條青筋被笑那小鬼頭牽掣得不住地跳。

『萬少爺，您好啦。』

也許是他笑得太過火了些，那位三等書記老爺竟疑惑到這笑裏邊藏着看不見又難受的刺兒，他看了瑾玉小姐一下，硬朗地回答了一句：

『你也好呀！』

『我[？]哈哈，您是三等書記老爺啦！』

『你是西北鄉，第三區槐樹坨，小王莊……田賦征收員啦！』

趙五沒有在這句話裏聽出諷刺，他只想起了：不錯，趙五半月後就是什麼子說不清的『征收員』啦！這是趙大先生親口答應的，沒有一點兒錯。趙五咽在肚皮裏的恨，一溜烟偷跑了，沒留一點痕跡。趙五只有歡喜的抖動，他雖然不知道『征收員』有多大，可是他知道『征收員』與『三等書記』一樣是一個官。嘿，趙五作官啦！多麼驚人！

他臉上的笑，和跳動的那條青筋，一樣地在增加速度。

『那裏，還要萬少爺，書記先生幫忙啦！嘿，哈哈，幫忙啦，萬少爺，瑾玉小姐……』

嘿，嘿……』

『好吧，我們給你幫忙吧。』

兩個一點頭，傘蒙了上半身，向村子裏走去。

「萬少爺，瑾玉小姐回來啦！」

在他倆走上趙家的石階時，趙金榮這般地喊着，好像是到了貴客也的確是這樣啊，萬家華是一禮拜前就職離開了這裏，瑾玉小姐有長時期沒有歸來。

「瑾玉嗎？」

趙大先生在內客廳的門前站着，他沒有胖一分，可是比以前却興奮有興緻多了。怪不得人家稱贊他健壯并且發福了。聽見說是女兒來，他眼角邊的笑更多了一些。

「是我，爸。」

瑾玉小姐還揹着那柄小花傘，更嬌媚地扭動着頭和腰肢說着話：

「您不歡迎我來嗎爸？」

「哈哈，我怕你來幹啥？是不是錢化光了？」

「對呀，給我二十塊錢呢。」

小花傘兒搖呀搖的，搖到了父親底身邊，白嫩的手掌，伸到了父親底面前，眼珠子美麗地瞧着父親底臉。

「啊，二十塊錢夠化嗎？今天，我給你三十塊吧。」

「呀，您今天爲啥這樣大方呀？」

「嘿嘿，今年豐收啦！你太淘氣了，你爸那一次不大方呢？」

三十塊錢花花的票子，交給了女兒白嫩的手掌，自滿的笑聲，盈滿了庭院。女兒不語地微笑着。

「是啦，豐收。」

三先生，三太太一道兒跑出來，三先生看了看這情景，心中有些恨和喜悅：恨他哥對自己那般吝！喜悅這會子他們必定都在一處說笑，自己好躲着辦一件大事。他

招呼了幾聲便喚着王化心進去。三太太是在扳着她底弟弟問長問短。

王化心隨了三先生走進三先生底賬房。這賬房，不到收地租的日子，三先生底脚尖是不踏那兒一步的。

在一張大圈椅上，他坐下去。王化心站在他底面前，他看得見三先生那一年來沒見血的海洛因色的臉頰上，也泛動了快樂的血。三先生變了，想到那天到南趙邱，到七里莊去看田地的三先生來，王化心在肚子裏笑。

三先生沉吟了半晌，他向王化心問：

『你上趙邱，七里莊，上莊，文德鎮……去過嗎？』

『去過的，早上不是向您說過。——』

他沒有說完，三先生却問了下去：

『你此時再去，給他們村長說去，今年要加豐年租三成，三成！早上說的加兩成不行，辦不下來！要加三成，兩成不行，兩成太少了！知道嗎？』

『不，三先生，他們連一成也不加都繳不上來！七里莊的林老頭就說了他說要來給三先生叩頭，請您開恩，不要他繳租——』

『那裏話，非加不可！三成，少一粒穀子也不行！你今天，不，此時就去通知他們的村長，叫他們預備加三成的地租。』

三先生好像生了氣，可是聲音并不怎樣硬。

『加三成！林老頭只有賣他底女兒了！』

王化心底聲音可有相當的硬。但他並不是和那些將要被地租壓出血肉的農民們表同情，他的血裏面，是不生長這類原子的。他說這些話，只是借這來作一種工具，向他底主人作一種要挾。每個豐年，他都是這樣作的，這樣作的結果，他便可以弄到一件三十元的皮袍，或者四五十元現洋，在除夕那天晚上來一場熱烈的大賭。今天，這又是如法泡製的一幕。

三先生知道這一步，略略看了一會王化心底臉，將眼睛睜得大大地，聲音很重，

彷彿迎頭一閃，向對方擲了過去一般。

「賣女兒？賣啥也得加！今天是豐年啦，豐年欠租，豈有此理！我們領導他們求雨，求來了這個豐年，理應該謝謝我們！嘿！賣女兒，賣啥也得加！現在只加三成豐年租，是那兒也說得過去的。加三成，他們佔的便宜不是夠強了嗎？」

漸漸地，三先生底眼睛小下去，聲音低下去。

「今年是豐收呀！化心，你別傻！那些莊稼主不敢不加的，只要我們說一句加，嘿！那一個大胆的敢說不！你去向他們村長說去，不加就叫保衛團派人抓！看誰敢！現在連縣長也是咱們底人作了。」

在這裏，三先生底聲音頓了頓，他是要繼續說下去的。看了一會王化心底臉，眉毛，眼睛和鼻尖，好像要在那些上面，找到一些還價的標準。

「你今天就，此時就去，過年，我送你一件皮袍。」

三先生底聲音從低沉裏變得低微而柔和了。

『不！』

王化心擺了擺了頭，樣子表情，都表示着這個酬謝太微小，太不夠一顧了他揚一揚眉毛：

『我不是有一件嗎？除了您送的是狐皮的，我不要。』

『嘿！好大口氣！狐皮！』三先生似乎打了一個寒噤。

『不是狐皮的也行，您得賞我六十塊現的。』

『六十塊現的？』

三先生伸了伸舌頭，他開始沉默，那一位也開始沉默，他們倆心中橫着一個算盤，一面討了價，一面在划算怎樣還價。

經過了一陣低低的耳語，兩個臉上都表示了同意，他們的交易似乎談成了。在土化心走出門時，三先生還在叮囑着：

『你得此時去記住，加三成！』

『噢，知道了。』

王化心笑盈盈地走了。

泥濘的道，又變成沙土的溪了；風來，沙土便在空中打着回旋。西北鄉的人，已經忘去了那三四天的細雨。現在，他們底心似乎染了秋天的季候病，這症候並且是很深的。不信嗎？剛還是初秋的七月天，他們心中的愁，可比落葉時節九月天的愁更深啊！你不信他們秋的季节病，害得這麼深麼？

天剛明，安妞醒來了。若是說醒來，倒不如說是沒睡去正確些。她那顆少女底素心，被愁壓得太緊呀！安妞爸每天深皺着額角上的額紋嘆氣，安妞媽不聲不響地在日子裏愁着眉心踱過，這個屋子生氣全死了！不，全槐樹捻又在那兒能尋出一絲兒生氣呢？安妞睜了睜眼，屋子裏，夜退去了，滲進來一些微明的光。她仔細地向周圍瞧，想在這屋子裏找一些有生氣的物體。她眼光移過泥牆，抹過小窗，窗外，一小片天，露

着微曉的顏色。再過去，是一張破舊的大炕，可以清明地認出炕沿積着的一層厚的灰塵。

她眼光注着炕邊枕着一條膀子的頭，那上面，有一個堅實健壯的男子的臉。可是，它堅實麼？它健壯麼？不，不啊！看它那額角，已經爬上幾條深深地紋痕了！紋痕裏還積着黑色的塵土。

那個堅實的頭是睡去了。安妞底眼光，柔和愛撫地拂過它，好像在親切溫和地說着：

『可憐的爸，您安靜地睡吧。』

再過去一段黃色的炕簾的顏色，那裏，有一個可憐的女人底頭躺着：枯焦的髮在微明裏泛着一些些憔悴的褐色，梳好的髮髻，已經散亂了，鬢角的長髮，掩蓋了半個耳朵。不能看見那一面的臉色。但安妞是已經想象出了那邊那臉頰上表現的一種沉重的可憐與憔悴。

『可憐的媽啊，您靜靜地睡吧。』

她在心中暗暗地喚着。

這可憐的媽媽，是和她底女兒一樣地，不能有安靜甜美的睡眠啊。有幾次在墨黑的夜色中，女兒認出了那一雙在黑暗裏睜得大大的眼睛，而詢問着：

『媽，您還沒睡？』

『嗯！夜是這樣長呀！』

回答的永遠是這一類的話語，這是多麼焦灼而悲涼的話啊！現在她睡覺了，祝福她平靜地睡吧。

安妞底腳邊，一個人翻動了一下，那是在安妞腳邊睡的小妞。安妞便將眼光移到了那小女孩底身上：她正仰面躺着，一雙白淨的小腿，緊緊地互傍着，一隻手捫着胸，一隻手直伸到安妞底腳上。她是在喃喃地自語着什麼，安妞底眼光慈和地凝望着她，在心裏微微地感動起來。小妞底嚙語漸漸高了：

『……珍妹妹，是的呀！……我爸真變得兇！噫，……他成天價在門前踱……
噫，噫……嘴裏老嘆氣……噫！噫，噫……有時候叫他，他也不睬你……噫……
有時候，他笑得真怕人……噫，一下抱着我死也不放……噫，噫……噫……我
底胸，給他底手抱痛了……他一點也不疼我……噫……』

那隻捫了胸的小手掌，微微地在撫摸胸前，像是在撫摸一個創傷。

有一個淒酸的東西，從小妞底囁語中，播到安妞底心中了。

『哎，……』

一聲長的嘆息，沉重地發出來，沉重地在這個小房中的空間波動，沉重地落在

安妞底心上！

知道是父親那結實的漢子口中發出來的，安妞回頭去看那堅實健壯的男子
底臉時，一雙憂鬱的眼光，正在默默地注視那個多紋的額角。啊！多麼蒼白憔悴的一
張臉呀！

安妞底心微慄了一下，那雙眼光已經看過來了，看過了她；直看到小妞那小身體上面去，慈和地，憂鬱地。

安妞想去問問那個可憐的母親，是什麼時候醒來的，說自己以為她睡熟了啦。但她沒有去問，她害怕那兩片淒涼的嘴唇，會仍舊說出那句悲嘆的話：

『噫，夜是這樣長呀！』

到那憂鬱的眼光移開去了，她又循視了這屋子一週，慢慢地坐起來。小窗外的天色通亮了，可以看見早暎帶來的朝霞。

靜靜地，安妞走出了臥房，也靜靜地走出大門。門外，村道上還有未被夜風揚散昨日行人留在塵土上的足痕，槐樹開始覆下涼蔭來。她覺得這一切和一月前，兩月前，半年前……沒有兩樣，可是實在兩樣了啊！槐樹捻害着很深的秋的季节病。

有幾個麻雀竄進了槐樹，在幽邃的枝上，叨啾有緻地叫，她想起些過去的回憶來，沒意識地走出門去。

麻雀還在叨啾地叫着，而安妞已經放開了被它們底鳴聲喚醒的回憶，而注視在槐蔭中了。

槐蔭中，一個孩子赤了雙足，蹲在地上，安靜地將兩個手掌托了下頰，肘支在膝上，眼光仰視頭上茂密的槐葉。好像在那兒出神。

安妞走了過去，到了他身邊。

他沒有覺得，眼睛似乎注在茂密的槐葉中一個小隙洞裏露下的一小方天。在那一小方天中，凝想着一個美麗的世界，一個幸福的天地。

不知道過去了多久。

安妞突然在那張臉上，眼角裏發現了兩顆淚珠，它們情急地流下來，流過了那臉上的顴骨，也流過了安妞底心。她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將拿了手絹的一隻手伸到那張臉上去，淒涼着聲音說：

「望哥，你爲啥哭呀？」

一陣驚異，一陣羞澀過去了。大望站起來，他潮濕的眼眶中，還旋轉着淚水。他看見安妞那消瘦了許多，美麗了許多的臉上，也掛了兩條清淚，他用手掌，去抹那雙流淚的，美麗的眼睛。

「安妞，你爲啥哭呀？」

二十一

槐葉落去了一半，秋深了。

風裏面，有了寒的消息。槐樹落葉，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槐葉退色枯黃，也不知道是在何時開始的事。道上，車轍裏，門檻上，疏疏密密地撒了一些不同顏色的槐葉，淡黃的，微褐的，半綠的……空中還在一片一片不間斷，不停留地落下來，自如地，又無聲地躺下了。它們是弱小失意的東西，掀不起一些大的聲響。

就是有風時候，也不過是在地上沙沙地織一片幽怨的細語。是收割的時候啦，知了早叫啞了嗓子。

大望家和安妞家也收割了。可是收割了一些什麼呢？收割的人心裏一腔酸淚啊！大望遇着安妞的時候，他正從家裏打了穀子來，說是打穀子嗎？咽，可憐，被老驢兒

從田地裏措回來時，是十幾斤枯草樣的收穫物。在門口槐蔭裏打下草莖，連塵土，連秧穀的小米，大概有三兩斤。

『望哥，忙啦？』

安妞微微一笑，她是同大望家一道去地裏收穀子的，看着大望眉尖上粘着灰塵和黃色的小米殼，她知道他是在和自己樣的忙。啊，怎麼能說是忙呢？若真，那只有苦淚混了做作的笑呵。

『忙？』

大望不知道這一句問話，應該怎樣的回答才好。他看了安妞半晌，這麼自問了
一句，然後再苦笑一下：

『啊，忙啦！收到總有兩斤小米吧？』

在他底苦笑裏，在他底聲音裏，表示了一個怎樣的失望啊！一年的辛苦，半年的焦急，每日的盼望……一下子幻滅了的悲哀是多麼沉重啊！它像槐葉似地飄落了。

『只兩斤嗎？』

其實，這是不必驚訝的，安妞家三畝平地，只收了半斗小米和不到一百個玉米，大望家兩畝山地，怎能收更多的穀子呢？

在安妞底聲音過去了，大望底眼睛懷疑地抬起來向她看，像不明白她爲什麼會問這樣一句話。那匹老瘦驢馱回來的一堆黃草似的收穫，不是她幫着紮起的嗎？怎麼還如此問呢？

安妞在大望那雙眼光上，看出了大望所要回答的話，便不去問那個收穫物的正確數目；只憂鬱地告訴了他，和他那雙眼珠子說她家所收的半斗小米，一百個還不足的玉米了。

而安妞爸和大望爸的相遇呢，他們和這對小兒女不一樣，他們沒有互問收穫的勇氣，兩張害着季候病的憂鬱的臉上，同時出現的苦笑，已經講得夠明白了。他們的相遇，是互相默默地停下來，在安妞爸底苦笑過去了，大望爸還在不自然地苦笑

着。

一片槐葉落在他們中間的地上，靜靜地躺下了，沒有聲音。兩個人，才默默地互看對方底眼睛，面孔和表情。

大望爸覺得對面那張臉，瘦削了許多，那上面，微微消逝了些結實的紫色，額上的皺紋更明白地說：

『這張臉沒有過去那樣健強了！』

從粗大的呼吸裏，辨不出一點酒味；那雙在從前被混濁的酒底刺激散佈着血絲的眼睛，澄清了，而盈盈地裝滿了憂鬱。

『他更瘦削了！』

這句話在安妞爸心中喚着。

大望爸的確更瘦了，顴骨和眼眶分外地將高度顯給別人看；腮幫子也和顴骨鬧蹩扭，在那裏儘量地低陷下去，樣子是要將顴骨凸成高峯，腮幫子凹成深谷，它們

才高興。臉皮上，彷彿血不流來了，顏色有些蒼白而灰黃，逼得嘴唇的紅色不着實像立不穩腳，要給摔下來！

又一片槐葉飄落在他們中間時，他們開始講話。相同地，大望爸說着一句又是羨慕，又是媿妬，又是感嘆的話：

『東南鄉豐收啦！』

雖然沒有「說出西北鄉倒霉啊！」的相對語，却可以猜着他是這麼地想着的。在這句話的語尾上，還長長地嘆一口氣：

『唉！』

不僅是嘆氣，他們好像肚皮裏有了太多的幽怨，而又沒有法兒發洩，這嘆聲就像一個哀叫：

『裝不下了呀！』

安妞爸同樣地嘆一聲，漸漸地，用嘴誦幾日來說得熟透了的話，像是不痛快的

牢騷，又像是難制止的憤怒。

『豐收，人家的豐收呀！現在天也反了啊！東南鄉也是求雨，西北鄉也是祈神，可是東南鄉豐收，西北鄉偏是荒年！神也和人一樣了，不公平！』

雖然安妞爸知道這不是怨天的事，今年這兩鄉，在同一的天時下，而走上極端相異的原因，是在西北鄉沒有水去延長那山上，遙遠裏田禾的生命，等到求來龍神大發慈悲降雨時，田禾早早死百分之九十五了！東南鄉是處在相反的地位，他們廣大的田野得着農民辛勤的灌溉，過了旱的一個時期，雨正來了，當然是豐收啊！這似乎只能怨高山上沒有井，但怎麼能叫安妞爸不咒罵天呢！

這之後，大望爸會說到田賦，說到去年爲田賦賣去的那頭馴服的健騾，說到田賦征收員的事……眉毛會皺成一條線。

『征收員下鄉了，你知不知道？』

『收田賦嗎？』

安妞爸彷彿在心裏深深地痛了一下子。他想起被賣去的兩畝地來。那是兩畝好的麥地，靠近齊古莊不遠，勤快點，齊古莊大井裏的水，還勉強可以澆到。而它被安妞媽那好女人，賤價地賣了，今年，還得爲它納那沉重的田賦！

『是呀！你猜是誰？』

大望爸深皺的眉毛下，憂鬱的眼睛向安妞爸臉上，擲了一個詢問的瞥視。但他沒有等待回答，又說了下去：

『就是那勸九老爹去見趙半城，商量請縣長求雨的趙五！』

他在語尾恨恨地咬了咬牙，九老爹底臉，馬上現在他底眼前，那仁慈的臉色，那銀白的絡髮，那紫色的康健的胸膛……

安妞爸沒說話，只緊緊地握着拳頭。他底眼珠上泛上了幾條鮮紅的血絲，啊，他是在想着什麼而憤怒呢？

他的憤怒現在擴大了，緊咬了牙在使力地磨碾，可以聽見有力的磨碾的聲音。

他說

「是他那害死了九老爹，害壞了西北鄉的惡徒！」
血液流上了他底面頰，他底聲音沉重而淒傷。

大望爸知道這人兒的憤怒是因為那個悲慘的回憶，而他自己底情緒也被高壓得緊張了血液。他腦中又現出了九老爹底臉，那從井中打撈起來蒼白安靜而睜目怒視的死屍，那緊咬了下唇的牙齒……他耳邊彷彿聽見一個聲音喊：

「白白死了這個仁慈的老人！」

是的，那一坯黃土築起的新坟，掩埋了白白的犧牲者。

安妮爸底手，高高地舉起來，又無力地放下了。他知道那個屠殺九老爹的助手，那個毀滅西北鄉民衆希望的助手，已經來到他們的身邊了，更將向他們伸出那狼毒的催索的手。

在他想到那催索的手將要惡魔似地伸向自己時，過去的回憶又來折磨他現

在的心情了：

『怎樣納今年的田賦呀！去年是賣去了妻子底首飾，今年——』

抬頭，大望爸低垂深思的臉在他面前，他在想着什麼呢？可是也爲回憶嚙着心痛麼？他去年是賣去了健騾才納田賦的。

一片一片的槐葉，又在他們中間落下，靜靜地。他們倆沒聲息地分開去。

現在，他們又相遇了。太稀疏的槐蔭蓋在他們底頭上，秋陽是淡淡地。有幾片輕紗似的白雲，在疏葉隙中漂過，載滿了悠閒。他們底臉色，和昨天，前天，過去一些相遇時一般；不同的，怕只是昨夕一宵中，在眼珠上加多起來的憂愁。

大望爸底臉比以前更要灰黯，他苦笑也裝不出了地向安妞爸看了一眼，他臉上表現的那一種苦難的表情，是比深秋日落黃昏的色彩還要沉重。他沒有一開口就講那句既羨慕又媿妒的『東南鄉豐收啦！』却長長地嘆一口氣：

『唉……』

安妞爸了解這，又不了解這地看一看那樣更灰黯的臉，他心中驚詫地叫着：『他更瘦削了啊，可憐的人！』這同情的心聲未畢，苦惱又伸着多刺的脚爬上他底心。

『怎麼啦，你？』他問。

『你看着老王嗎？』大望爸沒回答，却問。

安妞爸搖搖頭。大望爸底眼光凝滯地注在地上，他沒有看見安妞爸那否定的表示，可是他又在問：

『田賦征收員上你家去了沒？』

眼光抬起來，停在安妞爸底臉上。

『他叫團丁來說過，說明天一定要將田賦繳出，不繳的一概抓進城！樣子挺兇！漸漸地，安妞爸想起了那張田賦征收員底臉子來：那雙放射兇惡貪婪的光的眼睛，那隻陰險狡詐的鼻子，那兩片能夠說甜蜜的和兇惡殘酷的兩種話的嘴唇，那

……安妞爸底心，是漸漸憤怒起來了，他說

『哼，看他抓！』

大望爸在眼角和顴骨上，作了一個懼畏的表情，再向左右看看，怯胆地壓低了

聲音說：

『你小聲地講吧。』

『你說小聲嗎？別人大聲地逼迫我們呀！』

安妞爸底聲音更提高了一些，他底眼睛不屈地看了大望爸底臉。可是他敵不過大望爸那胆怯而悵鬱的臉色，忍耐地將抬起頭來的憤怒壓下去了。和緩了聲音

關切地問：

『你預備怎樣繳田賦呢？』

一雙更陰黯的眼光，移過來，又移過去了。大望爸淒涼無望的回答是：

『我怎麼辦呢？我底那匹健騾在去年爲田賦賣了。今年，我沒有第二匹健騾再

牽去賣……』

『我也一樣，安妞媽底首飾爲去年的田賦賣了。今年，我沒有可再賣的東西！——只是，我還有一匹騾子，但我得繳五畝地的田賦！』

安妞爸，達觀的安妞爸，雖然沒有大望爸那般的陰黯，聲音裏可也有了幽怨的情調。

寂寞伸過一條長長的手腕來圍住了這裏。他們倆底心情，彷彿在哀弔裏哭着，沉默像洪水，作出要淹沒他們的姿式。大望爸底臉更黯澹下去，他底眼光，又停滯在地上了。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候，安妞爸忍耐不住這寂寞的高壓了，他看了看垂下的，大望爸陰黯的臉色，一會，他問：

『你剛才說老王怎樣呀？他昨天來過嗎？』
『啊！』

大望爸抬起了陰黯的眼睛。

「他昨天來過，臉瘦得多了！眼睛沒一點神采，見了我只嘆氣！」他看一看安妞爸在靜聆講話的眼睛，思索昨天的情景似地停了一會，又繼續下去：「他說現在作田賦征收員的趙五，逼得他太厲害了，他幾乎哭出來地向我說：『我現在怎麼辦呢？老朋友，你說，我怎麼辦呢？』真是吃人的田賦呀！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呢？我沒有回答他，他癱軟地坐在地上了。半天！我們半天沒講話。他突然站起來，他哭了，他說：『老朋友，我想透了！我現在只有兩條路：不是給那吃人的田賦吃掉，就是去殺死征收員，做賊！』他就走了。」

故事是完結了。大望爸底眼光又凝滯到地上去。安妞爸像等待什麼地看着他。大望爸抬頭的時候，安妞爸哀傷地說出一句：

「恐怕不能再見他了！」

大望爸眼睛裏有了淚水，他說：

「是的，我怕他和九老爹一樣——」

大大的，一個騷動，在槐樹埕村東半里的地方展開來。時候是將夜，黃昏去後，有風吹動路邊的樹枝，吹落樹上的黃葉。

一些人，團團地圍繞着。有大望爸，安妞爸，大望，壯小子，重湯，安妞，和一些粗大的槐樹埕的農人。他們中，有一個人高舉着一個殘破的燈籠，大家底眼睛都好奇而欣悅地向他們環繞的中間看。

他們圍繞着一個矮小身材的漢子，那漢子蹲在地上，兩手緊緊地掩了臉，聽不見他底聲息，圍繞的人都在講話；聲音很嘈雜。那漢子底旁邊，有一個人用一隻手抓着，他底領口的後部；大望在旁邊牽了一匹慌張的健騾。那個人，正在誇耀地講着話：

「這傢伙太沒用啦！腿不快，身子又無力，一下子就追上了！沒用力的一腳，他就被踢得翻了一個筋斗！」

講的人，和聽的人一陣笑。笑聲中，那講話的人又罵了一句：

「嘿！這樣沒用的偷兒，真羞人！」

「阿金，放手吧，反正他跑不脫了。」

安妞爸走過來；他是借了一隻臘燭來的人圍中，添了一隻燭光，人眼頓時明亮起來。他一面向抓了矮漢的漢子說，一面拿燭光向矮漢照。

「這傢伙真沒用，怎麼偷起我家騾來！」

他將燭光更拿近那作賊的矮漢，叫着阿金的漢子果然放了手。蹲在地上的矮漢，仍舊蹲着，更緊地用雙手蒙了臉，將頭埋下。他一身的黑色衣褲上，有幾處給撕破了，幾塊塵土的痕跡，在黑色上顯明地露着。

「嘿，他怎麼蒙着臉啦？」

「他害羞啦！蒙着臉怕人看見。」

不知是誰這樣說了，大家哄起笑了一聲，似乎都在重覆地唸這一句話。

大望爸只呆呆地向着那個外露的後腦看着，他彷彿對那個後腦異常地熟悉，可一時又想不出它是誰的。

安妞爸被這好奇的話語打動了，他將燭光拿得更下些，眼光看着那埋頭掩面的人，打趣地說着：

「真是害羞嗎？作賊偷別人騾子還害羞嗎？」

那蹲在地上的漢子，沒有一點聲息，一隻羔羊般馴服似地，更將頭垂得下些，更將臉蒙得緊些。

「別羞吧，拿開你手，抬起你頭，我們要看看你這個偷騾賊的臉！」

可是安妞爸底話沒有一點效力，那做賊的漢子，一隻爬虫似地更將頭埋得下些，他底身體幾乎蜷伏在地上了。

安妞爸有些不耐起來，他舉起一隻手，沉重地向那蜷伏的漢子底背上打下去，他憤怒地罵着：

「抬起你頭來！偷騾賊，你還要臉嗎？」

一個淒厲的叫聲發出來；一陣拳打的聲音繼續下去。所有的人都似乎不耐地憤怒起來。安望爸底聲音在罵：

「拿不拿開手？揍死你！」

又一陣擊打的聲音。

「……喲……打死我吧……打死……我……請求您們別要看我底臉……打死我吧……打死……」

這聲音在大家底耳邊，淒厲得像是清夜裏寒鳥的哀叫，這是一個犯罪者神聖的祈求，這是一種良善動物的聲音。

「不許打！」

大望爸叫着，他說：

「這個人底聲音很熟。」是的，大家都覺到這是一個很熟悉，很柔和的聲音，但

他們並沒有想到這可恥的人。

「打死我，您們不認識我，您們不要疑心！打死我吧，我只是一個陌生人，不要疑心地打死我吧！我請求您們——」

那漢子底聲音裏，裝了多少淒清，羞慚，恐怖，靈魂的戰慄的分子啊！

「這聲音，我覺得是一個熟人的。」

安妞爸說着，他思索着，回憶着，不錯，這是用一種很熟悉的嗓音講的話。他決定了，他必須要看看這聲音的主人底面貌。他說：

「真不拿開手，抬起臉來嗎？」

他將手上的蠟燭交給了重陽，轉過臉來向了阿金：

「阿金，扳開他底手！」

「不啊，請求您們，別要看我底臉，別……」

他們動手了，那個矮小的犯罪的動物掙扎着他，一隻走到屠場門口的被殺者

一般地悲叫着：

『請求您們，好羞啊！打死我吧！好羞……』

手給扳開了，他們底眼前，展開了一張犯罪者底良善的臉。

『呀！』

大望爹驚叫了一聲。那是一張熟識的蒼白的臉，那是一張良善的農民的臉。大家都爲這張臉窒息了呼吸，一種異樣的說不出的感覺，壓迫着他們。安妞爸和阿金無力地放開了手。

沉默。死的沉默！每一個人底心在這沉默的重壓下將要爆裂。

那張蒼白，良善，農民底臉，又給那雙滿是灰塵的手掩上了。

窒息的幾秒鐘過去了，大家底心上生出一個恥辱直逼內心的感覺，可是大家講不出一句話。

『……你就是王大叔嗎？你就是給我們安妞說媒的那位老人嗎？你就是那個』

拾了五十塊錢退還原主的王大叔嗎？你就是和我去給九老爹報仇的……」

安妞爸講不下去了。他像是在憤怒起來，却不知道怎樣他底臉色在漸漸蒼白，蒼白……

那掩臉的漢子，像是悽厲地哭出一聲來，他將掩面的手放下了，用手沉重地擊一下他底面頰，他底眼中閃着羞慚的淚光。

「啊！我對不起您！」他向了安妞爸，又向了衆人，「我對不起您們！我不配是你們認識的王大叔，我不配！我怎麼作了這麼可恥的事啊！我！」他又重重地擊一下他自己底臉。

「可是，我不願意作這可恥的事呀！我爲啥要作呢？我是一個無恥不害臊的人嗎？不吃人的田賦，吃人的征收員，他們逼迫我，他們要吃掉我啊！我不應該貪這可恥的生路，我爲啥子不死啊！田賦是吃人的鬼！征收員是這魔鬼的爪牙！我不應該逃避它；讓它吃掉我！像九老爹，我該跳下井去！」

他底嘴唇變得白了，蒼白了！

『請您原諒我吧！』他向了安妞爸；又向了大家。『請您們原諒我吧！您打死我吧，別要當我是您們認識的王大叔，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受不了！我是賊，我是一個偷頭戶的人，您們要仁慈些，快打死我這個賊！我請求您們，』他對了安妞爸。『打死我吧。您，我是偷您騾子的賊啊！』

他哭了，淚水流在他底臉上，流過大家底心中。

『打死我吧，死在征收田賦的那魔鬼手裏多痛苦啊！我會看見；親眼看見，趙半城那沒良心的狗，用大木棍毒打東南鄉七里莊的林老頭！他沒有穀子繳地租，他地裏收的都吃光了！趙半城那狗，他還要加豐年租！他下死勁毒狠地打他！打壞了他底手和大腿，還要他照數繳租！』林老頭只叫着：『我只有賣女兒了！我只有賣女兒了！』您們快手打死我吧！不！打死我，征收田賦的那魔鬼會逼死我的！逼死——……』

他底聲音啞了，他底臉色慘白，淚水流遍了他底面頰。

啊！

大家底心，給這沉重的悲哀壓着；這不是別人底悲哀，這是自己底；明天的悲哀

安妞爸用力咬着嘴唇，好容易才掙扎地說出：

『王大叔，老朋友，我那匹騾子送給您吧。您不會給吃人的田賦吃掉的，您不會。我們幫您，我們要殺死那些逼迫我們的魔鬼，我們要——』

他講不下去了。

那死白着臉子的人，昏眩地倒下去，他口中還在喃喃的說着：

『仁慈些，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二十一

落葉聲中，幾個黃衣的保衛團丁，吆喝着。上了鏽的漢陽造的大槍，在他們肩上搖搖擺擺像一個愛俏的大娘，扭扭捏捏地。他們吆喝的是一種催促的聲音。

『走！打了人有膽子；怎麼沒膽子上縣裏去？』

這是一個被白布裹了半個腦袋的田賦征收員趙五先生說的。他頭上，那被包裏的地方，裏面滲出一點黯紅的血色，但不多，那裏面，是只破了一小塊頭皮。他這樣說着，已經從身後追上來。但快到團丁跟前，又馬上停止了。

『你來！揍死你再到縣裏去！』

在三個團丁當中，安妞爸舉起拳頭，高高地向了那位征收員先生。底眼前晃了晃，那位征收員先生果然不敢上前了。

『不許動，走！』

一個團丁惡惡地向安妞爸瞪了一眼。他們緊緊地抓了安妞爸底手和領口，一個團丁沉重地打了安妞爸一拳。

安妞爸咆哮了起來，可是三個團丁抓住了他。他後面，那位征收員先生在諷訕地笑着他底勝利。另外一個團丁監視着大望爸。大望爸像一匹馴服的羔羊一般地跟着他們走。他垂着頭，沒有反抗，沒有聲息，像一個判了死刑對死恐怖着的囚人。

從屋子裏走出來的人，看着他們。阿金和重陽底眼睛幾乎憤怒得冒火，安妞忍不住眼淚要哭出來，大望緊緊地咬着牙……可是，他們沒有作聲，沒有將心中的憤怒說出口來，表現在行動上。

他們，誰都在想象着走過去將那抓着安妞爸的手扳開，將那個在訕笑着的頭顱打一個粉碎。可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眼看着兇惡的人，無理地抓走他們底朋友，他們底親戚，他們底父親……

在那黃衣的團丁快走出村子的時候，突然地，安妞大哭了一聲，從大望身邊迅速地奔過去，他哀叫着：

『你們不能抓走我底爸啊！』

但她給大望和重陽拉回來了。看着走出村去的父親底背影，她悲傷得似一隻無依的小鳥那般的哭着，口中的聲音不分明的喚着她底父親。

『回去吧，妞，別哭了。他們今晚會回來的，妞。』

大望一面說着，一面流下了淚，他底握了安妞一隻手臂的手掌，不知怎樣的無力起來：心頭汹涌着巨大的酸楚。

在他們回到安妞家時，安妞媽正在大望媽和另外幾個女人的勸慰下哭着，叫着，她底頭髮披散了，她底眼中佈起了一些鮮紅的血絲，她底臉上流滿了淚。在大望媽懷中，小妞像一匹小羔羊，悲傷地哀哭着。

大望媽眼中底淚，也忍不住地流下來。可是，她還在一直安慰着懷中的小妞，一

面安慰着安妞媽地說着：

『別哭了，安妞媽，安妞爸大望爸今晚上會回來的。啊，別哭了，小妞，別人在羞你啦！快別哭了……』

她自己也要痛快地哭一場啊！她怎能夠用言語止住那婦人底和小女兒底哭聲呢？

看見安妞和大望重陽回來時，她底眼淚不能阻止地不斷流下來，她底說話幾乎成了嗚咽：

『安妞……勸勸你妹妹吧。』

她底哭聲，也漸漸昇起來。小妞只一翻身，就撲到安妞底懷中去，在她姐姐底懷中，更傷心地哭着。安妞緊緊地抱了她底妹妹，她底眼淚不斷地落在懷中那小女兒底頭上。

天色低沉得像是壓在人底胸前；黃昏了。安妞媽，大望媽急促地走進槐樹埕。她們沒有看見風吹落的槐葉，沒有聽見給她們踏碎她們腳下的枯葉的聲音。她們底心是急促而悲哀的。

到了家，大望，安妞，小妞，迎着她們，可是她們沒有說一句話；只呆呆地坐下了。她們並不是因為疲倦，爲了丈夫她們從槐樹埕到縣城，再走回來，是不會累煞她們的。但她們如此地走進來，默默地坐下去，低垂着頭，不聲不響地是爲了什麼呢？安妞問過了她們三次，她們沒有回答，只搖搖頭。安妞媽更害怕看安妞似地趕快將眼光移開去。連問她們餓不餓，要不要作飯，她們回答安妞的也只是搖搖頭。屋子裏，人都默默地不語，靜寂得怕人窒息的氛圍，壓得每一顆心透不過氣來。

時間是難產的婦人，多麼艱難地度過啊！

黃昏偷偷地去了，夜黯了窗。安妞默默地去點起燈。小妞苦着臉偎着她姐姐底胸，怯懼地看屋子裏的每一個人底臉。她幼小的心也忘却了飢餓，被悲哀的重壓逼

迫得在心裏頭痛哭。

『啊！』

大望媽驚異地看了下燈光，又看了下窗外黯色漸黑的天，她不知道這長長的痛苦的時間，是怎樣過去的。接着，她看了看屋子裏每一個人底臉，看到大望那緊緊地咬了牙的臉色時，她感到一陣心酸。她想到老實的大望爸在今夜不能回來了，淚開始要擠破淚腺流出來。可是她忍住了。側身去和安妞媽耳語了一些什麼，便起身告辭。

門外，暮色變得濃密了。

屋子裏少了兩個人，窒息的氛圍可沒有減少。安妞媽仍坐在原來的地方，低了頭在思索着什麼。安妞時時不安地去看她底媽媽，和小妞底臉。小妞已經將她底全身埋在她姐姐懷中了。她大大地睜着兩眼，凝視着她底媽媽，像一隻在黑暗裏伏着俟候老鼠到來的夜貓一般地，不眨一下眼；眼光像井水，在寒冷的冬夜，給朔風凍紅

了。

三個人，三個孤伶的影子，靜靜地在燈光下。

屋子裏靜得彼此的呼吸的聲音，能清晰地分辨得出；彼此心的跳躍，像沉重地敲起的鐘聲。窗外，落葉聲時時偷步進來，清明地，又模糊地，彷彿可以分辨出幾片槐葉落在牆角，幾片飄上屋簷。

窗，黯起來。

更黯起來。最後是一片漆黑。

可是屋子裏的三個人，三個黑影，一點沒有注意到窗外的事；她們忘却了一切地只在心中作着一些繚亂的沉思。

安妞媽是想到了白日的事來。白日，紅着哭煞了的眼睛到縣城裏去，忍着心酸在保衛團那個門前打聽被抓去的丈夫底消息。那門的式樣，那詢問時的情形，那時候她底心情，她是都忘却了，只記得是一個人，用了足夠嚇壞一匹狗的聲音向她說：

『他們嗎？不知王法的東西，政府的職員就敢打嗎？不行！押起了！非嚴懲不可！最少也得判一個無期徒刑！』

她不知道『無期徒刑』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是『嚴懲』。她知道的是那個講話的人生氣地走了。而安妞爸判了『無期徒刑』或者『嚴懲』。她便會失去他，永遠失去他的恐怖，一下子跳上了她底腦子，令她哭起來，令她喚着不能失去他的話。忘記了她自己哭泣了許久，另外一個人來了，他說話的聲音比較溫和些：

『大嫂，別哭呀！你當家的沒有死，你哭啥呀？你當家的那小子也糊塗，怎麼粗脚大手不講理就打人啦！』

聽說丈夫還沒死，她似乎放了心，停了哭，用哭啞了的嗓音問『嚴懲』是不是槍斃；『無期徒刑』是不是殺頭。因為她聽見安妞爸講過土匪抓來槍斃殺頭的故事，她永遠忘不了安妞爸口中所形容的槍斃殺頭的情景。

那個人聽了她底話大大地笑了一聲；笑得真夠兇。笑完了，他告訴她：

『嘿！『嚴懲』比槍斃還厲害呀！』他底話嚇得她幾乎又要哭出來。他像是有
些討厭女人哭，就趕快來安慰她：

『大嫂，搭救你們當家的不難，你得去弄一百塊來作征收員的醫藥費，另外乖
乖巧巧地將田賦繳給征收員算完事。』

接着又是一陣刺耳的大笑，說不然的話，是非『嚴懲』不可的。

她又開始哭起來，『嚴懲』比槍斃還厲害的話嚇壞了她，那位雖然沒有告訴
她說『無期徒刑』是什麼，她想也必定是比『殺頭』還要厲害的！倘若安妞爸判
了『嚴懲』或者『無期徒刑』，她怎麼辦呢？而救安妞爸得一百塊大洋，還要加上
田賦，噫！五五二十五塊，合起來一百二十五塊，天呀！她上那兒去弄這些呢？

不記得又哭了多久，那個人問她家裏有多少田，什麼人。她告訴了他，她家裏五
畝地賣了兩畝；兩匹頭戶；一隻賣了，一匹送了人。家裏只有一個十三歲的小妞，一個
十六歲的安妞。

「那十六歲的閨女出嫁沒呢？」

「沒。」

一說到這裏，那人嘩嘩嘩地大聲笑起來：

「啊啲啲！快別哭呀！你家裏還有一個活寶啦！十六歲，沒有出嫁的閨女，至少要值一百元！快別哭啦！」

想着，想着，她心中漸漸爬起一個恥辱的感覺，她心中低低地叫：

「不能啊！安妞有了人家，不能，不能啊！」

可是她又想到了她底丈夫，那個結實健壯的漢子，那個紫色的胸膛，那個宏亮的聲音……這個屋子需要他，那三畝田需要他，她需要他，沒有他；我怎麼辦呢？這是多麼難答的問話啊。

她又想起來：

「我真個賣去我安妞麼？我能麼？」

這問題太難答了！

她想抬起頭去看看安妞底臉，可是她心上迅速地跳起來一種恥辱，叫她不敢抬起頭來，而更埋得下些。

夜更深了，窗外落葉的聲音更清晰地偷步進窗來。安妞去看一看燈，燈因為油快完了，燈焰在小下去，在掙扎着那將完絕的生命。她微微感到夜深了地去看懷中那個小女孩底臉。不知在什麼時候，那可憐的孩子在飢餓裏，悲哀裏睡去了，安靜的臉上閉着眼皮。

『媽，睡吧，夜深了。』

母親沒有回答，只立起來，怯懼地看了一下窗，走向房裏去。安妞低低地喚着小妞，母愛地看着那睡去的孩子底臉。

『小妞，妹妹，進房去睡吧，安靜地睡吧。』

那孩子突然醒來了，抬起臉，大大地睜着眼睛，焦急和希望裝滿了那眼光，她向

安妞問：

『爸回了嗎？』

安妞沒有回答，不知怎樣，她眼中墮下了兩顆淚珠，那醒來的孩子，看着她底眼晴哭起來。安妞又慈母般地握了她底手，安慰着她：

『別哭，小妞，好妹妹，我底妞，別哭，爸明天就回來的，別哭，妞。』

小妞嚶嚶地哭着，她擁着安妞底一隻手，安妞拿了燈走進房去。燈裏，油沒了，焰抖了抖，滅了。屋子全陷在黑暗裏。可是還聽得見小妞嚶嚶的哭泣，和安妞低語溫慰的聲音：

『別哭，再哭我不愛你，小妞，別哭，爸明天就回來的，別哭呀！妞。——是的，爸明天一定回來，還給小妞帶糖果回……別哭了，好妞，好妹妹……』

漸漸地，小妞睡去了。她呼吸的聲音在寧靜的空氣中上昇。安妞底心上在細細

數着那並不大的呼吸的次數，一面在心上低低地說着

『睡吧，小妞。』

她自己並不會想睡去，像喜悅那空間的靜寂似的。她有時睜大眼睛去看她母親那面的炕，可是夜太黑暗了，她看不出一點什麼。便又失望地闔上眼，用手撫摸小妞底偎在她懷裏的面頰。

安妞媽呢，她大大地睜着眼睛，看了黑暗。她底心是一直沒有停留地想着安妞爸那健壯的臉色，結實的胸膛。她彷彿看見了那張臉，它深皺着眉，緊抿着嘴，大張着眼……漸漸地，那臉上流出血來，鮮紅的血！一個恐怖的幻象出現了，向了她。

她底心，猛烈地跳起來。

在黑暗裏，在那恐怖的幻象過去了，是誰刺傷了她底胸膛啊！她用兩手撫摩着心，她底心在哀哀地叫：

『我不能失去他，我不能失去他！』

一會之後她又自問着：

『真個賣去我安妞嗎？我能麼？』

沒有回答，她睜大的眼睛只能看見黑暗；她靜聽的耳官只能聽見清晰的落葉底聲音。沒有人回答她，她自己也不能回答。而白天的回憶又跳上了她底神經：『嚴懲，』『槍斃，』『殺頭，』『無期徒刑』……這些恐怖的幻象，真實地不停地在她心中排演着，有一個大手，兇惡地向她伸來，將要攫去她所愛的丈夫或女兒！她底心又一陣跳。

『真個賣去我安妞嗎？我能麼？』

她彷彿看見那黑手突地抓去了一個美麗可愛的女郎，那是安妞，她心愛的聰明的女兒，她心上重重地給誰擲下了一個悲哀，失去的悲哀啊！

『真個賣去我安妞嗎？——像東南鄉的林老頭一樣嗎？』

悲哀的心，回到白天裏在大望媽父親趙大伯家裏聽來的賣女兒的故事來：

「豐收嗎？啊，豐收也是莊稼主底壞運啊！七里莊林老頭在豐年裏賣了女兒啦！五十塊大洋，賣了一個十八歲活生生的閨女！怎麼能怪他呢？地主要田租，地主要加豐年租，叫他有啥辦法呢？豐年，哼！豐年丟女兒啦！——可憐阿英的小女婿，下莊的叫石頭的小子，聽說媳媳賣了跳井啦……」

這講話人的感慨，這故事的悲慘，不正和安妞媽所處的境地一樣嗎？林老頭爲吃人的地租，安妞媽爲吃人的田賦啊！

但她悄悄地哭了，孩子似地哭了。她不能失去安妞那聰明可愛的女兒，和她不能失去結實健壯的丈夫一樣。

「媽，媽呀！」

「安妞。」

「是您哭嗎？」

她回答不出，但她又止不住哭泣。安妞急促地將懷中的小妞推開，走到她母親

的炕前，緊緊地抱着安妞媽問：

『媽啊，您哭啥呀？』

她回答不出，她仍舊哭着，孩子一般地；安妞也無由地陪着她哭了。女兒底逼迫，女兒底淚，她終於告訴了她。在她和了淚和了哀哭說完時，她羞慚得無地自容地埋到女兒底懷中去。

『媽，別哭了。我願意去的，這是救爸呀……』

安妞慈母一般地安慰着她底媽媽；她媽媽在她懷裏小閨女一般地痛哭着。小妞被她們底聲音弄醒了，她翻了翻身，摸不着她底姐姐，四周是一片漆黑，她小心兒被悲哀和恐怖一齊侵上來。

『姐！』

『媽，別哭了，媽，小妞醒了啦。』

安妞急切地想止住母親底哭，可是，除了這不生效力的話之外，她還有什麼辦

法呢？

「姐，你上那裏去了呀？」

「小妞，睡，我不上那兒……」

安妞回到小妞身邊來，極力地忍耐着悲哀，緊緊地抱着小妞底身體，熱烈地吻着小妞底臉。

「我不要吃你丟下我！你上那兒去了呀？」

「我不上那兒去，永遠抱着小妞，我的好妹妹，睡，小妞，我不上那兒去，永遠……」
她說不下去了。

落葉聲中，母親還在低低地抽搐。

安妞剛從井邊打水回來，大望一下子抓起了她底兩手。他兩眼滿含了淚水，一時被悲哀壓迫得講不出話來地向她癡望着。兩顆大的淚珠，從那凝視的眼中，陸續

地滾下來。——這是第二天早晨。

『望哥，你怎樣了？』

她少女底心驚異地被感動着，她不知道這個少年爲什麼這樣地哭泣。而她昨夜，對淚的認識是太多了。

『你，你……』

大望眼中的淚水，還在大量地激增；他心中的悲哀太沉重了！不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所能負擔的沉重。

『望哥，我？我怎樣呀？』

『你要離開家嗎？你要離開我嗎？你……』

握着安妞兩手的手掌，更用力地緊握着，像是害怕這一鬆手，面前這個聰明美麗的少女，便會像一隻燕子，一隻黃鶯般地飛去；永遠不會回來。

『不。』

安妞回答着。她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她明白了那落在她手臂上的眼淚，和緊握着她的少年底手。她很傷心，她想倒在這個她愛的未婚夫底懷中，天真地痛快地哭一場……但她沒有，她忍受了當前的悲哀，忍住了要落下來時的淚水，用勉強遮掩了悲哀的心。

『不。望哥，我永遠不離開你，我底心永遠不離開你。』

她也凝視着他：他是比以前更瘦了，兩眼露出了下陷的痕跡，顴骨露出了，他底臉微微蒼白着。這時候，他正用力地咬緊牙齒，不轉睛地注視她底臉，她底眼珠，與她眉峯眼角上外露的悲哀。

『你要離開家麼？你要離開我麼？』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悲哀蛇似地咬着她底心，咬着她底靈魂，她哭了，兩顆大的淚珠，從那少女底眸子裏墮下來。

一條悲哀的箭，貫着兩顆弱小的心的心啊！

悲哀，離別的情緒，在他倆手心中傳達着，在他倆眼眸上傳達着，她凝視着他；他也凝視着她她終於說了：

「爲了我爸，我只有離開你，離開……」

她又哭了，悽楚地泣着，像是一隻被遺棄的小鳥；淚水，梅雨天簷上雨線似的不斷地流下來。他爲她揩去淚，溫柔地低低地說着：

「別哭了，妞，別人看見笑。」

「那末，望哥，你也別哭了。」

她用淚眼看着他，等候他底回答。

下午，淒清寂寞的時光中，大望又在槐林裏抓住了安妞。

她淒涼地看着他，他底臉色更蒼白起來，比早上更蒼白，似乎兩樣了。他眼珠失去了活動能力一般的盯視着她。

「你真要離開我嗎？」

「望哥，你怎樣了？」

她心中有一個奇異的感覺，他比以前兩樣了，的確的！他底眼珠死板，他底嘴唇發白，他底神色黯澹，他底手微微在顫動……

「你真要離開我嗎？」

「望哥……」

「不，不啊！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能——」

他底臉色在更蒼白下去，他底聲音更銳利地在空間裏劃動，在刺着安妞底少女的心。她那裏能抵禦他底問話啊。

「我請求妳，安妞，別要離開我！別要——」

「望哥……」

她不知道她應該回答些什麼，她能回答些什麼呢？看着他蒼白的臉，發白的嘴

唇，她感覺到他底身邊，他底身後，將伸出一隻恐怖的巨手，無情地抓去他！

『答應我吧，安妞，別離開我，別——』

他搶住了她底手，他是那麼地用力地握着它，使安妞感覺到微微的痛楚。但他底手指在顫動，顫動……

『安妞，答應我吧！』

他哭了。

『沒有你——』

他仔細地由淚光裏看着她底臉，她底眼珠，她底身體，她底胸脯，和握在他手裏的她底手……

『沒有你，我活不下去了！』

他大聲哭了。

『安妞啊，你答應我吧！』

他流下了淚，多麼沉重的淚水啊！她呆呆地看了他底臉，他底嘴唇，他底眼睛：

『望哥……』

『答應我吧，安妞，別離開我！』

她覺得他戰抖起來，他底臉色慘白，他底嘴唇失去了血，他底眼睛失去了神。她突然從他手中脫出了手來。緊緊地抱了他，將臉頰偎向他，她慈母般的妻子般的吻着他。

『望哥，原諒我，你要原諒我，我不得不離開你。不過我心裏只有你，只有你……』
她也哭了。

他不作聲。他慘白的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拘攣。他幾乎癱軟在她底身上。
過了一會安妞止了淚，憐愛地低聲說：

『望哥，原諒我。』

她扶着他顫抖的身體，用臉偎着他底臉，慈母樣的說着低低的溫語：

『我扶你回去吧，你病了。』

一陣風，又落了一些黃葉。安妞在道上還用嘴向了大望底耳邊，低低地說着：

『望哥，原諒我……』

二十一

風，更淒厲地吹着。兩個黑影，在黑暗裏走進槐樹捻來。他們是很熟悉的走着，雖然夜是那般的黑。他倆相距很近。這時候，是半夜了，在道上，他們已聽見過兩次鷄啼。

槐枝上，嘩嘩地墮下一陣樹葉，是一陣淒風過去。

黑影停下了。一個回了一下頭，像是看了看另一個黑影底臉，漆黑的夜色中，可以模糊地辨出那是一張瘦削的臉，那瘦臉上有兩顆深陷的眼珠。

回頭的黑影大聲地向身後問：

「你還沒有決定嗎？」

「我？」

那瘦臉漢子躊躇地思索了一會，他是很願意決定的。可是他知道他底血液中

還缺少一件東西，還有一件事牽掛着他，使他猶豫不定。又一陣風過去，一陣槐葉落下了。秋之深夜裏的寒風，吹得他哆嗦了一下。他回答：

『我得回去看一看我大望。』

『好，我也得去看看我小妞。』

那一個黑影說：在他剛邁開一步時，又回轉來，熱烈地握那個底手，貪戀地望着那張瘦臉上。他好像被悲哀壓迫得厲害。但他終於說了，只是聲音裏有了微微的顫慄。

『我想……你若是放不開，你還是別決定。你還有你大望，我安妞是……我是決定了！我一定要殺死那些狗……你若是能夠決定，你就在天亮前來找我，若不，我在天亮前會走的……』

那一個沒有講話，他只在那緊握的手掌中，覺到沉重的離緒；在對面那張結實的臉上，看出了憤怒和悲哀混合成的眼淚。

緊握的手掌放了，一聲沉重的『再會』聲中，兩個黑影，消逝在槐樹陰裏。

四圍千鈞重的靜寂中，燈光是顯得更其弱小，更其可憐。牆上，古老了的泥牆上，那三個隨了燈光的微慄而抖動的黑影，也顯得更其淒涼。

『……是爸回來了麼？是爸回來了麼？……』

這是一個正沉重地害着病的孩子口中發出的聲音。這病孩子掀開了半面薄被，掙扎地坐起來。微小的燈光下，他慘白着臉，死白着嘴唇，用軟弱無力的眼睛，在四下裏尋覓着什麼。

『是我回來了，大望，是我回來了。』

大望爸走到那孩子睡眠的炕前去，他看着那個被病魔折磨得太厲害的孩子，心裏湧着酸和痛的感覺。

『是您麼？爸？』

慘白的臉上的眼睛凝望着大望爸底眼睛，他認出了，那正是他底父親，他兩隻瘦削的手，突然抱住了大望爸底頸項。

『爸，您真回來了？』

『是的，大望，我真回來了。』

父親底眼淚，幾乎流到孩子慘白的臉上了。但他忍耐着，努力地忍耐着，他分辨不出這眼中的液體，是因快樂而發的，還是因爲悲哀。

『爸，您怎麼回來的呀？』

抱着父親底頸項的手，更有力地抱着，父親看見那慘白臉上的眼睛，在亮起來，那裏面表示着迫切的詢問。

『爸是安妞——』

他說不下去了，他底喉管被什麼梗着。那眼光，是更亮起來，它是在更迫切地期待一個回答啊。

「是安妞救了我——」

父親還沒有說完，一個淒厲的叫聲，震動了這間屋子，震動了這間屋子裏兩個人底心，震動了靜寂的夜。

抱着父親頸項的手，無力地放下了，那張慘白的臉，那雙眼睛，那個瘠瘦的身體，……無力地倒下去！……

母親推開了睡熟的小兒女，小心地恐怖地走過去，她撫摸那張由慘白裏透出微黯的臉色，……她失去了靈魂，觸着了恐怖般地哭出來，那是悲慘到透過清夜的哭聲。

父親呆立了一會，貪戀地在那張死白的安靜的臉上，看了一會，握了拳，咬了牙，悄悄退到他們作飯的地方去，小心地將那柄切菜的刀握在手裏，悄悄地向門外走去。他沒有聽見在他身後播開來的哭聲。

走過一些踈疏模糊的槐樹，不知道有多少槐葉被風捲着撲上他底身體，撲上

他底臉。

在一個門大開着，燃着燈光的屋前，他停住了。他聽見：

「賤女人啊！你瘋了，忍心賣你女兒！……你這賤女人，打死你！……你這毒心腸的賤女人啊！……」

這是一個粗暴的，男子底怒聲：

接着是一陣拳打的沉重的聲音。

「……叫我……哎喲！——我有啥辦法呢？……他們要比槍斃還厲害的「嚴懲」你呀！……喲！——」

這是一個女人底悽叫：

接着是一陣哭泣，馴服在打罵下的哭泣。

一個小女孩底聲音，尖利地叫起來：

「爸啊，別打媽了，別……小妞嚇死了！……」

他呆呆地立着，無意識地將手上菜刀握得更緊。

那屋子裏，怒罵，哭泣，拳打的聲音低沉下去。

「好，小妞，我不打她，我不再打她了。不怨她，一點也不怨你媽，她太好了，她太良善了，她賣了你姐姐。一點也不怨她。這完全怨那狗征收員，不啊！完全是趙半城那狗！他害得不能實行「隨糧代征，」他害死了九老爹，他害死了王大叔，他害死了你姐，

——啊，安妞！——」

他聽到這裏，不知怎樣地被激動起來，大步地跳進那門裏去，他大聲地叫着：

「他還害死了我大望！」

這屋子裏，空氣變得緊張起來。

『大望怎樣了？』

沒有回答。安妞爸看着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那柄緊握在手裏的菜刀，他又問。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那末走吧。』

他從懷中也拿出柄菜刀來。

向屋子，小妞，和那在牆角裏馴服地站着的女人……看了一眼，大望爸，安妞爸，大踏步地走出門去。

母親和女兒呆呆地看着兩個人走出去了，半晌，才同聲地驚叫出來。那女人瘋狂了似地奔出門去，她猿啼似地叫着：

『安妞爸，你不能去呀，你不能去呀！』

可是沒有回答。

只有天東漸漸透出微明，報曉鷄開始唱了。

一九三五，十一月，三十日。脫筆於未陽城隍廟。

有版權

隨糧代徵

高詠作

定價十五元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一號
上海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宋樾	屈曲夫	田濤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高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宅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弢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